


荒
江
女
俠

荒
江
女
俠



奈何只得往山上一走。那時他不過十二三歲，單身出外教他。那里去找容身之地呢？路上有一頓沒一頓的，逃到了山東德州地方。却遇見一個老道，執着拂塵，飄着長鬚，相貌清奇。一見公孫龍，躑躅窮途，便問他到那裏去。公孫龍老實告訴。老道便對他說道：「可憐的孺子，茫茫大地，你走到那裏去呢？不如隨我一起走罷。」公孫龍本是膽大的人，既有人肯收留他，自然很願意相隨。便向老道拜倒，願拜他爲師。老道微微一笑，扶他起來，教他跟着走。行到登州海濱一個山上寺中去。那寺名喚小青山。那寺叫做清心寺，就是老道修道之處。那老道名喚黃一清，也喚做清心道人。廟中人也不多。公孫龍便住在廟中爲道人。



執役道人見他很是勤懇。十分喜歡他。這樣過了幾個月。他在山上讀讀書。做做事。空閒時在山頭玩賞風景。很覺無聊。老道又時常出外。一天道人自外邊歸來。飲酒之時。把公孫龍喚來。對他說道。我見你天資聰穎。是個可造之才。現在亂世之時。正要用武。不如待我教授你一番武藝。好使你先有防身的本領。公孫龍聽了。正中心懷。遂拜求清心道人。即日賜教。清心道人又喝了數杯酒。便領公孫龍到一間室中去。室中陳列着刀槍劍戟。許多兵器。清心道人便問公孫龍喜歡學習那一種。公孫龍要學雙劍。清心道人道。這樣兵器。馬上步下都可使用。但是別的兵器也須學習。我今先把雙劍教你。其餘的可以隨時學。




習於是選了四把寶劍與公孫龍各執一對。走至後園空地上。便起始教公孫龍舞劍。公孫龍盡心學習。一步步由淺入深。不到半年。公孫龍的劍術大大進步了。道人對他說道。你學的還是第一步。進步得也算不慢。現在把第二步教給你。至於第三步却非尋常人所可望及。到時再說。於是便把雙劍使開。初起時兩道白光。兔起鶻落。後來舞得緊急。併成一團白光。滾開來如車輪。大道人的全身都隱蔽在白光中。不見影蹤。劍光到處似有風雨之聲。舞了一回。白光漸收小。忽地向東邊飛將起來。公孫龍抬頭看時。見道人已躍登一株高可數丈餘的老松上。雙劍抱在懷中。對公孫龍微笑道。此春秋時老人化猿法也。



你可精心學習，不難登峯造極。於是輕輕一躍，跳下樹來。先教授公孫龍幾路破敵人的劍法。公孫龍更加用心練習。清心道人又把別的武藝教導他。所以三年之後，公孫龍已學得渾身本領。非常人可及。但是公孫龍以前聽了道人的話，始終念念不忘於第三步劍術。想要一起學會。但是他向道人屢次固請。道人總是微笑不答。沒有時候教給他。他等得好不心焦。一天早上他又走到道人靜室中去。要求他教授第三步劍術。只見道人雙目下垂，坐在榻上，似睡非睡。不知在那裏做什麼。於是喊了聲師傅。道人不答。公孫龍又喚了二三聲。聲浪稍大。道人睜開雙目。見了公孫龍。又道。我正在鍊氣。你有何要事來此攪。




擾公孫龍拜倒道。弟子要求我師把第三步劍術賜教。道人嘆了一口氣說道。你的志向固然很好。可惜你非其人。並非我不肯教你。實在這第三步劍術。斷非一般紅塵中人能够苦心達到的。現在我全你老實說了罷。在唐朝貞元中的時候。魏博部下大將聶鋒。有一個女兒。名喚聶隱娘。十歲的時候。被一老尼誘到山中。把劍術隱身術等秘法教授伊。後來聶隱娘學成回家。聶鋒本來對於這個女兒不是十分喜悅的。所以任伊去休。隱娘忽然認識了一個磨鏡的少年。要求伊的父親允許和這人成爲夫婦。伊父親也答應了。不多時候。伊的父親也故世了。後來魏帥和許州節度使劉昌裔不睦。魏帥使隱娘去取劉昌



裔的頭顱。隱娘和磨鏡少年共騎黑白二驢而去。但是劉昌裔有神算。預先知道隱娘要來。途中厚禮迎之。隱娘夫婦感他的情意。遂留在許州。不回去了。隔了月餘。魏帥知隱娘不回。更使部下一個劍客。名喚精精兒。去殺隱娘和劉昌裔。這天晚上。劉昌裔安居無事。忽見紅白二幡。在他的臥床四隅。飄飄然相擊。不多一會。聞鏘然之聲。一人從空中落下。身首異處。隱娘也露出倩影。說刺客精精兒已被擊斃。遂把死屍拽出堂下。洒上一些藥粉。化爲一堆水了。魏帥見精精兒不能成功。又使妙手空空兒來。妙手空空兒的神術。鬼都不能躡其蹤。隱娘事先知覺。遂請劉昌裔頸圈于闐之玉。擁衾而臥。伊自己化爲蠶螻。躲在



劉昌裔的腹中將近三更時分。劉昌裔閉了眼睛。還沒有睡熟。忽聞頸上鏗然有聲。於是隱娘從他口中躍出。恭賀他已脫離危險。並說妙手空空兒猶如俊鷗。一擊不中。翩然遠逝。決不會再來了。所以儘管放心。劉昌裔仔細看那塊玉。果然歷歷有匕首的裂痕。從此更加厚待穩娘。隱娘不願多留。夫婦二人便告辭而去。清心道人把聶隱娘的故事講了一節。又對公孫龍說道。那聶隱娘便是有了第三步劍術的女劍仙。不過這功夫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並非我不肯教你。公孫龍聽了聶隱娘的故事。津津有味。愈加要學了。遂又懇求他師傅道。聶隱娘既能學到。那麼弟子也可以學到。弟子情願苦心熬鍊。誓要把這第三



步劍術學會。然後無憾。望師傅試試弟子。何如。清心道人道。咳。你怎樣向我纏繞不清。我生平不肯多收弟子。教授武術也是適可而止。以前我教授你的師兄雷殷。他也是要學第三步劍術。但是半途中廢。不能成功。現在他早已下山去了。照你的劍術。也可下山自己去做一番事業罷。爲何偏偏要學劍仙。也罷。我就給你一次嘗試。學劍術必先鍊氣。你在今天晚上。從戌時起。照我這樣跏趺靜坐。直到子時過後方止。在靜坐的當兒。須得閉目凝神。一志絕慮。不可生妄念。那時如有各種外魔來引誘你。你須要把志向堅定。不受引誘。否則學道未成。邪魔已入。豈不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麼。照這樣靜坐三個月。方能起始。



學習。不過我有一句話。須得向你說明。倘然你果然能够不被外魔引誘。坐過三月。我自然教你。但是一被外魔引誘。你就是失敗。到那時候。你也不必再來見我。請你自己下山去罷。公孫龍暗想。只要我志向立得定。怕什麼外魔。便滿口答應。心中喜不自勝。再拜而出。到了晚上戌時。他就閉了房門。坐在椅子上。起始靜坐。初起時。心裏有許多思慮。盤旋不已。屏棄了這個。那個。又來。覺得方寸之間。總是不能澄清。聽得廟中一二晚鐘聲。漸漸地把散漫的精神。歸結攏來。直坐到將近子時。忽聽窗外一聲響。兩扇窗開了。一個碩大無比的頭顱。攢將進來。青面獠牙。两只眼睛如銅鈴大。伸出了血紅的舌頭。好像要來吃他的。



樣子。他起初心裏一嚇。想要起來抵抗。繼思山中何來鬼怪。莫不是便是師傅說的外魔。我却祇要不動心。不去管他。不去瞧他。遂依然將雙目一閉。只當不見。覺得一陣陣冷氣吹到他的臉上。那血紅的舌頭也已舐到他頰上。他總是忍受。一剎那間。那碩大的頭顱果然不見了。接着樑上一聲巨響。他不覺抬頭一看。黑暗中瞧見有一條白花蛇。全身如碗口樣粗。長可二丈有餘。從樑上垂將下來。他料想也是外魔。仍舊不動心。看看那蛇已到他的頭上。先向他的頸裏一繞。然後全身盤將上來。好似一條巨索。把他緊緊縛住。不能掙扎。那蛇首又湊到他面上來。腥羶之氣。難以忍受。但他一心一意要學劍術。把他的一顆



心鎖住不動。隔了一刻。那蛇漸漸脫離了他的身體。向窗外蜿蜒而去。他吐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這不是外魔麼。僥倖僥倖。總算我能够不動心。不致失敗。再沒有別的可怕的東西來嚇我了。又靜坐了一回。忽然隱隱聽得廟門外車馬喧闐人聲嘈雜。有五七個公差走向他室裏來。手中托着一盤一盤的金銀彩帛。放在桌子上。一齊向他跪下道。我們是山東巡撫特遣到此迎接公孫大爺前去。因爲巡撫老爺久慕公孫大爺的才能。要請大爺去做將軍。督領三軍。征剿登萊一帶的海盜。將來立得功勞。巡撫當保奏於皇上任用。現在送上一些禮物。請公孫大爺哂收。便請公孫大爺即日動身。門外已有車馬伺候。公孫



龍聽了。暗想那裏會有這種事。明明是外魔來纏擾了。便眼觀鼻鼻觀心的不動聲色。依舊靜坐。隔了一刻。那些人却不見了。公孫龍心地澄清。坐到將近子時。心中暗想。只要坐過這個時刻。便不怕外魔了。忽聽窗外環珮之聲。室門輕輕自開。有兩個古裝的仙女。姍姍步入。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正是絕世美人。齊向他檢衽道。上元夫人有請。公孫龍自思邪魔又來了。上元夫人請我去做什麼呢。依舊把一顆心鎮靜着。仙女又說道。上元夫人聞先生學習劍術。欲將秘傳告知先生。行宮不遠。敬請先生駕臨。公孫龍依然不響。見那二仙女一笑而去。去後香風滿室。薰得他心旌搖搖。暗想以前我在



師傅那裏曾經看過一本漢武內傳。漢武帝好求神仙。西王母遂在七月七日到武帝宮中去。大張盛宴。王母更遣侍女郭密香去迎上元夫人。上元夫人授帝六甲靈飛十二事的秘傳。那時酒觴數遍。仙樂齊奏。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埒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元靈之曲。仙界的歡會。曠世難逢。那上元夫人是個著名女仙。不要伊也懂劍術的麼。那麼我錯過機會了。想至此。忽覺己身在廟門之前。明月當頭。人影在地。風吹樹葉。簌簌有聲。遙望左邊峯上有一盞盞的明燈。隱隱有仙樂之聲。從風中傳來。他遂向峯上信



步走去。到了峯巔。見那邊有一座琳宮貝闕。凌空而起。樂聲就從那邊送出。他走將過去。又見方才來的那兩個仙女。手裏提着紅紗燈。對公孫龍帶笑說道。夫人知道先生駕臨。特命我等迎候。公孫龍身不由主的跟着他們走去。早走到宮闕之中。說不盡的畫棟珠簾。綉闥雕甍。琪花瑤草。明燈寶鏡。真是仙界之地。與衆不同。花園中有許多仙女。正在一間殿上。合奏仙樂。一見公孫龍到來。樂聲戛然而止。殿上捲起珠簾。只見正中珊瑚寶座上。坐着一位仙女。風鬟霧鬢。儀態萬方。說不出的妍麗靜雅。微欠玉軀。對公孫龍說道。先生立志要學劍術。我有秘傳。願奉告先生。公孫龍不覺對夫人長揖。夫人便請他上殿同坐。款



待親密。又命設宴饗客。咄嗟之間。酒席業已擺上。雲芝瑤笱。火棗交梨。正是窮極珍異。上元夫人和公孫龍相對而坐。殷勤侑酒。席間衆仙女競奏新樂。靡靡然。泠泠然。公孫龍好像處身別一境界。完全忘掉他的本來了。暢飲數杯。不覺玉山頹倒。上元夫人便命左右二仙女。過去扶着他一齊向深宮中去。又有數名侍女。薰香掌燈。在前導引。曲曲折折。走到一間秘室。室中陳設非常華麗。而且滿室有一種蘭麝的香氣。迷人欲醉。上元夫人挽着公孫龍的手。同坐沉香榻上。侍女們微笑退去。上元夫人對他微笑道。我與你是有一重因緣。今日到此。事非偶然。當將秘傳教你。公孫龍見夫人年紀還不滿二十。遍體甜香。僂僂



之間。足夠人消魂盪魄。情不自禁。方擁抱着夫人。忽覺全身好似瘋癱一般。倒將下來。睜開雙眸。那裏有什麼仙宮。那裏有什麼密室。更那裏有什麼上元夫人。自己仍坐在黑漆的室中。身上却出了一身大汗。忽聽窗外有人冷笑道。孺子。凡是不可勉強。魔心已動。無緣證果。你息了這個念頭罷。正是他師傅清心道人的聲音。連忙跳出去一看。不見道人影蹤。回到房中。把燈點起。心裏非常懊喪。自思我的操守不堅。志向不定。敵不住外魔的引誘。已是失敗了。那麼師傅已很明白的對我說過。如若失敗。不必再去見他。教我逕自下山。我今更有何面目去拜見師傅。不如下山去罷。想定主意。把幾件衣服。打好一個小包裏。



揹在背上。輕輕躍出廟門。明月當頭。人影在地。和適纔的情境無異。但是回顧左邊峯上。那裏有什麼燈光呢。便向廟門拜倒。算是拜別師傅。立起身來。舉步若飛。走下小青山去了。到得山下。天已大明。公孫龍心想我是個無家可歸的人。現在教我到那裏去投身呢。忽然想起離開京師不遠。在清風店的地方。有一家親戚。乃是他的亡母的妹妹嫁在那裏姓沈的。開設一家米行。很是富有。雖然自從他的亡母死後。沒有通過音問。若然我去投奔。想姨母必能顧念舊時的戚誼。總不致於拒絕的。心中盤算定了。且取道望河北而行。這天趕到天晚。在一家小逆旅中住下。晚餐後。自思我身邊分文沒有。怎好付得出房飯錢呢。



路極無君子。不如將近天明時。待我悄悄一走。便算了事。不過白吃了人家的飯。心中有些過意不去。却也只好如此了。明天我總要想個法兒。纔是盜竊非我所願。不如一路乞食前去。還不失光明態度。想古人沿門托鉢。吳市吹簫。英雄落魄。不得意而爲之。也是常有的事呢。想了一刻。因爲昨夜未曾睡眠。今日又趕了一天的路。有些疲倦。遂吹滅了燈。脫下衣服。到炕上去睡。忽然覺得背後似乎有個人影一閃。回頭看時。却不見什麼。以爲自己眼花。就躺下安睡。次日天明起身。忽見桌上有一封書信。不覺大奇。見信封上寫着龍徒收閱。拆開一看。信上寫着道。



汝在山數年。雖學道未臻絕頂。而所得技藝。已足萬人敵。此去務宜潔身自愛。好自爲之。毋墮魔道。無耽殘殺。他日如有機會。當可重見。茲贈汝雌雄劍二。雄名紫電。雌名清霜。皆古代傳下之物。汝當善用之。又白銀二十兩。在汝枕邊。可作盤費。前途方長。勉之勉之。

清心手泐。


公孫龍讀完這信。回頭見坑邊牆上懸着一對雌雄寶劍。長有三尺。綠鯨魚皮鞘。還見枕邊果然放着一個紙包。知道昨夜臨睡時所見的影子。便是他師傅來的。怎樣自己不覺得呢。又感激他師傅待他的恩誼。遂向空拜謝。走過去從牆上取下那一對寶劍。拔出來一看。寒光森森。十分犀利。果然不同凡品。便把



來佩在腰間。又把銀子藏在衣袋裏。把信也藏過。便開了房門。喊店小二進來。打洗臉水。又用過早餐。遂攜了包裹出去。到櫃拾邊付了房飯錢。然後動身。朝行夜宿。走了二十多天。方纔到得清風店。他從沒有到過姨母家中的。便向人問訊。姓沈的開的米行在那裏。誰知沒有人知道。後來好容易問着一家豆腐店裏的老頭兒。方知他的姨夫前數年早已故世。那米行也已關閉。現在沈家住在三官弄裏第二家。他遂走到那地方。叩門而入。見了他的姨母。幾乎不認識了。談了好多時候。彼此方纔明白。於是他姨母便教女兒晚芳出見。那晚芳年紀祇不過十五六歲。生得端莊流麗。公孫龍還是在九歲的時候和伊見過。




的那時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此刻回想當時情景。未免有情。從此公孫龍暫且住在他姨母家中。晚芳待他很是親近。如自己兄妹一般。公孫龍心中非常感激。因為他孤苦伶仃。自幼在後母手中過生活。沒有人溫存過他的。可是他的姨母見公孫龍年紀輕輕。却喜歡馳馬試劍。不務正業。心中有些看不起他。常常冷言譏諷。公孫龍雖然覺得。但也無法可想。氣悶得很。若沒有晚芳時。他別無所戀。早已走了。這樣過了一個年頭。正是臘盡春回。恰巧天津有一大商船。許多客人載了貨物。要到南洋去做買賣。需人幫忙。他遂託人說項。薦到那邊去。情願到外邊去走走。多少得幾個錢。於是他別了姨母和表妹晚芳。坐着這



船到南洋去了。兩年後果然獲利而回。並且在一個島上。服了輕身草。使他的本領愈高。那是在續集中公孫龍自己告訴過琴劍等衆人。此處不必多贅。他自南洋歸後。帶了許多閩粵間的著名土貨。送給他的姨母和表妹。且又積蓄得六七百金。所以他的姨母態度也改變了。大有贅他爲婿之意。湊巧他姨母有個親戚。姓譚名永清。新任孟津縣。有信前來。他姨母遂教公孫龍前去碰碰機會。公孫龍束裝而去。見了譚永清。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儒吏。生得白靜面皮。微有短髭。待人接物。於嚴肅之中帶着溫和。見了公孫龍年少英俊。十分合意。便留在那邊襄助一切。倚着左右手。過了一年。公孫龍想念晚芳。便向譚永清



請了二個月的假。回去探望。誰知到得清風店。恰巧前夜他姨母家中出了一件岔子。乃是他的表妹在夜裏被人劫去了。他姨母正在沒法想。見公孫龍回來。心中稍慰。遂把事情告知他。細尋線索。在失蹤的日裏。祇有兩個僧人登明募化。被晚芳叱退出去。一個肥白的和尚。賊忒嘻嘻。瞧着晚芳說道。小姑娘不要這樣無理。我當接你去快活。說罷。又在門外相了一遍。揚長而去。仔細想來。也許是那兩個化緣和尚做的。公孫龍點頭說是。遂到市上探問那兩個和尚的踪跡。問到一家小旅店。知道那兩個和尚是打從張家口天王寺來的。內中一個肥而白的。便是天王寺的住持四空上人。到此募化三日。便在晚芳被劫



的夜裏去的。公孫龍想事有可疑。莫不是那兩個是採花的賊。秃我表妹落在他們之手。凶多吉少。不如待我至天王寺一探。再作道理。遂回家和他姨母說了。即日登程。趕到張家口。在夜間使用輕身術。飛入天王寺去窺探。恰巧五劍俠大破天王寺。他協助着琴秋等。除去了四空上人。找得表妹婉芳。不勝之喜。遂背着伊回去。到得家中。母女重逢。恍如隔世。且喜婉芳雖然被陷淫窟。白璧之體尙未玷污。母女二人更是感激公孫龍救助之德。他姨母遂和公孫龍提起婚姻的事。公孫龍與婉芳早已發生愛情。况又經過這一次巨變。自然願意早圓好夢。於是他姨母擇了一個吉日。代他們正式完婚。婚後夫妻間的愛好。



自不必說。約摸到了一個月。譚永清那邊忽差急足持書前來。要請公孫龍即日前去。原來譚永清已得了上峯的委劄。升任了洛陽府吏。因爲前任的洛陽府把一顆官印失竊了。事後雖知自己得罪了鄧家堡的鄧氏七怪。必然是他們前來盜去的。可是七怪勢力浩大。又不敢去那邊搜查。因此撤職而去。譚永清得知前情。自己也風聞得七怪的利害。此次升擢。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却又不得不上任。便請公孫龍必要同他前去。好使他有了保護的人。然後再可相機查辦。爲地方上去害。公孫龍接到信後。便和他姨母商量。要帶婉芳全行。問伊去不去。他姨母不肯離鄉。但答應他准攜婉芳同去。婉芳見伊母親不去。心



中有些不樂。祇得隨着公孫龍走。隔了一天。兩人把行裝理好。遂拜別了晚芳的母親。動身趕到孟津縣。譚永清見了公孫龍。便把這事講了一遍。公孫龍願意保護。遂一同坐了一只大船。駛至洛陽城外泊住。地方官吏早來迎候。譚永清攜了家眷。先行離船上岸進府衙去。然後再打發一肩小轎和一頭坐騎來迎公孫龍夫婦。公孫龍讓晚芳坐上小轎。自己跨着馬。跟隨轎子而行。想不到在路上恰遇見琴劍等一行人。立談之間。未能細說。於是公孫龍邀請他們同到府衙去一叙。琴劍等十分爽快。遂隨公孫龍一齊前往。到得府衙。公孫龍下馬。邀着衆人一同進去。先將晚芳送入內裏。和譚永清的眷屬一起。自己便陪



衆人在一間廳上坐着談話。大家因爲以前在天王寺邂逅的時候。忽促間沒有多談。此時遂各把生平來歷彼此告知。覺得都是同志。意氣相投。大家又講起鄧氏七怪。劍秋薛煥把他們到鄧家堡窺探。以及如何受傷。如何訪黃鶴和尚的事。觀縷奉告。公孫龍也將自己保護譚永清上任。以及前任知府失印的事。告訴他們。且言譚永清一向是個廉吏。不畏強禦。爲民興利除害。此番前來。頗有意要剪滅鄧氏七怪。難得遇見衆劍俠。那麼可以倚仗大力。破去這個鄧家堡。劍秋道。我們也要公孫兄相助。咧。談了一回。不覺天晚。這時譚永清見客已畢。坐在書房中休息。公孫龍便引劍秋等六人去和他相見。譚永清聽說他



們都是崑崙門下的劍客。十分敬禮。遂擺上酒筵。和公孫龍坐着陪飲。譚永清對衆人微笑道。聞得此地新任官吏。必須要去拜望那鄧氏弟兄。先和他們有了默契。然後可以在地方上安然做官。不致鬧出什麼亂子來。照例不才先要到鄧家堡走一綸。孝敬他們一些禮物。以求相安無事。但是不才素性耿介。不畏強暴。此番偏不去投謁。看他們想什麼花樣來對付我。我也要想辦法把他們除滅。一則代前任太守復仇。因為是他們盜了印信前去的。二則爲地方上除去大慙。難得衆劍俠到此。可能助不才一臂之力。劍秋答道。我等此來。正是也要除滅他們。可謂不謀而合。太守如有所命。願隨鞭鐙。公孫龍遂將他們兩次



察探鄧家堡的經過告知譚永清。譚永清方知他們來此。和自己的目的相同。真是巧極。不覺大喜。遂請衆人可住在衙中稍待。明後日想定辦法。一齊動手。大家答應了。開懷暢飲。喝到二更過後。方纔散席。譚永清零關兩間上等的客室。請琴劍等六人卜榻。至於公孫龍却在裏面另有精美的臥室。譚永清因爲自己新上任。有許多公事要他親閱。不肯偷懶。所以仍坐在書房中燈下披閱。夜深人寂。內外人等都已深入睡鄉。公孫龍却暫了進來。譚永清見了。便對他說道。賢弟車馬勞頓。何不早睡。公孫龍道。小弟一些也不覺疲倦。情願在此保護。以防萬一。譚永清聽他如此說。也就一笑無言。依舊在燈下披閱公文。聽得



外面已打三更。庭中忽有一陣微風。對面的兩扇窗忽然輕輕自開。一柄晶瑩的匕首。赫然橫在他的書桌上。心中不由大吃一驚。回顧公孫龍時。已不見影蹤。卻聽外面庭中有金鐵相擊之聲。原來公孫龍早已覺察。一個箭步。從房門外跳到庭心。見庭中正立着一個黑影。手臂一揚。光閃閃一柄寶劍已到了他的頂上。公孫龍趕忙使個大鵬翻身。輕輕一跳。已至那人身後。從腰間拔出那一對雌雄劍來時。那人非常活靈。早已回轉身。又是一劍向公孫龍下三路掃來。公孫龍便把左手劍往下一擦。噹的一聲。把那人的劍格在一邊。右手劍使個白蛇吐信。照準那人心窩戮去。那人已收轉劍。使個蒼龍掉尾。恰好把公孫



龍的劍擋住。二人各顯本領。將劍使開。在庭中酣戰起來。攪成一團白光。殺在一塊兒。譚永清早已溜出書房。喚起下人報信出去。教衆人來捉刺客。此時衙中人都已驚醒。琴劍等衆人在睡夢中驚醒。聽得窗外有人喊捉刺客。玉琴第一個披衣起來。提了真剛寶劍。門也來不及開了。從窗中躍出。見劍秋恰也從那邊客房裏開了門房。跑出來。大家各問刺客何在。小尉遲膝固也提着軟鞭跑出。接着說道。刺客總在裏面。我們快到後邊去。玉琴道不錯。於是三人很快的望裏邊跑。聽得庭中兵刃聲。跑往那裏一看。見公孫龍正和一人大戰。月黑夜也瞧不出是個什麼人。劍秋舞動驚鯢寶劍。跳過去喝道。那裏來的小子。膽



敢到此行刺。正是飛蛾投火。自來送死。說罷一劍向那人劈下。那人回劍迎住。玉琴膝固也上前助戰。四個人把他圍住。奮勇廝殺。饒那人怎樣利害。那裏敵得過這四隻猛虎。知道自己遇了敵手。今天不但行刺不成。恐怕自己反有危險。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遂咬緊牙齒。把手中劍使個銀龍攪水。向外一掃。把四人的兵器掠開了。飛身一躍。已至屋面。四人那肯放他逃生。也撲撲撲的如四頭飛鳥。隨後一齊跳上。那人正要望前走。忽然前面飛來兩個銀丸。捷如流星。那人說聲不好。一邊將手中劍舞開。護住頭頂。一邊回轉身向屋後奔逃。走至後牆。一躍而下。正想望樹林中躲避。忽見前面有一個黑影把他攔住。哈哈笑



道。好小子。逃向那裏去。俺老薛等候你多時了。那人十分心慌。同時銀丸也已飛至。再沒有勇氣迎敵。掉轉身望刺斜裏要走。忽覺有一件東西向他面門飛奔而來。不及躲閃。正中鼻子。打得他滿臉是血。眼前一陣昏花。跟着一腿飛至。把他踢倒在地。劍秋玉琴等也已趕至。見薛煥已把那刺客按在地上縛住。玉琴不由大奇道。怎的你會在此間等候他呢。薛煥很得意的笑道。當你們聞訊跑出去的時候。我料想來的刺客總不止一個。他們逃走時。總望後邊來的。所以獨自跑到這裏等候。果然這小子跑來了。被我用小鐵彈打得他發昏。然後將他踢倒的。可有別的刺客麼。公孫龍道。沒有。祇見這一個人。薛煥遂把刺客



提起。奪了他手中的寶劍。和衆人一齊回到裏面。燈光之下。向那刺客一瞧。原來那刺客不是別人。正是火眼猴鄧騏。

「評」

此回補寫公孫龍小史。非但補續集之闕。亦以見公孫龍實爲大破鄧家堡中之要角也。

清心道人教授劍術。分作三步寫。而第三步故意作態。蓄勢甚妙。

先以聶隱娘佚事引起公孫龍學道之心。以後却又寫出上元夫人來。借用古事。極撲朔迷離之致。

公孫龍受外魔引誘。寫來又與玉琴崑崙山上受試一幕。



絕不相同。初以鬼怪毒物懾之。不動。繼以利祿誘之。不動。最後以色爲餌。且以秘傳相誘。公孫龍遂不能自持而失敗矣。可知女色之爲禍大也。分作數層寫來。錯落有致。在將破鄧家堡之前。忽來刺客。文情似乎生出波折。而刺客却爲鄧騏。不但書中人出于意外。讀者亦爲拍案叫絕。文章用兩面鬥筍之法。足見作者一枝筆。早有成竹在胸。故愈寫愈有精采。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八回



第九回

除七怪大破鄧家堡

謁禪師重上峴崙山

鄧氏七怪自從被薛煥劍秋等兩次窺探以後。青面虎鄧驤非但喪失了他的妻子。而且自己也受了重創。大大吃虧。史振蒙和赤髮頭陀又把劍琴的來歷告訴鄧氏弟兄。朗月和尙在旁聽了。恨恨地說道。那峴崙派中的人。自恃其能專和我們作對。我們一定要想法報復前仇。前夜他們來的時候。我曾獨自放劍光進去。可惜總被他們免脫。他們別的也很平常。祇有一個女子的一雙銀丸。修鍊得功夫確乎不錯。赤髮頭陀道。那就是所說的雲三娘。劍術在琴劍二人之上。以前蘆溝橋一役。荒江

女俠早已被我們包圍。命在旦夕。後來也是伊平空殺將出來。救了伊去。還有一個手托鉄鉢的醜漢。也有了不得的本領。聽說名喚什麼飛雲神龍余觀海。史振蒙接着說道。不錯。那個余觀海也同他們來殺我的師傅四空上人的。朗月和尙說道。那些蠢賊。早晚總要一個個把他們除掉。方快我心。鄧駒道。那個名喚劍秋。已中了我們的機關。受了重傷而去。大概一命難活了。史振蒙拍手哈哈笑道。那個姓岳的小子。和荒江女俠常常廝守在一塊兒。恐怕他們兩人打得火一般熱。早已成了一對兒。此時死掉了那個姓岳的。伊就要變做小寡婦。哭得伊傷心咧。赤髮頭陀道。那荒江女俠生得美麗可愛。我若然把他捉





到時。必要把伊取樂一番。史振蒙把手搖搖道。我聽說師叔法立以前在白牛山飛天蜈蚣處。也是被伊假意殷勤。迷惑了他的神智。遂被伊刺死的。不然他老人家葫蘆內的飛刀。十分利害。怎會失敗在小女子手裏呢。鄧騏道。我們的堡中事。都虧黃鶴和尙擺設得這個五花八門陣。機關祕密。以後他們若然再來時。我們只要以守爲攻。專引誘他們進來送死。來一個殺一個。方爲萬全之策。大眾都說是的。於是把各門巡視一番。加意隄防。却等候了幾天。總不見有人前來。以爲劍秋果已中毒而死。他們不敢重來了。也就漸漸鬆懈下來。恰巧洛陽知府因事得罪了他們。鄧騏第一個不肯干休。親自前去府衙內把印信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九回

四

盜來。懸在司令樓上。洛陽府因此撤職。上峯遂調孟津縣譚永清升任洛陽知府。第一天到任。偏偏不去鄧家堡拜訪。顯見得輕視他們。所以鄧氏弟兄非常拗氣。鄧騏便在晚上又獨自跑到府衙裏來。對譚永清下一警告。嚇他一嚇。也使他知道鄧氏七怪的利害。却不料劍秋、玉琴等一千人都在那裏。自然寡不敵衆。被他們擒住了。當下劍秋便指着他。冷笑一聲說道。鄧騏。你自以爲習了一些武藝。竟敢爲非作惡。大胆胡鬧。把前任知府的印信盜了去。還不算數。今夜又要前來行刺。恰巧遇了我等。還不是作惡口斃麼。鄧騏雙目瞪着。一聲兒也不嚮衆人。把他推到譚永清那裏。向他審問。鄧騏招認行刺不諱。且說我等



弟兄七人。義氣爲重。我雖不幸被擒。他們必要代我復仇。你們的頭顱早晚總不能保留在頸項上。譚永清聽他說話強硬。便把他釘鐐收監。吩咐獄吏嚴密看守。等待把七怪一齊捉來時。再行發落。且嚴禁衙中衆人。對於今夜的事不得洩漏風聲。又回劍秋等道謝數語。方纔各自安寢。次日下午。譚永清命公孫龍特請琴劍等衆人齊到花廳上。大家圍坐。商議破除鄧家堡的計策。劍秋遂獻計道。現在可有兩個辦法。不使賊子漏網。昨夜鄧騏前來行刺。我們把他捉住。他們明知有失。必不放心。今夜一定再有人前來衙中探察的。所以衙中今夜不可不防。公孫龍聽了說道。是的。今日上午聽說已有幾個鄧家堡中的人



到此探聽過消息的。今夜他們必然有人前來營救鄧騏的了。劍秋道。所以我想拜托薛滕二兄在此等候。以逸待勞。且可保護太守。其餘的人可一齊前去動手。不過此番破滅鄧家堡。有太守的命令。當然是堂堂正正的事情。理該以後給大眾知曉。不比我們私人前去。所以要請太守一邊還須商請本城的軍隊。在夜間一同出發。把鄧家堡根本剷滅。方纔名正言順。不知太守意下如何。譚永清聽了。連連點頭說道。壯士之言精密。至仰仗大力。就此行事罷。現在我可請本地的黃守備前來見面。一同商量。劍秋道很好。譚永清立刻便命下人把自己的名刺。往請黃光壽守備。卽來府衙會商祕密事宜。不多時黃守備



已跨馬而至，飛速入衙，來到花廳上。先和譚永清行過禮後，譚永清便代他介紹和劍秋等相見。且告訴他昨夜擒獲刺客鄧騏。今夜這裏預備要去剿滅鄧家堡，故請守備在今夜帶領官兵一同前去捉拿鄧氏弟兄。黃守備素知鄧氏七怪的利害，自己不是他們的對手，起初有些畏縮的樣子。雲三娘、玉琴等不免在旁竊笑。經譚永清說明一切，方纔答應。今夜黃昏時候，率領二百官兵在城外鍾家花園會合。譚永清說道：「就是這樣辦，再好也沒有了。不過發動時務須嚴守秘密，好把他們一網打盡。」黃守備連說是。坐了一歇，告辭而去。到得晚上，譚永清特地預備一桌，上等的豐盛酒菜，款請衆人。好在座中沒有余觀。



海聞天聲那輩的酒徒。所以喝了一回。大家要幹正經事。卽就散席。玉琴等紮束停當。各挾寶劍。馬上就要動身。滕固和薛煥留在衙署中保護譚永清。以防刺客再來。陳景歐是個文弱書生。自然也留在衙中。譚永清十分器重他。便和他挑燈夜話。以解寂寞。薛煥和滕固二人伏在書室兩邊的暗隅。靜心等候。玉琴劍秋雲三娘公孫龍等四人別了譚永清。悄悄地從後衙走出。出了城關。跑到鍾家花園。只見黃守備已帶領官兵在園中等候。劍秋和他見面後。叮囑了幾句話。又說道。我們先去。你等少待。便來。可把鄧家堡前後圍住。不要放人逃走。黃守備連聲答應。劍秋等便施展飛行術。撲奔鄧家堡。到了堡前。劍秋當先。



仍從原處躍入他在日裏的時候早已把黃鶴和尚所贈的圖冊看了數遍，仔細記得。所以他們便從土門進去。按着圖中的記號，十步一轉彎，走準方向，以免誤中機關。進得土門，果然神不知鬼不覺的平安無事。轉到巽門，劍秋又對公孫龍說道：我們就要進這門去動手了。雖然得了黃鶴和尚的指示，不致誤蹈機關。可是他們一定有隄防。將有一番惡戰。堡中心有個司令樓。上面有人看守。專司號令。指示敵人所在。譬如我們進巽門的當兒。被他們發見了。便要鳴鐘八下。使他們集中攏來。容易對付。公孫兄有輕身飛行的功夫。要請你前去把這司令樓搶下。好使他們失了指揮的機樞。公孫龍答道：小弟就去說罷。



將身一躍，如一頭白鶴，振翼飛起，已到空中，飛向裏面去了。劍秋等走進巽門，果然便聽得司令樓上鳴起鐘來，但是不多一回時，就停止不響。大概公孫龍已在那裏動手了。玉琴劍秋各各拔出寶劍，準備廝殺。不多時，便聽門裏面喊聲大起。青面虎鄧驤穿山甲鄧驥出雲龍鄧駿三弟兄，率領堡丁們，亮着兵刃火把，殺奔前來。青面虎傷口已好，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舞動手中刀，撲奔玉琴。玉琴笑道：「狗賊前次被你便宜，今番却不能饒你了。」揮開手中寶劍，和他戰住。鄧駿鄧驥見劍秋中了毒箭，却没有死，好不奇怪。一個兒舞開雙戟，一個兒擺動雙刀，把劍秋攔住廝殺。雲三娘依舊立在旁邊觀戰。衆堡丁識得伊的利害。



不敢上前。只遠遠地圍着吶喊。鄧騄把他的一二兩路追魂奪命八卦刀伸開來。向玉琴上下左右砍去。玉琴有心要破他的刀法。把伊的真剛寶劍。使得神出鬼沒。一道白光迎住鄧騄的刀光。攪在一起。如飛電穿梭般來來往往。奮勇酣戰。正在這個時候。忽聽背後豁喇喇三聲巨響。三道白光如箭一般的射至。乃是朗月和尙同着赤髮頭陀法藏在內。聞得訊息。前來相助。此時雲三娘不敢怠慢。飛起兩個銀丸。抵住三道白光。鬥在一起。衆堡丁覺得寒光森森。劍氣逼人。有的削去頭髮。有的落下眉毛。再也立不住脚。一齊退開。玉琴和鄧騄戰到分際。見鄧騄第二路刀法已使完。得個閒隙。故意賣個破綻。讓鄧騄一刀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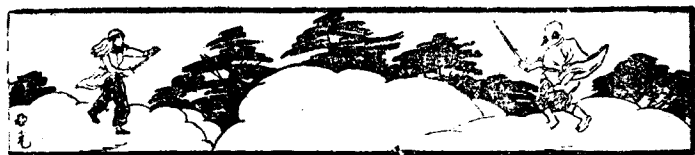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九回

入。便將身子微側。乘勢一個旋轉。已撞到鄧驤肩旁。寶劍一揮。使個枯樹盤頂。向鄧驤頭上掃去。只聽鄧驤狂叫一聲。半個頭顱早已隨着劍光。倏的飛去一邊。屍身向後直倒。鄧驤見了。心中不由驚慌。知道難以力勝。不如智取。跳出圈子。望後便走。要想引誘劍秋。誰知劍秋並不追趕。却緊緊困住鄧驤。不給他逃走。玉琴殺了鄧驤。餘勇可賈。十分高興。把劍使開。來助雲三娘。戰赤髮頭陀。朗月和尙。雖出全力來搏擊。却是不能取勝。心中也未免有些驚慌。忽然飛來一個白衣人。正是公孫龍。他聽了劍秋的話。飛向裏面。聽得鐘聲。早已瞧見那座高的司令樓。扯着黃色的燈。他便飛到樓邊。見一個黑衣少年。懷中抱着扑刀。



手裏執着千里鏡。正在眺望。乃是九尾龜鄧馳。鄧馳方在用心遠眺。不防公孫龍平空飛至。不知是神是仙。把他嚇了一跳。公孫龍右手劍起。把他刺倒。又一劍結果了性命。樓中還有四個堡丁。一個本在敲鐘。見了這個情形。驚得他鐘也不敲。望樓下一溜煙的逃去。其餘三個也想逃生。却被公孫龍雙劍齊揮。早把他們一個個結果了性命。又把那扯上的燈籠滅了。且把樓梯拆落。不讓他人可以重行登樓。偶抬頭見有一顆方方的印信懸在樑間。知是以前知府失去的那顆官印了。便伸手摘下。縛在自己背後。然後飛出窗戶。到這裏來助戰。舞起雙劍。直奔法藏頂上。法藏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奇人。便迎住他廝殺。公孫



龍的雙劍何等利害。似兩條蛟龍。把他自頂至踵緊緊圍住。法藏的劍光一個鬆懈。被公孫龍一劍劈倒在地。砍去了一隻肩膀。將他身上的絲絛解下。縛住了。丟在一邊。朗月和尙一見形勢不佳。便收轉劍光。向右邊飛跑。雲三娘的兩個銀丸已跟着追去。此時赤髮頭陀也心驚欲走。却被玉琴奮起神勇。一劍刺去。正中他的心窩。仰後而倒。到地下去。和茅山道士見面了。公孫龍擒了法藏。來助劍秋。鄧驥眼見衆人死的死。逃的逃。心裏格外驚慌。要想逃遁時。却又被劍秋的劍光逼住。不得脫身。現在加上了一位公孫龍。教他如何抵當得住。被劍秋一劍掃去。把他劈爲二段。衆堡丁紛紛向前後門逃走。這時外邊喊聲大



起火把齊明。黃守備騎着劣馬，手橫大刀，督領部下官兵趕去，把鄧家堡圍困起來。衆堡丁逃出去時，都被官兵生擒活捉。劍秋玉琴公孫龍見自己這邊已經得勝，再向裏面搜索，却見一個婦女穿着青色的外褂，手裏挺着一枝梨花槍，同着幾個女子，手裏都握着兵器，從內殺出。正是鄧駒的妻子夏月珍。劍秋一擺手中驚鯢寶劍，跳過去。夏月珍早將梨花槍一抖，槍花如碗口大，照準劍秋面門刺來。劍秋把頭一低，從槍尖底下攢過去。一劍刺向夏月珍的腰眼。夏月珍急忙收轉梨花槍，把槍桿在槍邊一橫，想攔住劍秋的一劍。誰知劍秋的驚鯢劍削鉄如泥，犀利無比，只聽噲的一聲，夏月珍的梨花槍已被削斷。夏月



珍玉容失色，回身要逃。早被玉琴攔住，喝聲不要走。手起一劍，把伊刺倒在地。三人殺了夏月珍，跑向內室搜查。見盡是些老弱婦女，不忍多殺，便由公孫龍把他們看管在一起。琴劍二人回到外邊，已有數十名官兵，不顧高低，闖將進來。有五七個官兵已誤中機關，各有死傷。琴劍二人連忙告訴他們堡內機關的利害，休得任意亂走。自己送命。衆官兵遂都不敢向裏邊走，守在外邊了。黃守備挺着大刀，左右兩個官兵，持着大綑燈，照着，他大踏步的走來。一見二人，便把大刀交與一個官兵接去。向二人作揖說道：恭喜恭喜。仰仗諸位大力，破得這個鄧家堡。劍秋玉琴笑了一笑，便引導黃守備以及十數名官兵，走進裏



面把生擒的頭陀法藏交與黃守備。黃守備又和公孫龍相見。遂吩咐幾個官兵把衆婦女監押在一起。不許漏網。這時雲三娘已從屋上躍下。琴劍二人迎上前問道。我師可曾將那個賊禿驢結果性命麼。雲三娘搖搖頭道。沒有便宜了那賊禿。因爲我一路追去。約走了十餘里。前面却有一條河流。那賊禿大約懂得水性的。竟望河一跳。我沒有水裏功夫。只得便宜他逃生去了。琴劍二人聽了。不覺跌足可惜。於是四人檢點。鄧氏七怪。鄧騏是昨夜在衙中早已被擒。鄧驤被玉琴所殺。鄧驥被劍秋所殺。鄧馳被公孫龍所殺。赤髮頭陀被玉琴所殺。法藏被公孫龍生擒。朗月和尙已被兔脫。還有鄧駿。方纔曾和劍秋交手。



後來不知去向。大約也已免脫。不過還有鄧駒、鄧騁以及史振蒙。這三人在今夜廝殺的時候。絕未見過。不知在什麼地方。玉琴說道。我猜着了。大約那三個賊子到府衙中去的。停會我們回去。終可明白。劍秋等都說不錯。於是四人和黃守備一齊商量。即請公孫龍和黃守備帶同官兵。在此看守。劍秋等三人先回去報告破鄧家堡的經過。至於那個五花八門陣。明日由劍秋陪着譚永清先到這裏察看一下。然後雇用工匠。按着圖冊的指示。一齊把機關除掉。毀其巢穴。公孫龍和黃守備都很同意。於是雲三娘、玉琴、劍秋別了二人。先離了鄧家堡。趕回城中。來到府衙。已是四更過後。他們都從牆外越入。不去驚動他人。



到得譚永清的書房。見譚永清正和景歐薛煥滕固等坐着談話。一見三人回來。大家立起相迎。譚永清便問鄧家堡的事。怎樣了。諸位武藝高強。必然得利。劍秋遂把他們如何破去鄧家堡的情形。詳細奉告。譚永清等聽了。都下勝歡喜。玉琴便問這裏可有鄧氏弟兄來過。薛煥哈哈笑道。你們跑去尋廝殺。我們却是以逸待勞。等候他們自己送來。可惜來了三個。逃走了二個。慚愧得很。劍秋便問怎樣的經過。薛煥道。我和滕固兄在書房外邊的暗隅中。等候到將近三更時分。忽見書房屋上。東西躡來兩條黑影。我們依舊靜伏着不動。看他們如何動手。那兩條黑影在屋上躡了一刻。好似靜聽裏面的動靜。此時太守正



和陳先生談論經史。那二條黑影倏的奔到簷邊。各使個蜘蛛倒墮式。掛在簷邊。向裏邊探望。這時太守談話忽止。好像也覺察到外面有人了。我們依舊不動。只見那左邊的一個翻身一跳。到得庭中。從他腰間抽出一對鴛鴦錘來。就要動手。那時我就跳出去。把他截住。兩下廝殺起來。那西邊的一個也跳來相助。白光一道。飛舞而至。是個深諳劍術的人。我就丟了那個使雙錘的。和他迎住。原來是一個賊禿。膀闊。揮動軟鞭。便接住那個使雙錘的。狠鬥。此時屋上又來一個黑影。跳下來助戰。手持桿棒。十分利害。我恐怕我們人少。未免有失。如何是好。所以我全力和他們酣戰了一刻。便賣個破綻。跳出圈子。向後便走。



假裝逃走的样子。那個賊禿便奮勇追來。我就回身一連發出三個小鉄彈。有一顆正中那賊禿的眼睛。痛得他亂跳。要想逃生。被我一劍掃去。把他殺死。這時膝固也已用出殺手鞭法。一鞭將那個使雙錘的打倒。正要捆縛。不料那個使桿棒的奔過去。一連幾棒。把膝固兄扔了個筋斗。他們二人便乘此間隙。逃上屋去。我就一人在後追趕。膝固兄却不敢離開太守的書房。我追趕了一回。被他們兩個在小巷中東繞一個圈子。西轉一個彎兒。一個失措。便被他們跳走了。劍秋笑道。還是不明地理的苦處。膝固道。那個使桿棒的便是赤練蛇鄧騁。我以前也吃過他一次虧的。以後我總要格外小心。破去他那根討飯用的。



桿棒。便不怕他了。雲三娘道。本來桿棒這樣東西。十分難用。也是十分難禦的。劍秋道。薛煥兄殺死的那個賊禿。便是天王寺漏網的史振蒙。今天他的末日也到了。那麼那個使雙錘的。必是鬧海蛟鄧駒了。鄧氏七怪捉到了一個鄧騏。殺死了鄧驤。鄧驥。鄧馳。還有鄧駿。鄧騁。鄧駒那三個弟兄。却被他們逃去。餘孽未淨。是一件缺憾的事。雲三娘道。我們已破了他的巢穴。那人雖然逃去。早晚也不得好結果的。薛煥道。不錯。我希望他日我們再有時候遇見那三個賊子。總不肯放他們過門了。玉琴笑道。我今夜殺得甚是爽快。那個青面虎和赤髮頭陀都死在我的手裏。夠了。夠了。只可惜逃走了朗月和尙。雲三娘道。朗月



和尚大概也是峨眉派中的人。此後怨仇愈深，結果必有一場大開殺戒哩。玉琴道：最好爽爽快快地殺他一場。見個高低，好使那些妖魔一齊消滅。稱了我的心，說得衆人都笑了。劍秋又對譚永清說道：現在那邊有公孫兄和黃守備等一同監守，明天要請太守親自前去察看一回，雇工匠把機關拆掉，然後可以發落。譚永清道：還要仰仗大力哩。劍秋道：理當効勞。於是衆人也不想睡眠，談談鄧家堡的事。轉瞬東方已白，譚永清便陪着衆人用早餐，吩咐下去喚了八名工匠，自己便端正動身前往，帶着捕役，坐着轎子，出得府衙，劍秋挾了圖冊，跨着龍駒，還有膝固薛煥二人，也要瞧瞧鄧家堡的情形，所以也跨着馬隨



在後面八名工匠也跟在馬後。一齊出發。到鄧家堡去。惟有玉琴和雲三娘沒事做。到客房裏去休息。譚永清等到得鄧家堡。早有黃守備和公孫龍在堡外迎接。譚永清出了轎。和黃守備說了二三句客氣話。大家便陪着進去。由劍秋導引。走到一處去察勘。大家見鄧家堡佔地果然十分深廣。那個五花八門陣。機關奇險。佈置奧妙。若沒有黃鶴和尚的圖冊指示。恐怕劍秋等也萬難破去的。劍秋遂按照着圖中三角式樣指點之處。很鄭重的督率工匠。齊齊拆卸。有許多木狗木羊以及鐵鑄的巨人等等。各種機關。一一除掉。有許多陷坑也一齊填沒。直做到晚傍。方纔竣事。譚永清早已和公孫龍黃守備等抄了一遍。



鄧家的財物。吩咐地方保甲好好看守。帶同人犯回去衙中發落。等到劍秋回衙。大家都已竣事了。譚永清因爲破了鄧家堡。心中十分快活。便在這夜大擺筵席。邀請琴劍等一千人。又請黃守備一同相陪。席間舉杯慶賀。感謝琴劍等相助之功。賓主盡歡而散。次日譚永清又陪着衆人去遊玩洛陽城內外的名勝之地。洛陽人民已都知道鄧家堡被破。七怪的毒焰平滅。莫不彈冠相慶。額手稱快。劍秋等留了一日。便要告辭。譚永清再三苦留。說鄧騏等尙羈禁獄中。須等候省中文書回來。然後可以明正典刑。此時恐防逃去的三怪要來劫獄。所以最好琴劍等衆人在此多留數天。但是琴劍急欲上崑崙去謁見禪師。無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九回

二六

心耽擱。劍秋便問薛滕二人暫留此間如何。薛煥本不一定要同上崑崙。遂勉強答應。且說以後要到蒙古去遊覽一番。玉琴忽然對薛滕二人說道：你們若到塞外，可否往龍驤寨走一遭。我自從離開那裏，心中也時常想起。前次我們在山東道上曾與李天豪夫婦相逢一面。但是兩邊匆匆過去，沒有多談。還有那個鬍子字文亮，多麼豪爽。他們都是草莽奇人，革命志士。你們可以和他們相聚。說我等將來或要再去。又有螺螄峪中的袁彪夫婦，以及歐陽弟兄、法空法明兩個和尚，也是江湖豪傑。你們不到龍驤寨，可往螺螄峪。薛滕二人聽玉琴說了許多話，什麼李天豪咧、宇文亮咧、袁彪咧，都不知是何許人物。薛煥便



說道。承蒙指示。我們也很想去走走。但不知姑娘所說的龍驤寨和螺螄峪在什麼地方。我們都不認得。如何好去相見。玉琴笑道。不錯。待我再來告訴你們罷。那龍驤寨是在張家口外分水嶺後。那地方山嶺重疊。林木叢雜。非常幽險。你們外頭人恐怕要不得其門而入。到了那裏。如遇見寨中人。只要說起我們二人的名字。他們便會領你們進去的。至於那個螺螄峪是在山海關外。赫赫有名的。容易尋找。薛煥道。好的。將來那兩處我們總要去玩玩。於是劍秋、玉琴、雲三娘帶了陳景歐。一同向譚永清、公孫龍、薛煥、滕固等告別。譚永清送上三百兩程儀。劍秋受了一半。譚永清又因景歐沒有坐騎。便送他一匹白馬。四人



遂辭別而去。薛滕二人便留在衙中。和公孫龍一起盤桓。夜間依然嚴防。可是並無人敢再來下手。譚永清把以前知府失去的印信留着。稟報與上峯知曉。等到文書回轉。便將鄧騏綁赴十字路口。斬首示衆。法藏遠戍青海之地。其他衆人大都是婦女老孺。一齊從寬發落。地方上都稱道賢吏不置。從此洛陽四郊盜匪斂跡。市廛安謐。七鬯不驚了。且說琴劍等離了洛陽。向崑崙進發。景歐是個書生。不慣超乘。如何追隨得上。在琴劍等已跑得慢了。他還是夠不到。稍一加快。便要墮馬。走了一天。趕得路程很少。琴劍等覺得十分累墜。到得客寓。玉琴便嚷道。陳先生是不會騎馬的。崑崙山又是距離很遠。照還樣子騎着老



爺馬趕路不知何時方能跑到崑崙不要把我氣悶死了麼。雲三娘也笑將起來。說道。可惜我沒有你師傅的本領。學得縮地之術。好使你們早些上山。免得趕路。景歐聽了十分慚愧。劍秋道。琴妹不要發急。我有一個辦法。明天趕路時。陳先生可以坐在我的馬上。我好防護着他。一馬雙馱便好加鞭疾馳了。玉琴點頭道。你這個辦法倒也很好。於是次日他們動身時。劍秋便讓景歐坐在他的馬上。自己坐在後面。把行李繫在那頭空馬上。牽着同跑。這樣便快得多了。趕了兩個多月。已到得崑崙山。景歐一向在書上聞得崑崙之名。現在親身到了這地方。果然山勢雄壯。巍峩連峯。際天草木蔽道。杳不知其所窮。四人一路



上山指點風景。琴劍等別離此地很久。舊地重來。覺得青山如含笑相迎。穿過一個林子。忽見那邊石壁之下。草中正蹲着一頭獅子。毛髮蓬鬆。聽得馬蹄聲。人語聲。把他驚起。吼了一聲。山谷震動。便張牙舞爪的向他們撲來。坐下的花驢龍駒等都嚇得返身亂跳。玉琴知道這就是山上的鎮山神獅。恐怕不認得他們了。不得不按着劍防備。雲三娘却嬌喝一聲。那獅子似乎有些懂得。頓時縮住身軀。斂戢神威。立在一旁。目光炯炯。對着他們。瞧着雲三娘。又對他說道。神獅。你可認識我們。休要無禮。獅子聽了他的話。回身便走。雲三娘笑了一笑。也就照常上山。那獅子只在前邊隔開百十步走着。不時回頭向他們看。這時



山上忽走下兩個青年的和尚。見了他們，帶笑說道：師傅聽得神獅的吼聲，知有客來，教我們出來迎接。果然是雲師和師兄師妹等到了。玉琴看時，正是樂山樂水二沙彌，十分喜悅。樂山樂水走上前，向雲三娘等行過禮後，劍秋道：我等現在一起上山。一見禪師，山色依然，天風拂襟，從紅塵十丈中到此，覺得襟懷一清。你們在山上跟着師傅，真好福氣。樂山笑道：我們在山已久，倒也慣了。你們恐怕過不慣這冷冷清清的生活罷。於是二人領着他們前行。那神獅已走開去了。樂山瞧着他們的坐騎，說道：此去山徑狹窄，且有幾處險要，騎馬不能過去的。雲三娘道：我也曾這樣想，不過沒有安排處。如何是好。樂山道：不要緊。



的。這裏相近有個藥師菴，菴中的住持慧通和尚，和我們彼此都是相熟的。你們的坐騎可以寄養在他處，以備他日之用。劍秋道好的，於是樂山樂水便向右邊走去。四人下了馬，牽着坐騎，跟着同行，轉過一個山壁，見前面一道小山坡，松林駢列，都是參天老樹，枝葉蒼翠可愛。劍秋等來到山坡上，俯視山下，已有些白雲，如棉絮般浮在山腰，遠遠地有個圓鏡，平鋪林表，大約便是山下的天池了。西望雪山，崔嵬刻削，數十百個峯頭，好像爛銀的兵器，矗列着。緜亘杳渺，不知其幾何里。有一二蒼鷹，盤旋作勢，飛上山坡來，橫掠他們的頂上而過。琴劍二人看了，不禁想起那頭已死的金眼鵬，很是悲悼，行行重行行，走上山。



坡見迎面有個六角小亭。亭上有一塊小小匾額。上寫着清心澄慮四個金字。那亭子已有些圯壞。還可供人休息。轉過亭子。見前面山壁之下。綠蔭叢中。有一道小小黃牆。牆上有六個南無阿彌陀佛斗大的字。樂水指着說道。藥師菴到了。玉琴見那藥師菴背山而築。菴後峻壁摩天。那凌空的山石。怒者如虎鬥。高者如鳥厲。突者如虬龍之攫人。傾欹者如牛羊之臥地。其狀不一。不由喝聲彩道。好個地方。衆人走到菴前。見一個老和尚。正在菴門前。代一頭美麗的鹿。洗刷上下身上的毛。樂山便喊道。慧通老和尚。可好。慧通見了他們。也走過來說道。禪師好久不到這裏來了。這些客人打從那裏來的。樂山道。他們也是同



道。上山去謁見禪師。只是有四頭坐騎阻礙着。不能同去。意欲寄存在貴處菴中。不知可能允許。慧通老和尚便道。可以。可以。出家人與人方便。便是自己方便。衆人都向他致謝。樂山樂水便將花騎龍駒等交與慧通卸下的行旅。由二人代携着。慧通安請衆人入內小坐。雲三娘說道。我們急欲去見禪師。這裏不打擾了。說罷。衆人別了慧通。離了藥師菴。回身向原路走轉。曲折盤旋而上。走了幾十步路。聽得水聲潺潺。前面乃是那條又闊又深的山澗。橫阻去路。樂山樂水輕輕一躍。早已過去。雲三娘玉琴也跟着越過澗去。惟有景歐眼瞧着。急湍奔流。無法飛渡。劍秋笑着對他說。這不要慌。我帶你過去。遂將景歐一把提



起夾在脅下。聳身一躍早跳過了那山澗。又穿過山洞。從峻險的石磴走上去。方纔到得碧雲崖。天風吹人欲倒。景歐到此。便覺得天地的偉大。宇宙的神秘。一切俗念早已消盡。劍秋指着前面的黃牆頭。對景歐說道。到了到了。還便是碧雲寺。一明禪師卓錫之處。你能到得此間。煞非容易。可謂有緣。此時景歐只覺得十分興起。一齊走到廟門。樂山樂水前引。步入山門。玉琴瞧着兩旁四金剛神像和彌勒佛。與以前一般無異。又走到大雄寶殿。忽然廊下跳出一頭巨獒。要咬景歐。幸虧樂山喝住。此時有幾個火工。見了雲三娘玉琴劍秋。都走上前叫應。說禪師正在後邊忘機軒中等候了。樂山樂水把行李放過一邊。同着



衆人走到裏面軒中。一明禪師正焚香默坐。一見衆人到來。掀髯大笑。起身相迎。劍秋玉琴見了禪師。先拜倒在地。禪師一邊將他們扶起。一邊和雲三娘相見。便問景歐是誰。景歐便向一明禪師拜倒。告訴自己到山上來的意思。雲三娘在旁也代他介紹。一明禪師笑道。我自收得玉琴爲徒後。好久不收弟子了。現在你既然如此誠懇。我就破格收取。太約你天性純孝。必能造就景歐聽了。又向禪師拜謝。禪師便請大家坐下。對玉琴說道。自從在山東和你別後。又已好多時候。你也較前長成得許多。難得不忘記我。重到這裏來。且聞你大仇已復。可喜可賀。劍秋幫着你做了不少俠義的事。可謂良伴。說到良伴時。掙着銀



善向玉琴微笑。玉琴低倒頭不嚮雲三娘把大破天王寺的情形以及自己伴他們到此的經過。一一告訴。禪師只是點頭。又向琴劍二人詢問一二。琴劍二人小心翼翼地對答。談了一刻。雲三娘又問起虬雲長老。一明禪師道。他却很好。深居簡出一心修道。比較我進步得快了。於是又引他們去見虬雲長老。虬雲長老不喜多談。見了他們也很淡漠。沒有幾句話說。衆人也就退出。到晚上一明禪師端正一桌素筵。爲雲三娘洗塵。劍秋玉琴景歐樂山樂水五人在旁侍宴。席間雲三娘談起峨眉派怎樣作惡多端。且和自己的崑崙一派有仇視之心。怨仇漸結漸深。說不定將來要有一番大大的衝突。一明禪師嘆道。金光



和尚爲人尙好。劍術也很高妙。可惜他收的門徒都非善類。反而有累於他。併且他又容易聽信人言。所以壞了名聲。不知自省。而怨恨人家。有何益處呢。雲三娘又將琴劍二人訂婚的經過告知禪師。問他贊成不贊成。禪師哈哈笑道。好將秋水崑崗劍。長伴瑤臺碧玉琴。我也早有此心。既然師妹做了大媒。作主代他們訂了婚。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了。我當然十分表同情的。玉琴這一次下山。所作所爲。全憑着他的天性發揮。十分得當。使我很是快慰。玉琴聽了伊師傅的說話。既感且愧。中心感激。一明禪師也講些他雲遊所見的奇聞異蹟。衆人聽得津津有味。散席後。雲三娘。琴劍等都有空室。供給他們居留。大家各自



道了晚安，回房安寢。玉琴在山上住了數天，便請一明禪師教導更深的劍術。一明禪師又指教了好些，玉琴早晚鍊劍，頗有心得。劍秋也跟着雲三娘求教。至於景歐，先由樂山樂水教授的學習，這樣的武功，景歐雖是個怯書生，倒也很能耐苦用心。侍着一明禪師閒話，忽然樂山樂水引着一個年輕的女子走來，說道：徒弟們方纔奉了師命，有事下山去，却遇見這位姊妹。正在尋問碧雲寺，問訊之後，方知是從雲師家裏來的，要見雲師，所以領到這裏。此時劍秋對那女子仔細看了一下，便喊道：你不是桂枝麼？何事到此？桂枝見了劍秋，也道：你是不是劍秋？



先生別離多年。幾乎不認識了。雲師可在這裏。我有要緊的事找伊。劍秋道你來得不虛。伊正在這裏。且先拜見了一明禪師。再說。便引伊向禪師參見。方纔拜罷。立起身來。雲三娘已聞聲而至。便問桂枝千里迢迢。何事到此。家中可好。桂枝一見雲三娘。便拜倒在地。放聲大哭。衆人見此情景。非常驚訝。連雲三娘自己一時也摸不着頭腦。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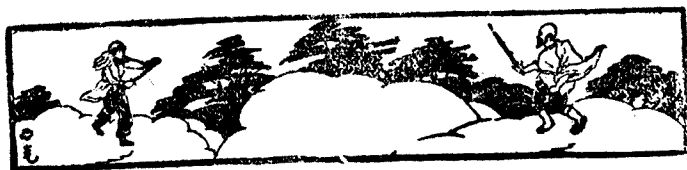
〔評〕

此回先從鄧家堡叙起。交代明白。且多迴照前事。提醒讀者不少。

大破鄧家堡前。廻環曲折。生出許許多多文字。至此乃有歸結。



筆力甚勁，但處處最易與韓家莊天王寺等相犯。今因鄧
騏行刺之故，遂分出兩路，一攻一守，此文章避複法也。
鄧家堡一場大戰，寫得筆酣墨飽，羅羅清楚，而玉琴尤顯
神勇。作者筆下，真是賓主分明。
重上崑崙，景物依然。讀此回最好先讀過初集，方知作者
筆無虛漏。大戰之後，有此蕭閑文字，使文氣爲之一舒。



荒江女俠三集第九回



第十回

情海生奇波真歎僞歎
新房演悲劇是耶非耶

雲三娘見桂枝對伊哭泣。知道事情不妙。便道：桂枝，你不要哭。究竟爲了何事。快快實說。桂枝含淚說道：老太太已被人殺死。家中也被人佔去了。雲三娘聽了。大吃一驚。道：怎麼我的嬌母平白地被人家所害麼。究竟是那一個吃了豹子胆。來和我家作對。桂枝你也總算有些本領的。爲何如此不濟事。快快告訴我。桂枝瞧着兩旁的劍秋玉琴樂山樂水。却漲紅着臉。吞吞吐吐說不出什麼。雲三娘便將伊一把拖起。說道：你跟我到那邊房裏去細說。桂枝便跟着雲三娘走去。隔了好一刻時候。還不



出來。劍秋玉琴和樂山樂水便走到後邊去散步談談劍術。等到他們回進來時。見雲三娘和禪師一同坐着。桂枝立在旁邊。雲三娘面有淚痕。很是不悅的樣子。見了琴劍二人便說道。你們好好在此。我明天便要和你們離別了。劍秋說道。弟子冒昧要問我師。府上出了怎樣大的禍事。敢是有什麼仇人尋釁。弟子願隨我師同去效犬馬之勞。玉琴也道。弟子也願跟隨雲師前往。雲三娘搖搖頭道。嶺南路途窈遠。你們何必多此一番跋涉。況且此事我自信一人足以了之。那時倘然我在家中。決不容那賊子猖狂如此。可惜我的嬌母竟死於非命。說罷嘆了一口氣。一明禪師也嘆道。這也是一重冤孽。三妹不必過事憂悶。



琴劍二人見雲三娘不肯說出這事情，又不要他們同去，也不敢多問。劍秋雖然是雲三娘的門下，却也茫然不知。祇料想必然有什麼宿仇相報而已。次日雲三娘帶了桂枝，先到虬雲長老那裏去辭別，然後和一明禪師等告辭，禪師送至寺門外。劍秋玉琴樂山樂水，却送下碧雲崖，又到藥師菴那裏去取了雲三娘所坐的棗騮馬，又因桂枝沒有坐騎，便取景歐騎來的白馬坐了。劍秋等再要相送，雲三娘止住道：「送君千里，總須一別。他日當有機會重見。願你們前途佳美，說罷。」便和桂枝跨馬下山而去。玉琴劍秋和雲三娘追隨時候甚多，以前寶林寺韓家莊天王寺鄧家堡諸役，尤得雲三娘的臂助，而雲三娘待他們



情義深厚。絕不以師禮自居。所以此次判袂。未免黯然魂消。直望到雲三娘二人的影蹤不見。方纔悵悵地回上山去。依玉琴的意思。很想在山上多住數年。修練一番。但是一明禪師曾對二人說道。你們非出家人可比。還須出去走走。將來要擇一個相當時期。代你們成婚。借此使同道一叙。以後你們自有去處。此時且不必急急動什麼棲隱巖谷之思。琴劍二人聽了。只得唯唯稱是。又隔了旬餘。忽然飛雲神龍余觀海上山來了。琴劍二人見過禮後。十分快活。余觀海道。我到關外去走了一遭。很覺無聊。想起你們在此山上。所以也趕來看看。且和師兄睽違已久。也十分記念。一明禪師笑道。余師弟。你已數年不到這裏。



來了。一向在外東奔西走。好不疏散。近來酒量可好。余觀海笑道。不可一日無此君。那一天我會不喝酒呢。不過在張家口之後。遇見了一個對手。便是那個矮冬瓜。聞天聲了。便將醉鬧太白樓的一回事告訴禪師。一明禪師聽了。也覺得好笑。余觀海也問起雲三娘。一明禪師說雲三娘爲了仇人尋覓。所以趕回嶺南去了。劍秋玉琴又將他們如何訪宋彩鳳不遇。以及誅滅鄧氏七怪的事約略告訴他聽。余觀海忽然說道。你們要尋找的宋彩鳳。可是母女二人。伊家母親名喚雙鈎寶氏的麼。玉琴說道。正是。師叔怎會知道。余觀海道。此番我從關外歸來。曾在打虎山的地方遇見他們。大家說起來歷。方纔知道他們母女。

倆就是你們要找尋的。誰知他們也在找你。曾到荒江去白跑一趟。我遂把你們的行蹤告知他們。現在他們到京津一帶遊玩去了一明禪師聽了余觀海的話。便道。你門要去找他們麼。玉琴不嚮一明禪師道。你們也可以下山去走走。以後我們當再重會。余觀海道。不錯。我此來想偕師兄同往大同走一遭。我們一走。你們在此便要無聊。不如也去罷談。一刻話。余觀海又去問候虬雲長老。這天晚上虬雲長老有興便一同到軒中來陪伴余觀海喝酒。玉琴從來沒見過虬雲長老走路的。因爲他兩足已廢。祇有一隻獨臂比較薛煥格外殘廢得多。但是虬長老移步時也不用他人攙扶。祇將獨臂用一根絕細的紫





竹一點一點的走得和常人無異。可見他功夫之深了。這夜大家喝了許多酒。余觀海喝得獨多。早已醉倒。一明禪師便教樂山樂水扶着他去安寢。次日早上。琴劍二人因爲余觀海和禪師卽日便要動身。所以他們也將行李端整好。又過了一天。一明禪師便對二人說道。今天我要陪你們的余師叔同走。你們也跟我們行罷。二人同聲答應。便去辭別虬雲長老。帶了行篋。跟隨禪師和余觀海一齊動身。樂山樂水和景歐送出寺門。不勝依依之情。玉琴劍秋下得碧雲崖。想起了他們的坐騎。他真明禪師又到藥師菴去取了花驢龍駒。但是因爲禪師等沒有坐馬。所以他們也不敢騎。坐下了崑崙山。一明禪師回頭對二

人說道。你們既有代步。不妨乘坐。我們是走慣的。待我一用縮地之術。早些送你們到潼關。何如玉琴喜謝道。師傅既用縮地術。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我們也不必騎坐了。於是一明禪師用起縮地術來。兩旁山林都倒退過去。四人跑得非常迅速。一些也不覺費力。在夕陽銜山的時候。那峻險的崱山已在面前。原來潼關已到了一明禪師便和他們向一家旅店借宿一宵。次日起身。禪師便對二人說道。我已送你們至此。要和你們分散了。願你們好好去罷。你二人的婚姻我也放在心中。到時必代你們做主。好使你們早享琴瑟之樂。說罷微微一笑。余觀海也嚷道。不錯。我早晚也要來道賀的。這一杯喜酒不可不喝。那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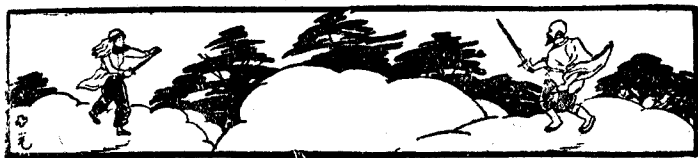
候你們別的不要忙。只要代我預備一百斤好酒。夠我老余暢飲就好了。說得玉琴有些不好意思。低垂粉頸。默默無語。一明禪師便付了店飯錢。和余觀海先去了。玉琴劍秋也就坐上花驢龍駒。動身向京津啓行。趕了幾天路。已到洛陽。二人很惦念公孫龍等。便進城到府衙裏來探望。公孫龍和譚永清見琴劍二人到來。十分喜悅。大家見面後。各問別離情況。琴劍二人始知薛煥勝固在此住了一個半月。業已動身北上。公孫龍由譚永清保荐。任了本地遊擊之職。二人在衙中耽擱一宵。譚永清張筵款接。賓主之間十分融洽。譚永清的意思要留他們多住數天。但是玉琴急於趕路。所以二人別了譚永清和公孫龍。卽



就上道渡過了黃河。早晚趕路。這一天來到湯陰縣。天已垂暮。二人便找了一家旅店住下。黃昏後。老天忽然下來雨來。二人坐着閒談。玉琴帶笑對劍秋說道。我們本來要找尋宋家母女。却到洛陽去破鄧家堡。生出不少岔兒來。現在却已趕回原路。真個是爲誰辛苦爲誰忙。劍秋瞧了玉琴一眼道。爲誰呢。這却要問琴妹自己了。玉琴笑道。當然爲的是曾毓麟和宋彩鳳二人的一頭姻緣。我已向毓麟說過。以蹇修自任。那麼無論如何。必要把宋彩鳳找到。使我的許願可以實踐。而我的心事也可以放下了。劍秋道。琴妹正是多情。恐怕人家的心理不是這樣。那麼琴妹又將如何呢。玉琴聽了劍秋的話。面上不由微微



一紅。伊本來是側着身子坐的。現在把身子旋轉來。又向劍秋說道。你又要來譏笑我了。前次在曾家莊的時候。都是你發生了誤會。鹵莽行事。累我也急得沒法想。竟爲了你。不別而行。如今追想起來。也覺得難以爲情。只因我素性喜悅說什麼就做。到什麼。所以不惜奔走。要去尋覓宋彩鳳。難道你還不知我的心麼。人家的心理。你又怎樣會知道的呢。說時面上帶着三分薄嗔。劍秋笑道。琴妹的心。我那有不知之理。我說人家的心理。不是這樣。是指宋彩鳳而言。假使宋彩鳳和琴妹一樣。別有所契。不用妹妹做媒。那麼毓麟先生的婚事。豈非又是鏡花水月。而琴妹的一番美意。也有負了嗎。玉琴道。各盡其力。成與不成。



這却未可預必。不過我總要和宋彩鳳談過。方纔可以交代過去。劍秋道。我也希望宋彩鳳能夠答應這件事。可使曾毓麟稍得慰情。你想我們在他家中。大家都是不別而行的。使他多麼失望。以後見面時。教我們怎樣說法。怎樣表明呢。玉琴托着香腮。聽劍秋說話。望着燈光。沉思了一會。不由嘖的一聲笑。將出來道。曾毓麟的爲人。雖然懇摯。未免太近於愚了。他對於我的希望。以前在遇雨借宿的時候。已懷有這種癡心。然而我已向曾母很堅決的回絕過。不料二次重逢的時候。他依然對着我。鏗而不捨。把他的情意不絕地灌注到我身上。無怪要使你生疑心了。但是我總怪你萬事總應該向我聲明。問個究竟。怎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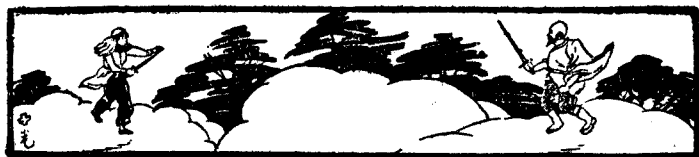
可以拗起氣來。悄然一走。併且你留給我的書信。其中大半是負氣之語。教人看了。當有何種感想。所以我要說你不知我的心理。劍秋笑道。我也只怪自己鹵莽。爲血氣所驅使。險些對不起琴妹。至於琴妹的心。我怎會不知道呢。玉琴笑道。恐怕在那個時候。實在有些不知道。不然又何致發生誤會。現在我的心跡。既已對你表白清楚。然而對於曾毓麟。却沒有交代。所以總想找覓宋彩鳳。把這事成全。你此時還要說什麼爲誰辛苦爲誰忙。說至此。不覺微微嘆了一口氣。劍秋道。哎呀。我是不會說話的。你不要錯怪我啊。玉琴把一隻手徐徐放下。說道。我爲什麼要怪你呢。只要你明白我的心便了。劍秋笑道。明白明白。前

言戲之耳。幸勿介懷。於是玉琴也就不再分辨。聽窗外雨聲淅瀝。那雨下得越發大了。二人面對面的靜坐了一刻。玉琴說道。若然明天雨點不止。我們只好在這裏多耽擱一天了。劍秋道。恐怕這雨不是一天二天的罷。玉琴道。那麼如何是好呢。說罷立起身來。打個呵欠道。今晚我有些疲倦。要早睡了。劍秋道。左右沒事。不妨早些安眠。室中有東西二榻。於是琴劍二人解下寶劍。脫去外衣。各據一榻而睡。劍秋睡在榻上。不知怎樣的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聽聽玉琴鼻息微微。已入睡鄉。自己睡了許多時候。雖然合上了眼皮兒。却是夢也不會做得一個。又聽窗外雨聲漸小。簷漏聲却依舊滴個不止。深巷寒犬吠聲若





豹想起了曾毓麟。又想起以前在曾家莊一幕事情。腦海中盤旋着不釋。隔了良久。好不容易屏去思念。朦朧睡去。忽聽窗外一陣足聲。店小二走來叩門。劍秋連忙起來開門。喝問何事。驚人睡夢。店小二答道。外面有客求見。故敢驚動。劍秋道。咦。此時此地有什麼客人。快請相見。店小二回頭說聲。先生來罷。便見庭中走來一人。踏進房中。向劍秋深深一揖道。劍秋兄。別離多時。思念無已。今日重逢。幸何如之。劍秋向他細細一瞧。燈光下見那人丰姿清秀。翩翩少年。衣服華麗。態度斯文。正是曾家村的曾毓麟。心中不由一呆。便道。原來是毓麟先生。打從那裏來。怎的在此遇見。巧極巧極。遂請曾毓麟坐。又去將玉琴喚起。玉琴



瞧着曾毓麟，彼此相見，却露出嬌羞的樣子。劍秋見玉琴霞飛雙頰暗想，你和曾毓麟又不是第一次見面，一向很是仇爽的。怎麼今夜却有女兒態呢？曾毓麟便帶笑對琴劍二人說道：我自從二位不別而行之後，無時無刻不住思念之心，尤其對於玉琴妹妹，更甚伊人之思。知道你們到崑崙山去的，所以我不辭跋涉，取道西行，要上崑崙山與二位重逢，不想半途到此，也寄宿在這個旅店中。方纔瞧見水牌上有劍秋兄的大名，知道二位也在這裏，喜不自勝，所以雖在夜半時候，不顧驚人好夢，特來拜揖。劍秋道：前番的事情，我們倆對於曾先生實在抱歉之至，尚祈海涵，勿責。琴妹此來也因要力踐前言，找尋宋彩



鳳。要代先生玉成美滿姻緣。曾毓麟不待劍秋說完。却嘆口氣。說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事我已無心於此。還說什麼美滿姻緣。只好辜負美意了。像劍秋兄和玉琴妹妹。一對兒。真是所謂美滿姻緣。豔福不淺。令人羨煞妒煞。我是個癩蝦蟆。那有吃天鵝肉的希望呢。唉。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天長地久。此恨綿綿。說罷。又嘆了一口氣。此時玉琴却低着頭。不則一聲。劍秋聽曾毓麟的說話。語語雙關。明明是向玉琴訴怨道。苦。未免帶有輕薄之意。和以前的曾毓麟。宛若兩人了。心中不覺有些不悅。曾毓麟見劍秋神情淡漠。玉琴又不說什麼話。便立起身來。微微一笑道。我不該擾人好夢。自悔孟浪。我們有話



明天再談罷。便告辭出去。劍秋也不多留。說道好。我們明天再談。玉琴却扶着桌子目送毓麟出房。說道毓麟哥哥走好。我們明天會罷。劍秋聽玉琴對於毓麟這樣稱呼。未免過於親近。暗想你和我關係如此密切。訂婚以前。你稱呼我劍秋兄。訂婚以後。也是一個劍秋兄。我以為你性情豪爽。不比尋常婦女。所以也不在意。今番你見了曾毓麟。至多也不過稱呼一聲毓麟兄。却偏生喚起哥哥來。這是什麼意思。我真不明白。心中不覺有些憤怒。對玉琴看了一眼。見伊似乎很不高興似的。回到伊自己的榻上去睡了。劍秋想又是奇怪。沒有人得罪你。為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唉。我聞女子的心。好如輕薄桃花逐水流。很容



易變動的。玉琴玉琴，你如果心中仍戀戀於曾毓麟那麼索性對我實說。何必假猩猩作態。天涯海角。我岳劍秋都可去得。何必在此惹人討厭。本來以前我早已一走了事。讓他們二人可以成功一頭姻緣。偏偏玉琴又要追來。以致又有今天的事。正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想至此十分懊惱。也就回到榻上去睡。一覺醒來。天已大明。起身下榻。忽見那邊榻上空空如也。玉琴不知到那裏去了。不覺大吃一驚。連忙出去詢問店主。一個店小二迎着說道。那位方姑娘在天色方曉的時候。已同昨夜前來拜訪你們的一位先生一同去了。劍秋聽說。好似頭上澆了一勺冷水。又跑到外面廐中一看。玉琴的花驢和自己的龍駒。



早已影蹤不見。明明是他二人騎着去了。心中又是悲傷。又是氣惱。想玉琴和自己相處有年。也有很深的愛情。又蒙雲三娘作主爲媒。訂下婚約。有碧玉琴和翡翠劍二物交換爲證。千不該萬不該。伊現在對我一句話也不說。竟效紅拂夜奔的故事。和人家一同出走了。如此翻覆無情。那裏像我輩崑崙門下的劍俠。我倒要追上伊。問個究竟。看伊有什麼話來回答我。遂摸出身邊藏着的玉琴。把來一折兩段。拋在地上。跑到裏面。取了驚鯢寶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跑出店門。向前邊大路上飛也似的追趕。瞧見前面有個鄉人推着小車前來。劍秋便問道。請問你可曾瞧見有二個年輕男女。騎着驢馬經過這裏。那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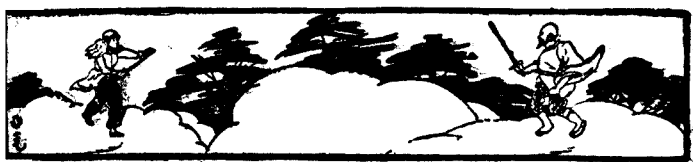
答道不錯。正有一對美貌的男女。像是新婚夫婦一般。打從前邊橋上過去。大約是回母家去的。劍秋聽說。又好氣又好笑。便加緊脚步。向前趕去。過了小橋。遙見前面玉琴和曾毓麟。正跨着一驢一馬。廝並着向前趕路。劍秋連蹤帶跳的追上前喊道。琴妹琴妹。你有話好說。怎麼今天。又是不別而行。我岳劍秋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啊。玉琴頭也不回。向毓麟騎着的龍駒後股上。打上二鞭。二人飛也似的向前跑去。劍秋一時追趕不上。總見他們二人在前。相隔百數十步。前邊的路漸漸狹小。且有許多樹木遮蔽。所以拐了一個彎。不見二人蹤影。他氣得肚子也幾乎穿破。跑了數十步路。見左邊樹林中有個小小



廟宇跑到廟前。見自己的龍駒和玉琴的花驢正空着鞍轡。在地下齧草。廟門却虛掩着。劍秋暗想原來你們却躲在這裏面。看你們再能逃到那裏去。便一脚踢開廟門。跑到裏面。見大雄寶殿之中。蒲團之上。玉琴正和毓麟一塊兒相偎相依的坐着。兩個頭貼在一起。正在喁喁情話。劍秋跑過去。喚一聲琴妹。玉琴依然不保。劍秋將伊的衣襟拉住說道。你怎麼不理我。難道不認識我麼。玉琴把身子一縮道。現在我與你脫離關係了。曾毓麟在旁也說道。姓岳的。休要多來纏擾。誰和你相識。劍秋心裏本來懷藏着一片妒心。滿腔怒氣。沒處發洩。此時見曾毓麟說話。怒不可遏。伸手將會毓麟一把提起。向庭中擲去。曾毓麟



的頭正撞在一塊尖角大石上。腦漿迸流。鮮血四濺。已一命嗚呼了。玉琴見曾毓麟被劍秋攢死。也勃然變色。對劍秋說道。你不該用這種殘忍的手段。把毓麟害死。我今必要代他復仇。拔出真剛寶劍。向劍秋當胸刺來。劍秋把手中劍攔住。說道。琴妹。你不要動手。忘記了我師雲三娘的說話麼。曾毓麟的死。自他自取之咎。這種輕薄的人。何必戀戀於他。不如仍同我一起走罷。玉琴不答。又是一劍刺來。劍秋只好和他交戰。但是祇有照架。並無回手。一步步的退出廟外。玉琴却惡狠狠的追來。劍秋退到樹林邊。脚下忽然踏着一個陷坑。撲通一聲跌將下去。嚇了一跳。說聲不好。睜開眼來。却見玉琴坐在他的榻畔。把手推



撼着他說道。劍秋兄。你怎樣夢魘了。有什麼不好。劍秋向四下一瞧。那裏有什麼廟。那裏有什麼會毓麟。原來是南柯一夢。夢中的情景却不好意思和玉琴實說。只得說道。我夢見一個鬼怪追我不捨。所以夢魘了。玉琴笑道。你一向不怕鬼怪的。以前我們在東海別墅捕鬼的時候。你也是非常勇敢。怎麼夢中倒怕起鬼來。劍秋也不覺笑道。這個就因是夢啊。於是二人又談了一刻話。各自安睡。明日起身。劍秋想起昨夜的夢景。有些愴。背地裏摸索身邊的碧玉琴。幸喜無恙。那天仍是下雨。二人不好動身趕路。祇得仍在旅店中耽擱一天。午後雨點漸小。聽得街坊上人十分鬧熱。大家走向東邊去。都說看審奇案去。琴



劍二人不知甚麼一回事，因爲天雨，也懶得去問訊。到旁晚時，只聽店主在外邊和家人大講奇案，二人聽得明白，但是又動了好奇之心，便將店主請進來，要他詳細告訴。那店主是個五十多歲的老者，微有短鬚，手裏拿着一根旱煙管，很是健談。一邊坐着吃煙，一邊把這案情詳告。原來在這湯陰城中，有一家姓彭的富翁，膝下祇有一位獨生子，名喚懷瑾，生得皮膚白晳，有子都之美。年方十七，自幼早已聘下本城憚家的女兒，名喚瑞芝。那瑞芝生得也是美麗非常，且善吟詠，夙有掃眉才子的雅號。一鄉之中，無不豔羨，却被彭家配得。雖然是天生嘉耦，可是外面妒忌的人，也很不少。彭翁抱孫心切，便擇了吉期，代他

兒子成婚。十分鬧熱。賀客到的不計其數。當晚還有演劇。一對新郎新婦。大家都是年輕貌美。好似神仙眷屬。誰見了不嘖嘖稱美。到了次日。依然設宴請客。餘興未盡。直到酒闌燈施。賓客四散。彭翁顧憐他的兒子。叫懷瑾。早些回房安寢。懷瑾走到洞房中。香氣撲鼻。紅燭高燒。新娘端坐在楊妃榻上。含羞低鬟。微窺姣容。恍如仙子。懷瑾坐了一歇。喜娘知趣。早輕輕盪開去。懷瑾正要閉戶安寢。忽然聽得外面有人喚他。便匆匆出去。新娘瑞芝方纔儘管低着頭。沒有勇氣去瞧伊夫婿的面龐。隔了一刻時候。見新郎回進房中。閉上房門。對伊微微一笑。吹滅華燭。擁抱着新娘到床上去。同諧魚水之歡。綢繆之間。瑞芝覺得夫





婿非常有力。似乎是個健者。心中也未免有些奇怪。但是伊早已不勝疲憊。酣然睡去。及至醒來。東方已白。回顧枕邊。夫婿却已不知去向。心中又覺得疑訝。剛纔披衣下床。忽聽外面哭聲大作。跟着許多脚步聲。跑到新房外面。新房却虛掩着。沒有關閉。衆人一擁而入。當先便是彭翁。淚容滿面。背後隨着幾個親戚和男女僕人。瑞芝不知何事。心中正在怙懣。彭翁帶着頓聲對伊說道。昨夜究竟是怎樣的事。怎麼我的兒子却赤條條被人勒死。拋在後面黑暗的陪弄裏呢。你總該知道的。快快實說。可憐我這塊心頭之肉。死於非命。豈不悽慘。說至此頓足大哭起來。瑞芝聽說。又是驚嚇。又是悲傷。也不覺掩面而啼。衆人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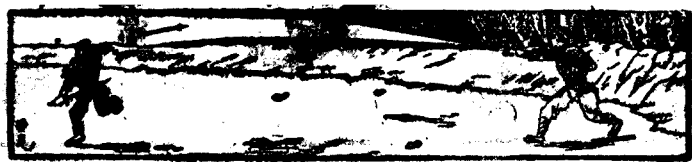
催伊快說。瑞芝沒奈何，便把昨夜的事詳細告訴。這時有兩個僕人，早已瞧見床後的箱籠都已打開，裏面的細軟東西都不見了。彭翁聽了他媳婦的說話，不覺驚奇道：「如此說來，那個再來的新郎，一定是那殺人的兇手冒充的了。好，他殺了人，劫了財物，又來淫人妻子。我兒子究竟和他有什麼深仇宿恨，而下此毒手呢？」遂連忙報官相驗，要趕緊緝捕兇手。湯陰縣親自至彭家察看，帶過新娘，細細訊問，疑心此案必定有什麼姦情。但知瑞芝素來是個守禮教的大家千金，不致有什麼愛昧的事。於是細問後來和瑞芝同睡的那人，有什麼特別不同之處。瑞芝說：「伊對於夫婿的容貌，也沒有認識清楚，身材似乎瘦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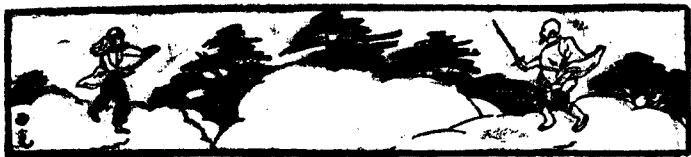
和先進來的彷彿無異。況且又是熄燭而睡。不能記得。惟有一處地方。與衆不同。可說是特別的。無意之中。觸着他夫婿的手。大姆指上多一個細小的駢指。大家都知道彭翁的兒子並沒有駢指。那麼兇手必然是個有駢指的人。彭翁纔想起他自己的遠房姪兒彭基。和他兒子的年紀相同。右手生着六指。昨夜也在這裏吃酒鬧房。晚上睡在書房裏。却一清早悄然而去。事有可疑。况聞他以前也羨慕瑞芝的美麗。曾央求父母請人到恽家去求婚。恽家嫌他家沒有產業。不肯允諾。彭基引爲憾事。咄咄書空。幾成狂癩之疾。現在一定他心懷妒恨。把我兒子殺死。乘此機會。達到他的獸慾。且新娘說兇手生有駢指。身材也



彷彿彭基身軀瘦長。若不是他還有誰呢。遂稟知湯陰縣立刻飭令差役趕至彭基家中捉拿兇手。彭基正在伏案苦思。擬一篇文稿。毫不費力的拘捕到案。湯陰縣遂叫他實招。彭基矢口不認。連稱冤枉。但是新娘瑞芝又羞又恨。又悲又氣。見彭基是個駢指。遂一口咬定是他。彭基雖然不肯承認。却也沒法辨白。彭翁要求湯陰縣速將彭基嚴刑拷打。以便招出口供。可以定罪。償他兒子一命。瑞芝也泣求湯陰縣把這案審查明白。但是湯陰縣十分謹慎。詳察彭基的面貌。不像行兇之徒。況且向旁人問得彭基一向是個循規蹈矩的書生。雖然以前曾愛慕過瑞芝。有求婚不遂的事情。然而也不致犯出這種殺人的命案。



恐怕其中尚有冤枉。不可不加意審慎。遂吩咐將彭基帶回縣衙暫行監押。待以後再加詳審。一邊命彭翁好好看住瑞芝。免得伊或要輕生自殺。彭基的父親趕來代兒子營救。無如有駢指爲證。總逃不了這個重大的嫌疑。一般人也以爲新郎必是被彭基所害。這個奇案傳遍全城。這天湯陰縣又傳聚人犯。詳加鞫訊。彭基總不肯招。而彭家翁媳又一口咬定彭基是殺人的兇手。審了一堂。仍無結果。看的人却不計其數。那店主就是其中之一了。他把這案情告知琴劍二人。猛力地吸着旱煙。琴劍二人沉思良久。說道。以普通情理而論。當然彭基是個兇手。因爲他的嫌疑很是確實。況且一時又尋不到第二個駢指的



人。天下也沒有這種巧事。但是從另一方面觀察起來。第一點。即使彭基妒恨新郎。害死了他。乘機和新娘求歡。那麼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何必要劫取新娘的財物。二則他犯了殺人的罪。應該高飛遠颺。豈有心緒握管作文呢。所以他也許是冤枉的。湯陰縣一時不肯斷讞。倒是個良吏。希望這案的真相早日破露。連我們過路之人也覺得早欲得知真情了。店主微微笑道。此案真是奇怪。據你們二位說來。那彭基是冤枉的。那麼又有什麼第二個生着駢指的人是殺人的兇手呢。玉琴又問道。近來在這城裏可曾鬧過盜案。店主道。半個月前。萬花街王姓家中。曾被盜去不少珍貴之物。至今還沒有破案。聽說是個飛賊。



來盜去的。因有門不開窗不啓。一些影縱也沒有。那個飛賊的本領可算得大了。但是一則爲財。一則爲色。二件案子是不相關係的。玉琴聽了。對劍秋笑笑。店主也就告退出去。到得晚上。琴劍二人正用晚餐。忽聽外面正有人和店主等紛紛講論。說湯陰縣此刻已另外捉到了此案的真正兇手。是個生駢指的少年。不但手上生着駢指。而且足上也有。奇怪不奇怪。聽說明日要當衆審問。不可不去一觀。琴劍二人聽了這個消息。又驚又喜。天下竟有這種巧事。正是無奇不有。但是那湯陰縣一時到那裏去捉來那個兇手呢。明天倘然不走。倒也要去看他一看。次日早上。仍有些濛濛小雨。玉琴對劍秋說道。我們今天不



走了。好去看看湯陰縣怎樣審這奇案。劍秋道好的。將近午時。雨已停止。陽光從雲中放射出來。像是天好的樣子。琴劍二人吃罷午膳。只聽街坊上走過的人。漸漸熱鬧起來。嘴裏都在談論那奇案。店主跑進來對他們說道。你們倆可要隨我一起去。看審奇案。聞得縣太爺今天特地在衙後廣場上審問。使大眾都來旁聽。看看這個殺人的兇手。你們想一個人生了六隻手指。又會生六隻足指。豈非奇怪。不可不看看了。玉琴道好。我們就跟你同去。於是玉琴劍秋跟了店主。走出店門。還有店主的。老妻和長子。一齊同行。走到縣衙後邊來。但見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大家都從一個狹小的門裏走進去。門口站着地方和許。



多差役。手裏雖然握着皮鞭，却很和氣的讓人進去。琴劍二人好得兩臂有力，排開衆人，從門裏擠進去。回顧却不見了店主等一千人，也就不去管他，大踏步走去。見好一個廣場，四邊都栽着柳樹。場中已立着五六百個觀衆，中間有一個高高的臺，臺上放着公案，大概是審問犯人的所在了。有幾個年輕的人都扒到柳樹上，或立或坐，登高臨下，十分得勢。所以許多柳樹上都探出着一個個人頭，祇有一株最高的柳樹，沒有人能夠攀援而上。琴劍二人便輕輕幾跳，已到了柳樹的上面，坐在粗硬的大枝上靜候。見門外的人仍似潮水般的擁進。店主夫婦也擠在人叢中進來，滿頭是汗，東張西望，好像尋找他們的樣

子二人不覺暗暗好笑。不消一刻。這個廣場上已擠滿了人。大概總有乙千四五百人左右。差役們便把小門關上。下了鎖。不許他人進來。但是等候多時。不見湯陰縣出來審案。大家都有些不耐煩了。忽然有一個差役跑到臺上。向觀衆大聲說道。今天對不起你們了。因爲縣太爺忽染微恙。不能坐堂。要明天再審這案件了。你們可以回家去罷。不過縣太爺有個命令。凡你們不論何人走出去的時候。須得伸出雙手。經過守門的驗視一下。然後可以通過。違者便不許走。衆人聽了這個說話。大家譁然而散。都要從這個門裏走出去。此時門邊站立了十多名捕役。手中各執着鉄尺短刀和繩索。聲勢嚴厲。衆人因爲驗視





雙手並非難事。所以樂得聽令。都伸出雙手。被捕役們看了一過。然後一個個放出去。這樣已走了五六百人。忽然有一個長身的少年。穿着一件紫醬色甯綢的袍子。相貌英武。走到門邊。不肯伸手出來。却硬要撞出去。捕役們攔住他。一定不肯放他走出。那人退後數步。瞧瞧旁邊的牆垣。都是風火山牆。十分高峻。但是牆邊的柳樹相隔不遠。便冷笑了一聲。對捕役們說道。你們不許我從門裏出去。難道我沒有別處可以走麼。便聳身一躍。如飛一般。躡到柳樹上。又從那裏跳上高牆。十分迅速。衆捕役不覺呆了。有幾個早喊道。不要放走了那廝。那人正要躍下的時候。忽然從那邊柳樹上躍出二條人影。如飛鳥般已到。



了牆上。

「評」

雲三娘雖爲書中之賓。却是賓中之主。寶林寺韓家莊天王寺鄧家堡諸役。無役不與。甚爲熱鬧。此時忽又生出嶺南一段變端。寫得隱約其辭。留爲後文地步。實亦借此遣去雲三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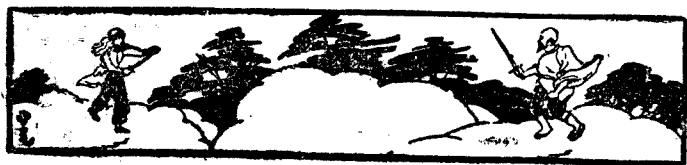
雲三娘去而余觀海來。藉此微逗寶氏母女之消息。而琴劍遂離崑崙矣。處處映帶前事。亦卽處處提醒讀者。便覺全書線索清楚。

重提曾家村事。加寫雨聲極妙。玉琴胸無渣滓。純爲感情



所驅使。雖以劍秋相知之深。而不能多諒。吾爲女俠徒呼
負負矣。

情海忽生奇波。真是讀者意想不到之事。寫來極情悅迷
離之致。末後輕輕一點。方知是夢。意境甚妙。



荒江俠俠三集 第十四回



第十一回

深林追草寇誤中陰謀

黑夜登烏龍甘蹈虎穴

這兩條人影是誰。不問而知是玉琴和劍秋了。原來二人聽了差役的傳令。心中十分奇訝。知道這事並非偶然。另有什麼蹊蹺。所以端坐在柳樹上不動。瞧着下面的觀衆。一個個走出去。經捕役們察驗手指。暗想這不是相面。倒是相手了。有些好笑。忽見那個長身的少年。不肯給捕役們看手。却施展本領。逃上高牆。想要逃走。二人那肯袖手旁觀。所以也躍上高牆。去捉拿那少年。那少年見有人追至。並不逃下。因爲一則下面並無接足之處。二則擠滿着許多人。有幾個捕役。已高舉着鐵尺。在那



裏等候他逃下。所以他回身從牆上逃去。琴劍二人在後緊追。那人行走如飛。已轉過了那一道風火山牆。旁邊便有一帶民房。那少年飄身而下。跳至民房上。急急逃遁。琴劍二人也追至民房。許多捕役見有人相助。大家在下面跟着追奔。高聲吶喊。以壯聲勢。琴劍二人追過了十幾家屋面。已趕到那少年的身後。少年知道逃走不脫。便回身相迎。拔出腰間短刀。對二人喝道。你們是誰。敢來和我作對。先吃我一刀。說罷。飛起一刀。向玉琴頭上砍下。玉琴也拔出寶劍迎住。劍秋把驚鯢劍揮動。一全向那少年刺擊。那少年不慌不忙。一柄短刀上下翻飛。和二人戰了數十合。漸覺不敵。被二人的劍光圍住。不能脫身。劍秋得



個閒隙。讓少年一刀劈進來。把劍向上一攔。乘勢使個飛魚掠水式。一劍削去。只聽那少年喊了一聲啊呀。那一隻握刀的右臂。竟被劍秋的寶劍砍了下來。幾乎脫離兩起。忍不住疼痛。身子一晃。從屋面上骨碌碌的滾下地來。給捕役們擒住。琴劍二人也就放劍入鞘。很得意的笑了一笑。一齊輕輕躍下。大眾都趕來圍住瞧看。見那少年右臂早被劍秋砍落。鮮血淋漓。地上滴着不少血。那捕頭把他的左手拉出來一看。見大姆指上多着一個小小的駢指。想不到天下竟有這種巧事。那人情虛圖逃。又敢拒捕。一定和此案有關的。捕頭又不知琴劍二人是何等樣人。遂向二人感謝協助之力。且問姓名。要請他們同到衙



中去坐坐。二人不欲多生麻煩。便說道。我們是路過這裏的。一時有興。前來看審奇案。見那人不服命令。上屋逃遁。所以相助。你們將他捉住。現在你們可以帶他到衙中去細細審問。也許他就是個殺人的真兇手。此案或可水落石出了。說罷。二人便分開衆人。走回旅店去。那些捕役遂把那少年帶去。街坊上看的人十分驚奇。大家又沸沸揚揚的講起這事來。琴劍二人回到店中。坐着休息。玉琴對劍秋說道。那少年本領固然不錯。但是他無故拒捕。已猜疑到他不是好人。現在發見了駢指。此人倒有十分之九是此案的兇手了。劍秋道。是那湯陰縣。今天所以在廣場揚言審案。到後來稱病不審。及令觀衆出去時。要



驗手指這明明是他用的計策。借此引誘兇手。生了好奇之心。使他也來觀看。自投羅網。果然那魚兒上了鈎。不過若沒有我們在場時。恐怕那些捕役都是酒囊飯袋。毫不中用。仍舊要被。他逃去的呢。玉琴道。兇手已獲。那麼那個姓彭的書生可以無罪了。聽訟這件事是十分萬難的。幸虧湯陰縣持重多慮。換了那個蔡師霸。說不定那個姓彭的早已做了刀頭之鬼。二人正說着話。店主等也已回轉。店主聽得二人的聲音。忙走進來對二人連連作揖道。二位真是英雄豪傑。在屋上行走如飛。今天若沒有二位相助。恐怕那個兇手也捉不到的。佩服佩服。不知二位從那裏來。到那裏去。二人甚是直爽。約略告訴了幾句。店



主在晚上特地端正了酒菜。宴請二人。店中伙計也紛紛傳說出去。格外把二人說得光怪離奇了。次日琴劍二人見天色仍有些不好。一刻兒晴。一刻兒雨。難得逢着這種天氣。出門人殊覺不便。於是多留一日。這天下午湯陰縣真的坐堂審訊了。店主等又要去看個究竟。問琴劍二人去不去。二人道。我們不去了。少停等你回來聽消息罷。傍晚時店主回來。果然跑到二人這邊來報告。說那少年果是此案的兇手。而且是個江湖上的飛行大盜。以前萬花街王姓的竊案也是他做的。一切直認不諱。他姓勝名萬清。別號粉蝴蝶。一向在河北河南做那勾當。此番到湯陰來盜了王姓之物。見本地捕役毫無能力。所以膽子



愈大。不肯就走。恰巧彭翁娶媳。鋪張揚厲。遠近皆知。所以他生了覬覦之心。在那天也趕到彭家。瞧熱鬧。見新娘姿色豔麗。動了淫心。而且又聞得新娘的粧奩甚富。因此他決計下手了。但是在當天耳目衆多。通宵鬧熱。無隙可乘。次日黃昏。他就悄悄地在新房的屋面上等候。後來見賓客都散。新郎也閉門安睡。遂輕輕躍下。故意在門外喚了一聲。誘新郎到陪弄中。把他用手勒斃。剝了他的衣服。換上自身。便跑到新房裏。假充新郎。向瑞芝求歡。可憐瑞芝那裏防到這一着。竟發生了天大的禍事。他乘瑞芝睡着的時候。便去開了箱子。把值錢的珍貴首飾。一古腦兒帶了去。却不道因爲駢指的關係。害了無辜的彭基。



他得意洋洋。以爲有人替死。再也不愁破案。所以逗留着。沒有他去。不料那捉到第二個生駢指的兇手消息傳出後。使他生了好奇之心。一想自己是個生駢指的人。難得彭基也是駢指。現在怎麼又來一個駢指的人。不信替死鬼竟有如此之多。真是一時覓也覓不着的。所以他也來看審。却沒有想到這是湯陰縣用的計策。好賺兇手出來。他果然上當。被人捉住。也不想抵賴。於是老實認罪。此案的真相也就大白。彭基得以釋放。勝萬清便定了死罪。下入監獄。人心大快。琴劍二人聽了。也覺爽快。但很代那新娘可憐。一夜新婦竟鬧出了如此奇案。新郎業已慘死。教伊一個人淒淒涼涼的哀吟黃鶻。苦守柩舟。未亡人



的歲月怎樣過度呢。店主又說聽人傳言。那新娘自怨紅顏命薄。將要帶髮修行了。二人聽着。又嘆了一口氣。到得次日。天色已好。二人急於趕路。遂付清了旅資。別了店主人。一齊上道。離了湯陰縣。向衛輝府進發。跑了兩天。遠遠見山峯高峙。地方甚是荒野。忽然後面塵土飛起。有二騎疾馳而來。二人疑心有盜。便勒住坐騎。等待頃刻之間。已到面前。瞧見兩匹馬上坐着兩個藍袍少年。腰間各佩着寶劍。滿面風塵。收住坐馬。向琴劍二人拱拱手道。二位可是上衛輝府去的。劍秋答道。正是一個面圓的帶笑說道。好了。我們有了同伴了。劍秋便道。你們上那裏去。面圓的答道。我們是弟兄二人。姓蔣。我名猛。又指着那個少



年說道。他是我的兄弟名剛。我們是南陽人。有事北上。要經過衛輝府。聽人傳說前面有個烏龍山。山勢險惡。山上有一夥強寇。甚是了得。時常攔劫行客。我們正恐萬一遇見。抵敵不住。現在遇見了二位。有了同伴。胆氣稍壯了。便向琴劍二人叩問姓名。劍秋詭言姓許。是兄妹二人。到天津去的。二少年對他們甚是恭敬。一路同行。談些江湖上的事。倒也不覺寂寞。走到將近天暮時。前面有個小小村落。有一家小逆旅。早有店小二出來接客。蔣猛對劍秋說道。我們不如便在這裏歇宿一宵罷。再向前去。就是烏龍山了。夜間更是走不得。出門人應該小心些。爲妙。玉琴聽了。暗暗好笑。大家遂跳下坐騎。交給店小二牽去。四



人走進店來。櫃檯裏坐着一個胖大的男子，載着一頂皮帽。額上有個刀疤，相貌凶惡，正和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婆娘說笑話。那婆娘略有幾分姿色，鬢邊插着一枝野花，臉上塗着脂粉。一塊紅一塊白的，身上穿件黑色外褂，手裏拿一柄明晃晃的切菜刀，正站在櫃檯東邊的大肉砧邊切肉。那男子一見有客人到來，連忙立起招接，引他們到裏邊去。房間都空着，沒有什麼旅客。劍秋和玉琴揀定了靠左一個上房，蔣氏弟兄指定了對面的一個上房，各自坐定。店主招待很是殷勤，晚上四人同食。蔣剛却點了一盆大肉饅頭，弟兄二人把那熱騰騰的饅頭一個一個吃下去，且請琴劍二人也吃。玉琴搖搖頭說吃不下。劍



秋取了一個。劈開來看。看裏面的肉餡。又肥又多。心上有些疑惑。也就放下不吃。晚餐後。大家回房安寢。四下裏早已寂寞無聲。劍秋對玉琴說道。我們可記得佟家店的事麼。今晚不是我多疑。總覺有些不放心。我們可以一個睡上半夜。一個睡下半夜。輪流戒備着可好。玉琴點點頭笑道。很好。但你未免太小心了。劍秋道。甯可小心些。你不看見方纔店裏的一對兒。實在令人可疑。況且那同行的蔣氏弟兄。也不知道他們倆究竟是何許人。於是劍秋先讓玉琴到坑上去睡。自己把燈吹熄了。靜坐了一歇。又想起前次的夢景。未免暗自好笑。假使是真的一會事。那麼我將如何呢。他正在出神遐想。忽聽上面屋瓦踏的一



聲嚮。他知道那話兒來了。玉琴剛纔一覺醒轉，摩挲睡眠，正要開口。劍秋跳過去，把伊的玉臂一推，指着屋上低低說道：「琴妹，你聽。玉琴凝神聽時，只聽又是蹭蹭的兩嚮。」劍秋道：「他們在屋上窺伺。我們不如開着後窗出去，抄他的背後可好？」玉琴點點頭，兩人方欲舉動。但是屋上屋瓦亂翻，大嚮而特嚮，接着發出嗚嗚地的聲音。兩人不覺相視而笑。原來是兩隻貓在屋上追逐。玉琴便立起身來，打個呵欠，笑道：「劍秋兄，你竟這樣膽小。連貓的腳聲也聽不出了。」劍秋無話可解，也笑了一笑。對玉琴說道：「時候還早，琴妹仍去睡罷。」玉琴道：「我不睡了，你去睡。若有人來時，好讓我一個人殺個酣暢。」劍秋便去睡了。玉琴坐至四更。

過後。依然不見動靜。知道他們自己太易生疑心了。也就擁衾而睡。果然一宵無事。轉瞬已是天明。琴劍二人一齊起來。劍秋很覺慚愧。對着玉琴連說對不起。玉琴道。外面的事情本來也難以忖度的。也未可怪你。開了房門。蔣氏弟兄便走過來。和二人相見。大家用了早餐。蔣剛搶着會去了店飯錢。一起動身。那肥壯的男子送出店門。伺候他們上馬。又向他們一揖到地。送他們動身。四人上路後。玉琴和劍秋心中都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們猜疑那店是個黑店。誰知都是好人。可見一個人胸中不能有成見的了。於是對着蔣氏弟兄引爲良伴。並不生疑。他們向前走去。前面都是山路。看看那個對面的烏龍山山峯。





漸漸相近。路上並沒有飯店。跑過一處沿河的地方。有二三人家。臨流而居。一個中年婦人。立在一家門前。喊一個小兒進去。吃午飯。四人遂向婦人開口。要向伊買一頓午飯充飢。婦人便說。有。請他們四人下了馬。走到屋裏。在一隻桌子上坐定。婦人便去煮飯。因為他們的飯不夠供客一飽。那小孩子却先到廚下去吃了。四人坐了一刻。婦人已將飯和菜肴搬上來。帶笑說道。這裏是荒野之地。並無佳肴。請客人將就用些罷。劍秋說道。很好。我們在這個地方。竟有飯吃。也非常容易了。玉琴瞧着桌上放着的兩樣菜。一樣是蘿卜燒小魚。一樣是辣椒豆腐肚子。餓了。不管好歹。盛了飯。就吃。四人狼吞虎嚥的吃個飽。劍秋取

出三兩銀子。交給婦人。那婦人見了銀子。眉花眼笑的謝了。接過去。四人走出門來。跨上坐騎。又向前趕路。約莫走至紅日啣山的時候。已到烏龍山下。前面山路曲折。樹木衆多。四人正向前跑着。忽然錚的一聲響。有一物從他們頭上飛過。玉琴便道。這是响馬的響箭。前面穩有強寇剪徑了。四人不覺。仍舊望前跑去。只聽得樹林中一聲鑼響。跳出七八個強盜來。爲首的一個身軀高大。身穿黑色短靠。手握長槍。把槍對四人一指。喝道。你們快快留下行囊。與坐騎。纔放你們過去。否則一刀一個土中埋。休得怪怨。咱們蔣剛和蔣猛。拔出寶劍。回頭對琴劍二人說道。待我們先去抵當一陣。如若不勝。再請二位相助。玉琴點





頭微笑。蔣氏弟兄遂使動寶劍。把馬一拍。衝上前去。和這七八個強盜交手。戰了十多合。衆強盜抵敵不住。爲首的丟了長槍。望後便退。衆盜跟着一齊逃向樹林裏去。蔣氏弟兄回頭對琴劍二人說道。這些草寇真不濟事。我們何不就此殺上烏龍山。直搗巢穴。把那些狗盜撲滅。也可代地方上除害。劍秋說聲是。蔣氏弟兄各各催動坐騎。向樹林裏追將進去。劍秋也將龍駒一拾。跟着追進林中。玉琴也拍動花驢。要和劍秋同追。不料那花驢忽然掉轉身子。向後飛跑。玉琴出於不防。正想把韁繩收住。誰知那花驢今天竟不受羈勒。好如發狂一般。向原路飛奔回去。玉琴十分惱怒。把兩足向花驢腹下亂踢。但是也不中用。



兩臂雖然用力緊收。一時却也收不住。這一個趟子直跑過六七里。方纔覺得那花驢的力氣漸漸鬆懈。玉琴用力一收。花驢便停住不走了。玉琴罵道。可惡的畜生。這樣不是和我搗亂麼。耽擱了我的事了。心中牽掛着劍秋等三個人。遂又想把驢子掉轉頭來。追趕三人。可是那花驢死也不肯回身。任你鞭他踢他。他總是倔強着不肯回頭。玉琴暗想。這事有些奇怪了。此驢隨我以來。十分通靈。以前在張家口曾救過我的性命。此番他忽然強着不肯和他們一起追趕敵人。把我馱了回來。莫不是那邊有什麼不測的禍患麼。愈想愈覺可疑。遂扣纖手在花驢頭上輕輕拍了數下。說道。如若前有災凶。你有意不走。可對我



叫一聲。玉琴說罷這話。那花驢果然狂叫一聲。玉琴點點頭道。是了。那麼劍秋兄一定要遇着危險。我不救他。誰去援助。即使前面有什麼禍患。我也顧不得一切。願與他同死同生。但是我也不可鹵莽行事。必須要想個法兒救他出來。方是上策。一邊想一邊跳下花驢。見那西邊的夕陽已經墜向山後。寒風吹着衰草深林。淒淒切切。暮色蒼茫。歸鴉噪空。玉琴心中正在猶豫。忽見前面塵土撲起。隱隱有數騎追來。伊便丟了花驢。躡到林子中去。伏着窺伺。那花驢失了主人。又向後邊跑去。但是打圈子一般轉來轉去。好似不肯遠離的樣子。玉琴伏在一株大樹背後。伊在林裏。可以瞧得到林外路上的人。外面却瞧不清楚。



林中的人了。轉瞬之間。見有三四匹坐騎。跑至林前。一個人大聲對同伴說道。你們看前邊的花驢。爲什麼空着無人。那姓方的女子。不知逃到那裏去了。玉琴聽得出那人的聲音。正是蔣猛。心中一呆。接着又聽一個人說道。我們已把男的捉住。那女的也斷乎不能放伊逃去。又聽蔣剛停住馬說道。我們安排的計劃。可算精密。而遇到不知怎樣的那女子。十分精靈。偏偏不上我們的鈎。如何好到母夜叉面前去交代呢。又一個說道。那花驢既在前面。料想那女子。決然沒有遠走。說不定便匿在那個林中。我們不如進去搜他。一搜。又聽蔣剛應聲道。是。接着聽得衆人下馬聲。脚步亂奔。跑入林中來。玉琴瞧得親切。見爲首



的正是蔣猛。手橫寶劍。一步一步的掩入。玉琴早已暗暗掣出。這剛寶劍。等蔣猛走近的時候。突然從樹後一躍而出。嬌喝道。賊子。你家姑娘等候多時了。一劍向他頭上劈去。蔣猛大吃一驚。倉卒抵禦。那裏是玉琴的對手。不消幾個回合。蔣猛已死在。這剛寶劍之下。其餘的三個同伴。不識利害。一齊舉起刀槍。向玉琴夾攻。玉琴揮動寶劍。早搠倒了二個。剩下一個。要想回身逃走。早被玉琴追上去。飛起一足。把他踢倒在地。將他擒住。在他當胸一腳踏住。揚着這剛寶劍。喝道。你們是不是烏龍山的強寇。那蔣剛蔣猛二人是不是你們的同黨。爲什麼設計來欺騙我們。與我同行的岳姓男子。現在那裏。你們可曾加害快。



快實說那人誣道我們都是烏龍山上的。那蔣剛蔣猛預先改扮着客人引誘你們前來。我們早在林子裏設下絆馬索和陷坑。有意假敗。好使蔣剛蔣猛慫恿你們同追。墜入計中。不料祇捉到那個姓岳的。被你脫逃而去。蔣剛遂先押解姓岳的到山上去。蔣猛便引着我們追來。想不到他却死在你的手裏。現在請你饒了我的性命罷。玉琴又問道。你們山上的盜魁姓甚名誰。爲什麼蔣氏弟兄要來誘我們中計。那人又說道。我們的頭領姓穆名雄。別號金刀穆雄。衛輝一帶地方那個不知。誰人不曉他的渾家母夜叉勝氏。和他一起佔據着這個山頭。官兵也奈何他不得。只因母夜叉有個兄弟。就是那個粉蝴蝶勝萬清。



被你們相助着官廳把他捉住的。他到湯陰去做買賣幹得一
二莊案件。偏偏被你們擒住。手下人便逃回山上來報告。據着
母夜叉的意思。便要前去劫牢。穆雄却以爲劫牢難。劫法場容
易。於是決定以後。劫法場了。但是母夜叉探聽得他的兄弟是
被兩個過路客人動手捉住的。否則決不致失利。所以他急欲
復仇。遂由蔣氏弟兄獻上這條計策。有意假裝着客人。引你們
到此入彀的。玉琴聽了。方纔恍然大悟。都是自己好管閒事。結
下這個冤家。且喜劍秋雖然被擒。尙未喪失性命。那烏龍山左
右也不過和白牛山一樣。究竟不是龍潭虎穴。我必須前去冒
險救他出來。即使真是龍潭虎穴。我也顧不得了。想定主意。便

把寶劍一揮。那人早已身首異處。遂將劍回入鞘中。走出林子。見他們騎來的馬早已四散走去。又見自己的花驢却立在前。面沒有遠離。天色已夜將下來。自思在此曠野。一時到那裏去存身。忽想起方纔借用午膳的那個人家。在後面不遠。我何不到那裏去歇息一下。再作計較。遂跨上花驢。向後面路上飛跑而去。不多時早到了那個人家的門前。却見雙扉緊閉。杳無聲息。伊便跳下花驢。上前叩門。只聽裏面有男子的聲音問道。外面是那一個。夜間到此敲門。玉琴道是我。只聽男子又問道。你是誰。接着又聽他自言自語道。在這個地方那裏來的女子。真吃了豹子胆的。玉琴又說道我是方才向你們借用午飯的過





路客人請你們開一開聽那男子答應一聲果然就來開門手中執着一個燭台向玉琴照了一照便道姑娘請進又代他牽了花驢一同走入那男子把花驢牽到後面天井中去口裏却喊着阿元娘快出來有一位客人在此那婦人正在右邊一間小小的房裏伴伊的小兒同睡聽得聲音便出來見了玉琴便道呀原來就是姑娘何事回來那三位先生呢莫非……玉琴把頭搖搖道我們真是不幸遇見盜匪了他們都被捉去祇有我一人脫險那男子從後邊跑出來說道姑娘你們遇見強盜麼前面烏龍山上的強寇端的利害非凡方纔我從田中回來的時候聽得阿元娘說起有四位客人三位是先生一位是姑



娘。在此借用午飯。一同向前面去的。且蒙你們十分慷慨償賜銀子。我就怪伊爲什麼不告訴客人前面有盜匪的呢。伊又說因爲伊瞧見你們都帶武器。不像無能之輩。所以沒有和你們說起的。玉琴笑道。不錯。這也不能怪伊。男子便請玉琴坐地。又教他妻子到廚下去煮粥。玉琴便問男子姓名。男子道。我姓裘。名喚天福。一向在此耕田過活。以前也時常到烏龍山去打柴的。後來山上有了強人。我就不敢去了。那山上的盜魁便是金刀穆雄。本是衛輝府二龍口的土豪。後來得罪了有司。鬧翻了臉。便到這山上落草爲寇了。穆雄還不算利害。惟有他的渾家。母夜叉勝氏。善使一根十三節的連環鋼鞭。非常了得。連穆雄



也不是他的帶手。可想伊的本領高大了。你們遇見了他們。自然失利了。玉琴微微笑道。雖然失利。我却要去救出他們來的。男子臉上露出驚異的神色。說道。不是我看輕你。諒你小小弱女子。怎能到山上去冒這個重大的危險呢。不如報官再說罷。玉琴笑道。報官有什麼效力。官廳若有剿匪能力。何至坐視盜匪猖獗如此。天福點頭道。姑娘說得不錯。現在的官府畏盜如虎。儘向上司矇蔽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裏顧到行旅的不便。地方上的爲害呢。說到這裏。那婦人已端了一大碗小米粥和一碟鹹雪裏紅前來。請玉琴吃粥。玉琴謝了。吃過粥後對他們說道。你們大概早要睡了。夜間的事你們不要管。我自會



去自會來的。天福又說道：姑娘若是一定要去時，須記得上山正面的路是走不得的。非但山路峻險，而且有三重關隘。夜間都有埋伏。你一人前去蹈險，倘有不測，如何是好？我想不如從側面石盤嶺越過去。取道既近，危險反少。那邊祇有一座碉樓，比較容易走些。玉琴道：承蒙指教，可惜我不識路途。天福又道：姑娘向前走到烏龍山下時，不要向正面上山，可向右邊一條斜上的山徑走去。那邊有一條小小溪澗，祇要沿着溪澗行去，不到三四里，便到石盤嶺。只要越過嶺上的一座碉樓，下得石盤嶺，地便平坦。再向左邊山路走上去，就到烏龍山上的中心了。玉琴把天福的說話一一記好，便道：你們去安睡罷，不敢再



驚動你們了。天福倒也爽快，便和婦人回到房裏去。玉琴一個人盤膝坐着，閉目養神。約近二更時分，不敢耽擱，便飛身從屋上越出。施展飛行術，一口氣跑到烏龍山下。記得天福的說話，看清方向，向右邊一條斜上的山徑走去。聽得腳邊淙淙的聲音，如鳴琴筑。正有一條小澗，他便緣着小澗而上。不多時便到得石盤嶺，月光很好，運用夜眼，瞧見林子那邊正有一座高高的碉樓。再躡過林子，已到了碉樓之下。抬頭見碉樓上插着許多刀槍旗幟，壁壘森嚴，隱隱有擊柝之聲。那碉樓築在兩個石壁中間。正當要道，沒有別的路可以飛越。好玉琴毅然決然的不顧什麼危險，飛身一躍，已到了碉樓上面，見距離十數步的



地方有兩個小嘍囉。正背對背的蹲着在地上打磕睡。玉琴也不去驚動他們。俯視裏邊也不見什麼動靜。伊就連躡帶跳的越過了那座碉樓。可笑強寇們一些也沒有覺得山上的鶴鳥却在明月之夜。在谷中引吭而鳴。如老人欬笑一般。令人毛髮悚然。玉琴壯着膽。跑下石盤嶺。從左邊山路飛跑而上。已到了烏龍山巔。停住脚步。向四下一瞧。見前面有一帶高大的房屋。料想必是盜窟。走到屋邊。跳上牆垣。見裏面各處都有燈火。想盜寇還未睡眠。不知劍秋拘禁在那裏。教伊如何援救。越過了一重屋脊。聽得裏面一進的屋中歡笑之聲。沸騰入耳。燈火明亮。伊就輕輕走到那屋子側面。伏在屋上暗處。向下觀看。見正



中是一間大殿。殿中擺着酒席。有四個。人向外坐着。中間的兩個。一男一女。都在老年。男的鬢毛已斑。想是金刀穆雄。女的年紀比較穆雄稍輕。面貌醜陋。露出一口不齊整的黃牙。方作鷓鴣笑。大約就是母夜叉勝氏了。左邊坐着的一個少年。正是那個蔣剛。再向右面一看。見坐着一個女子。不是別人。原來就是飛天蜈蚣鄧百霸的妻子穆玄瑛。以前在白牛山上被伊漏網兔脫。不料現在此地。大約伊就是金刀穆雄的女兒了。那麼仇人相見。新仇宿冤。一齊發作。不知劍秋吉凶如何。心中却有些惶惑。只聽蔣剛開口對穆雄說道。我們弟兄二人。將這條計策去引誘他們。果然他們不知不覺的墮入彀中。可惜被那個女



子逃走了。我雖然教我弟弟去追趕，但是却不知道此時還不回來。不知追到那裏去了。穆雄道：我方纔又遣周頭目帶了四名兒郎前去接應，但是也不見回來。穆玄瑛接着說道：那女子就是所說的荒江女俠。有十分了不得的本領，不要蔣猛反吃了伊的虧。也未可知。伊是我的仇人，被伊兔脫，真是可惜。穆雄喝了一杯酒，掀髯說道：諒伊小小女子有什麼天大的本領。我總不信。母夜叉勝氏又說道：伊殺我女婿，正是可惡。若給我見面時，必請他吃一鋼鞭。穆雄又道：我們雖然沒有將他捉住，但已捉到伊的同伴。現且監禁着。等到捉得荒江女俠時，一起發落。穆玄瑛道：那個姓岳的名喚劍秋，就是伊的師兄。我們既已



把他擒住。不如馬上結果了他的性命，免生後患。因爲荒江女俠，倘然沒有被我們追到，說不定伊會冒險到山上來援救伊的同伴。穆雄道：「既然如此，依你之言，便把這岳劍秋砍了罷。」便命左右將那姓岳的推來。兩個嘍囉答應一聲而去。玉琴在屋上瞧得分明，聽得清楚。不多時，早見兩名嘍囉，握着鬼頭刀，押着劍秋前來。劍秋雖已被縛，神色自若。推到穆雄面前，穆雄便向他喝問道：「岳劍秋，你幫助了姓方的女子，把我女婿殺害，結下血海大仇。你們在湯陰的時候，又將我的妻弟粉蝴蝶勝萬清擒獲，到官府請功。這正是仇上加仇，怨上結怨。今日被我們捉住，這就是報應。」劍秋朗聲罵道：「呸！老賊，這有什麼報應不報。」



應你的女婿你的妻弟和你一樣的都是民物之害殺了他們也是死有餘辜。可惜你們這些草寇還未授首早晚末日必要到臨。我今不幸中了你們的詭計大丈夫一死而已何必多言。不過我的同伴還在那裏沒有上你們的勾當伊必要代我復仇的恐怕你們釜底遊魂不久也要同赴黃泉。玉琴在屋上聽劍秋說得這樣痛快不覺暗暗點頭。徐徐掣出真剛寶劍準備動手只聽穆玄瑛對伊父親說道。爹爹不必同他講理待女兒把他先行開膛破肚挖出他的心來好獻祭給亡夫陰靈。穆雄點點頭纔吩咐將劍秋綁在庭中一株樹上。穆玄瑛便取過鯢鯢寶劍說道。此劍便是姓岳的所用之物。我今就把來取他的



性命說罷。便將外面的褂子脫下。露出裏面綠色的緊身小棉襖。手橫寶劍。走至庭中。對劍秋猛喝一聲道。看劍。一劍向劍秋的胸口刺去。劍秋早已閉目待死。正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忽聽噹啷啷數聲。幾片屋瓦從上面飛將下來。正打中穆玄瑛的手腕。忍不住疼痛。那柄驚龍寶劍也跟着墮在地上。便見一條黑影如飛鳥般跳落庭中。白光一道。逕奔穆玄瑛的頭上。穆玄瑛不防。猛吃一驚。手中沒有兵刀。只好向後跳避。玉琴身手敏捷。早將劍秋身上繩索割斷。說道。劍秋兄。我來了。快些努力殺賊。金刀穆雄在堂上看得清楚。氣得他鬚鬚倒豎。啊呀呀一聲大叫。從左右手中取過一柄金背大刀。一個箭步跳至庭中。



疾使一個獨劈五岳式。向玉琴頭上一刀劈下。玉琴把劍向上。一迎。噹的一聲。把金刀攔開。覺得其勢沉重。不可輕忽。便將劍術使出一刀。一劍寒光霍霍。在庭中酣戰起來。劍秋已將身上繩索脫下。很快的從地上搶起自己的驚鯢寶劍。正要相助。母夜叉勝氏早揮動十三節連環鋼鞭。宛如一隻雌老虎。打一個旋風。向他撲來。劍秋舞起寶劍。迎住母夜叉。一劍向伊腰裏掃去。母夜叉喝聲來得好。將鋼鞭望下一壓。噹的一聲。劍秋的寶劍直壓到下面去。若非劍秋手中握得緊。早已壓落了。母夜叉跟着將鋼鞭翻起。一鞭向劍秋打來。劍秋說聲不好。自己的寶劍來不及望上抵擋。急使一個鷓子翻身。只一跳。跳出六七尺。



以外躲過了這一鞭。母夜叉見一鞭不中，怒吼一聲跳過來，又是一鞭。使個玉帶圍腰，向劍秋腰裏打來。劍秋把劍格住，心中暗想：這母夜叉果然利害，好比得上韓家莊的鐵拐韓媽媽了。我倒不可經，忽免得失敗，遂施展出平生本領，把驚龍劍舞成一道青光，向母夜叉刺去。母夜叉也將鋼鞭使急了，呼呼風雨之聲，儘向白光中上下左右的打去。一黑一青攪成一團。此時山上鑼聲大鳴，蔣剛早去聚集着四五十名嘍囉，各執刀槍棍棒，趕來助戰。穆玄瑛也擺動一對鴛鴦錘，跳過來協助伊的父親，同戰玉琴。琴劍二人身陷重圍，自知絕無他人前來援助，所以各出死力，拚命狠鬥。幸虧他們的劍術日有進步，又在崑



白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一回

三八

崙山上重得一明禪師的指點，更見高深。因此足夠應付玉琴和穆雄父女鬥了五六十個回合，不能取勝，暗想不能不用巧了。遂假作漸漸無力的樣子，向東邊牆角退走。穆雄揮動金背大刀，緊緊逼過去。玉琴退到分際，假做脚下一滑，說聲不好，跌倒地上。穆雄大喜，連忙踏進一步，一刀砍下。不料玉琴使個鯉魚打挺，疾躍而起，一劍向穆雄腰裏刺來。穆雄不防，不及閃避，被玉琴一劍刺進右腰，大叫一聲，撒手扔刀，向後而倒。玉琴大喜，抽出劍來，便向穆玄瑛進攻。穆玄瑛見老父慘死，心中驚怒交併，咬緊牙齒，和玉琴力戰。玉琴殺了穆雄，勇氣大增，一柄劍使得神出鬼沒，白光飛繞在穆玄瑛頂上。穆玄瑛抵敵不住，鎗



法散亂。被玉琴覷個間隙，一劍掃去。把穆玄瑛劈倒在地。又一劍割下伊的頭顱，提在手中。此時蔣剛等見寨主已死，琴劍二人劍術高強，都紛紛逃避去了。祇剩母夜叉一人，兀自舞着鋼鞭，和劍秋苦戰。眼見丈夫和女兒都死在人家手裏，十分悲憤。玉琴在旁見母夜叉的鋼鞭天矯飛舞，絕無鬆懈。久戰下去，恐怕劍秋要抵禦不住，便將手中提着的頭顱照準母夜叉臉上，用力擲去。說聲看法寶，滴溜溜的打向母夜叉頭上。母夜叉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嚇了一跳，把手中鋼鞭迎着，一擊把這顆頭顱直打出去，骨碌碌滾落地上。被鋼鞭一擊，已腦漿迸裂，血肉模糊了。母夜叉定神一看，方知是伊女兒的頭顱，心中一痛。



不覺張口噴出幾口鮮血，大吼一聲，將鋼鞭向劍秋下三路掃去。劍秋急向後一跳，避過鋼鞭，正要回手，母夜叉早跳出圈子，一躍上屋，向後邊逃去。玉琴也已飛身追上，劍秋也趕緊跳上屋面，一同追趕。早見母夜叉跑走如飛，已從旁面屋上躍下，二人也隨後跳下。月光中見母夜叉奔向左邊一條狹窄的山徑中去。二人追至那裏，恰巧前面有一叢松林，風捲松濤，其聲如雷。母夜叉躡到林子中去了。二人追到林外，已不見母夜叉影踪。玉琴想要追進去，劍秋道：「遇林莫追，饒伊逃去罷。」我也因自己不小心，方纔上了那兩個賊子的當，追進林中，逢着他們設有絆馬索，我遂不幸被擒，虧得琴妹前來救了我的性命。現



在偷然林子裏有什麼陷坑等。况又在深夜，更是瞧不清楚。不要再中了伊的詭計。玉琴點點頭，二人遂並肩走轉。玉琴便將花驢通靈，把伊硬馱回去。又如何把蔣猛殺死，到鄉人屋中去暫歇。以及得到裘天福的指示途徑，然後獨自冒險上山來相救的情形。一一告訴劍秋。劍秋對伊不但表示十二分的感謝，而且很佩服伊一種勇往直前的精神。二人回到寨裏，此時衆嘍囉都已四散，祇有幾個老弱之輩，以及婦女們。一時沒有走處。二人也不去傷害他們，教他們去將穆雄父女的屍首埋葬在山後。二人坐着，守到天明。劍秋去找得自己的龍駒，遂牽着一同和玉琴從正面山路走下。見果然有三座關隘，形勢十分



雄壯二人徘徊片刻。走下烏龍山。回到裘天福家中。見裘天福正立在門外癡望。一見二人到來。十分歡喜。便走上前問玉琴道。姑娘去了一夜。竟救得這位爺回來。真不容易。可曾遇見盜匪。玉琴道。當然遇見的。都被我殺死了。裘天福聽了。吐吐舌頭。又向玉琴面上相了一下。說道。姑娘真好本領。說話時那婦人也已聞聲走出。對玉琴恭喜。且問道。還有二位爺在那裏呢。玉琴笑了一笑道。他們却被強寇所害了。婦人聽着說道。可惜可惜。那兩位爺都是年輕的公子。却送在強盜手裏。他們家中人若然知道了。豈不要哭死。琴劍二人聽了。暗暗好笑。玉琴又對裘天福說道。我的花驢呢。請你快快牽出來。我們不再耽擱。就



要動身了。那婦人說道：二位吃了早飯去。玉琴把手搖搖，羨天福遂去牽出花驢。道：我已喂上一頓草料咧。又回身到屋中去，送上兩個包裹。玉琴仍把來拴在驢上，取出四五兩碎銀，授給那婦人道：「昨晚辛苦你們，這一些送給你家小孩子買東西吃的。」婦人千多萬謝的受了。琴劍二人便向他們點點頭，說道：「再會罷。」一個兒跨上龍駒，一個兒坐上花驢，鞭影一揮，蹄聲得得向前飛跑去。了二人在路上朝行夜宿，無事耽擱，走了許多日子。已近天津。其時已在隆冬時候，北方天氣更冷，朔風凜冽，天上彤雲密佈，大有下雪之意。玉琴忽然對劍秋說道：「此處和曾家村相隔不過十數里，我們何不先到曾家去看看他們。」



明一切。以後找到宋彩鳳，再好論婚。那麼我們的態度也不失光明。並且可以把我們定婚的事告知他們。你想好不好？劍秋也覺得自己有向曾家聲明之必要。遂道很好。我們先到那裏去走走。至於宋彩鳳母女不知何時找得到哩。於是二人取道向曾家村而來。行至村口，却見一座高高的調樓，正築在村口。一直連綿過去。工程很是浩大。這樣竟把曾家村圍在裏面。一邊靠山，一邊靠水。沒有外人可以飛渡進去。玉琴顧謂劍秋道：劍秋兄，你看他們費了如許大的工程，築得這座調樓，明明是用着防盜。大概是曾氏弟兄所發起的罷。劍秋道：有了這座調樓，不怕盜匪光臨了。二人說着話，早到了調樓門前。門口有四



個團丁模樣的男子。手裏握着長槍。雄糾糾的立在那裏。見有二位生客到來。便攔住問道。你們是誰。到那裏去的。劍秋答道。我們二人和你們村中曾家莊的兩位公子相識。現在特來拜訪他們的。於是便有一個團丁伴着他們。一同走進碉樓。來到曾家莊。琴劍二人跳下坐騎。恰見曾福從門裏走出一見二人。便帶笑說道。原來是岳爺和方家小姐到了。我們兩位少爺和老爺太太等天天在那裏紀念你們。難得前來。快請進去相見罷。那團丁見他們十分相熟的。便對曾福笑了一笑。走回去。二人把坐騎交與曾福。一路走將進去。早有下人去通報。只見曾毓麟扶着曾翁。一同走出相迎。大家堆着滿臉笑容。二人連忙



上前拜見。一同來到內廳上。曾翁笑問二人道。這許多時候你們到那裏去的。我們時常掛念你們。今日難得到此。使我老人不勝快活。劍秋說道。我們別後也是時常懷念。今日特來請安。且表示我們前次匆匆別離的歉忱。曾毓麟帶笑說道。前番是劍秋兄先走。然秘玉琴賢妹跟着又去。我讀了你們二位留下的書信。真使我大惑不解。現在想二位早釋前嫌了。說罷又對玉琴臉上瞧了一眼。玉琴不覺兩頰微紅。低下頭去。劍秋也帶笑對曾毓麟說道。便只爲了這個緣故。我們特地前來向你們謝罪。曾翁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劍秋又道。我們此番是從崑崙山前來。只因前番我們二人曾到虎牢關去找尋宋彩鳳母女。



可惜沒有找到。遂往崑崙山上住了一個多月。聽得宋彩鳳母女已到京津。所以特地趕來找尋他們。好完成琴妹的使命。路過這裏。遂來拜訪。我們還要到京裏去呢。毓麟聽了。微微笑道。二位難得前來。且請留在這裏罷。不必到京裏去了。我且介紹兩個人和你們見見可好。玉琴忙問道是誰。毓麟說道。少停見了自會明白。於是便向廳後走去。不多時聽得廳後笑語喧嘩。會毓麟回身走出。便見夢熊的妻子宋氏。扶着曾老太太。慢慢的走來。背後跟着兩個婦人。琴劍二人定睛看去時。只見那一個年輕的女子。正是他們東找西訪求之不得的宋彩鳳。在伊身旁的一個老婦。便是雙鈞寶氏。真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幾使二人疑心此身尚在夢中呢。

評

途中忽來蔣氏弟兄。已見突兀。而旅店借宿一段。寫來文筆閃爍。令人追憶初集中之佟家店。其實仍是題前作法。以虛映實。故作疑陣。使讀者不易測度耳。

路中向鄉婦借飯。似是閑筆。不知即爲後來玉琴安身地步。且由此得聞烏龍山之間道。文法絕妙。

玉琴夜上烏龍山。神勇可愛。描寫山上夜色。殊佳。且格外襯出玉琴之勇氣。三集中以前寫劍秋處甚多。此回則專重玉琴獨入虎穴。倍見精采。





出穆玄瑛與韓小香又是不同所以結束集初中之人物也。

寫勝氏活似一頭雌獅。勇悍之氣躍然紙上。與初集中之鐵拐韓媽媽相類。衆人皆死而此人獨漏網。琴劍乃多樹一勁敵矣。

玉琴力殺穆氏父女。劍光血影。虎虎有生氣。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竇解女密室鋤奸

釣魚郎桑林驚豔

竇氏母女本在虎牢安居家中。竇氏覺得自己年紀漸老。女兒正在待字之年。急欲代伊選擇一個如意郎君。俾伊終身有託。自己也了却一重心願。無如一時物色不到相當的乘龍快婿。薛煥雖然屢次前來。大有乞婚之意。可是薛煥的本領雖然不弱。而形容醜陋。又是缺着一足。宋彩鳳怎肯匹配與他呢。後來忽被洛陽鄧家堡的火眼猴鄧騏看上了宋彩鳳。七星店的一會事。惹得引狼入室。鄧氏弟兄竟趕上門來。纏擾不清。那天夜裏。母女兩人和鄧氏三弟兄在屋上狠鬥一陣。鄧氏弟兄未能



得利而去。宋彩鳳手腕上也受了刀傷。知道鄧氏弟兄衆多。必不肯干休。自己勢寡力絀。不如暫避其鋒。免得吃他們大虧。宋彩鳳便想起荒江女俠和岳劍秋二人來。不知女俠已否復得父仇。此時或已返居荒江。橫豎自己總要出門。何不逕到荒江去訪問二人。倘能遇見。好約他們同來對付那鄧氏七怪。不容他們再這樣的猖狂。遂將伊的意思告訴伊母親雙鈎竇氏。竇氏聽了。也很贊成。於是母女二人收拾收拾。把家門鎖上。離了故鄉。出關而去。在路上依然喬裝着賣解女子。多少得幾個錢。貼補些盤纏。他們出了山海關。一路無事。早來到海龍城。他們出關以後。懶得露面。所以沒有賣解過。行囊中的金錢漸漸告



乏見海龍地方也還繁盛。於是母女二人先接下了一家客店。然後到一片廣場上來獻身手。頓時有許多人圍攏來觀看。宋彩鳳打了一套拳。大家喝彩不已。有些人就將青蝶向宋彩鳳身上打來。愈打愈多。密如雨點。宋彩鳳施展着雙手。接個不住。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兩個大漢。努目揚眉。挺胸凸肚。從人叢中走進來。對他們大聲喝道。呔。你們是從那裏來的。不先到我家雙槍將門上來請個安。打個招呼。擅敢在此賣藝。還當了得。快快與我滾開去罷。免得我們動手。竇氏正幫着女兒向地上拾錢。不防到有這兩個莽男子前來。口出狂言。不許他們在此賣解。明明是倚勢欺人。心裏有些氣憤。便回頭對二人說道。動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二回

四

手是怎樣不動手又是怎樣。我們路過這裏缺少一些旅資。所以將自己的本領來換兩個錢。並不會踏着你們的尾巴。要你們來此狂吠做甚。一個大漢聽了竇氏的話。捋起衣袖。走上前來。對竇氏罵道。老乞婆。你敢罵人麼。不給你的利害。你是不肯走的。說罷。伸開五指。照準竇氏臉上一掌打來。竇氏一閃身。讓過那一掌。順勢搭住那大漢的手臂。向裏一拖。那大漢立脚不住。早跌了一個狗吃屎。背後的一個大漢見了自己人吃虧。很不服氣。跳將過來。一拳對準竇氏。當心打去。竇氏並不避讓。等那大漢拳頭到時。將手臂向上一抬。說聲去罷。那大漢早又跌出丈外。跌了個仰面朝天。竇氏哈哈笑道。原來都是不中用的。



膿包。現在該知道你老娘的利害了。那兩個大漢先後從地上爬起，氣咩咩的對竇氏說道：老乞婆，有本事的不要走。少停你們就知道雙槍將的利害。管教你的小姑娘沒有回家的日子。說罷匆匆地走出人叢去了。此時大家議論紛紛，有的稱快不止。有的却代竇氏母女捏把汗。早有幾個好事的人走近前來。對竇氏母女說道：你們得罪了雙槍將的家人，他們此去必然報信。停一刻雙槍將跑來時，你們便要吃虧了。不如乘這間隙，快些逃避罷。又有一個說道：不差，你們還是逃走的好。那雙槍將是個好色之徒，到來時必定要把你們這位小姑娘搶去的。那麼你不是白白將女兒送給他做小老婆嗎？竇氏問道：你們



所說的那雙槍將。究竟是個怎樣人。他有什麼權力。可以搶人家的。一個就說道。你們是外邊人。不知道雙槍將的利害。這也怪你們不得。待我來告訴你罷。那個雙槍將是個滿州小貝子。名喚莫里布。他的老子曾做過將軍。得過巴圖魯的名號。有財有勢。現在雖然故世。那莫里布倚仗着老子的餘蔭。在這裏海龍地方。擅作威福。魚肉良民。專搶人家有姿色的女子。供他取樂。過了些時。却又喜新厭故。又去看想別一個婦女。記得前年本城有一家姓秦的男子。名喚允中。他有一個妻子。陸氏。生得千姣百媚。國色天香。伉儷之間。甚爲愛好。却不料平地罡風。吹折連理之枝。禍變之來。出人意外。因爲有一天陸氏同伊的



親戚一同到觀音菴裏去還願。中途忽遇莫里布。正是不是冤家不碰頭。莫里布色膽大如天。竟把陸氏強搶到他的家中去了。硬說是他的逃妾。那秦允中得了消息。跑到莫里布門上去。要求放回。却被莫里布指他訛詐。把他亂棒打出。不放他的姣妻回家。秦允中勢力不敵。只得跑到縣衙裏去控告。那知縣官平日也很畏忌莫里布的。豈敢得罪。竟不理受。秦允中冤氣冲天。回家自縊而死。陸氏被莫里布搶去後。誓死不肯失節。惱怒了莫里布。把伊一頓痛打。可憐那位絕世佳人。便香消玉燼。埋骨黃土了。這件事海龍地方有那個人不知道。可是秦家夫婦雖然害死在莫里布的手裏。那有人敢出來代他們伸冤呢。



你們想想雙槍將的威勢好不利害。你這老婆子若情願把你的女兒送給他。那麼你不用驚慌。好好兒的去討他歡喜。否則不如快走。宋彩鳳在旁忍不住說道。那雙槍將敢如此猖狂。有什麼本領。一個人答道。莫里布曾考得武秀才。能夠懂得些武藝。好使一條花槍。不過他又喜歡抽大煙。一管煙槍常不離手。因此大家代他起了個別號。喚做雙槍將。宋彩鳳不覺笑道。吓。我道是什麼雙槍將。原來是一枝煙槍。便把嘴湊在寶氏耳朵邊。低低說了幾句。寶氏點頭微笑。這時早聽旁人說道。你們不要多談。招惹事非。快看雙槍將來了。寶氏母女向前邊看時。只見一羣家將。持着棍棒。簇擁着一個瘦少年。蜂擁而前。好像



要大打出手一般。聲勢洶洶。那瘦少年面上雙顴高聳，白得絲毫沒有血色。戴一頂獺皮帽。穿一件棗紅緞子的灰鼠袍子。束着一條淡灰色湖縐的束腰帶。手裏挺着一枝花槍。見了竇氏母女。便把花槍一指。問他的手下道。是不是這兩個。一個家將說道。正是。莫里布又對宋彩鳳看了一眼。口裏嘖嘖讚美道。好一個賣解女。果然生得嬌小玲瓏。煞是可愛。又指揮着衆家將說道。你們快上前把伊搶還家去。你大爺要樂他一樂咧。衆家將答應一聲。一擁而上。宋彩鳳咯咯掙扎。早被他們擒住。橫拖倒曳的奪去。莫里布瞧着十分得意。狂笑數聲。跟在後面一起走。竇氏見女兒已被人家搶去。掩着面痛哭。衆人又對伊說。



道。本來早已和你們說明雙槍將的利害。教你們快走。你們却不識時務。逗留在此。現在人已搶去了。你就是哭死也沒用的。啊。竇氏道。我年紀已老。專靠着我的女兒爲生。現在被那個天殺的搶了去。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你們可知道雙槍將家住那裏。我要去向他討人。有一個快嘴的早搶着說道。雙槍將便住在大石子街第一家。離此不遠。你朝南去。依着右手轉兩個灣。有一條很闊的街道就是了。不過你也是白去的。人已搶去。休想討回來了。衆人議論紛紛。有幾個很代竇氏叫冤。說伊可憐。有幾個說這老婆子還是識相的好。把伊的女兒就送給了莫里布。多少可以得幾個錢。又有人說道。要想莫里布出錢。這



不是容易的事。他恃強欺人，不怕你不從。何必要出什麼錢呢。不說衆人閒話。那竇氏便收拾起傢伙，走到大石子街去。有幾個好事的人，一齊跟着去看熱鬧。竇氏來到大石子街，雙槍將的門前，見堦沿上立着四個家將，手中挺着棍子，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衆人不敢上前。都立在遠處觀望。竇氏却獨自走上前，向四個家將說道：「我的女兒呢？快教你們大爺放伊出來。」青天白日，怎麼可以強搶人家的女兒？一個家將不待竇氏說完，便圓瞪雙眼，大聲叱道：「老乞婆，你要你的女兒，只好問你自己去要。」干人家底事，快快滾開一邊。休得在此嚼嘈。一邊說，一邊便將棍子打來。竇氏退後幾步，說道：「你們如此強橫，難道沒有王



法的麼。你們不肯放出我的女兒。我可到官廳控告去。一個家將聽了寶氏的話。哈哈大笑。又說道。老乞婆。你要到官廳去控告。趕快去罷。縱使你告到巡撫衙門。也是不中用的。你家的小姑娘無論如何。今夜却被我們大爺樂過了。寶氏向莫里布大門四週相視仔細。便回身走轉客寓中去了。且說莫里布把宋彩鳳搶到家中。便命將伊送到自己新造的幾間精美屋子裏去。大家將們把宋彩鳳放在一張楊妃榻上。大家一齊退出去。立在外邊伺候。莫里布放了花槍。走進房去。笑嘻嘻的對宋彩鳳說道。現在你還敢倔强麼。好好奉待我。方纔無事。宋彩鳳斜坐在榻上。假做驚恐的樣子。低聲向莫里布問道。你把我搶到此



間做甚。還不放我出去麼。我的媽媽呢。莫里布走過去。把手拍拍伊的香肩道。既來之則安之。小姑娘你已被我搶到家中。還肯放你出去麼。你不要癡想。還是好好的陪伴你家大爺快樂。一回我決不待虧你的。至於你的媽媽。我亦可以去把伊找來。使伊也可住在此間。你們母女倆仍可在一起。不是很好的事麼。只要你一心一意的對我便是了。還有一句話要對你說明。你大爺有的一種脾氣。不願意人家違。我的半句話。說話打死個把人。也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你要對我馴服得如羔羊一般。方便你大爺快活。你大爺快活了。有錢給你用。有衣給你穿。什麼都可依你的。你就福氣無窮了。宋彩鳳問道。大爺的話是真的。



的麼。我要你把我的母親喚來。我就什麼事都可依你了。莫里布聽伊說出這幾句。很柔軟的說話。又聽伊稱他大爺。不覺心花怒放。知道伊已屈服了。便握着伊的手道。小姑娘。我就依你的話。去把你的媽媽喚來。你在晚間也要依我一切。你的芳名喚做什麼。我不可不知。宋彩鳳答道。我姓宋。名喚彩鳳。我母親寶氏。便寄寓在本城悅來客店中。請你快快差人去把伊喚來罷。不要失散了。莫里布帶笑說道。阿鳳。你千萬放心。說罷便走出房去。見幾個家將兀自挺着棍棒。立在門口戒備着。莫里布便把他們叱退道。你們在此做甚。現在沒有你們的事了。衆家將只得說一聲。是大家倒拖棍棒。退將出去。莫里布又喚過一



個家將吩咐他快到悅來客店裏去把竇氏找來。家將得令便去。莫里布回到房中。又對宋彩鳳上下看了一個飽。說道：「我的乖乖，你真是生得好模樣，待你家大爺抽了幾口大煙，再和你細談說罷。」便走到對面坑床邊橫下去。嘴裏喊聲：「阿翠，快來！」即見有一豔裝小婢從後房走出，喚了一聲大爺，便坐在一邊。代莫里布裝煙，煙氣氤氳。莫里布吸了一個暢。那小婢回頭對宋彩鳳笑了一笑，悄悄地走去了。莫里布打了一個呵欠，立起身來，斜乜着眼睛，對着宋彩鳳微笑。宋彩鳳坐在椅子上，把頭低倒，似乎害羞的樣子。這時他差去的家將回來稟告道：「小的趕到悅來客寓，已將那竇氏喚來，現在外邊伺候。莫里布道：『很好。』」



快些喚伊進來。家將答應一聲。回出房去。早將竇氏領到房中。宋彩鳳見了竇氏。便立起身。叫道。媽媽。你來了麼。我在此很好。你快上前拜見這位大爺罷。竇氏就向莫里布行了一個禮。莫里布說道。老婆子。你的女兒已情願跟我。包管伊一輩子享福不淺。所以把你喚來。從今以後。你亦可住在這裏。莫愁衣食。大爺自會有钱給你。強如你們東飄西泊。拋頭露面去賣解。是不。是竇氏便帶笑說道。難得大爺肯如此照顧。這是造化了。我的女兒。我也可以託福了。又對宋彩鳳說道。鳳兒。你須要好好伺候這位大爺。莫有負了人家的好意。宋彩鳳點點頭。却不答語。莫里布哈哈大笑。便喚阿翠前來。把竇氏領到外邊客室中去。



安身。竇氏謝了。便告退出去。天色已晚。房中點起燈來。莫里布便吩咐下人擺上酒席。要和宋彩鳳喝個合歡杯兒。不多時酒菜早已擺上。阿翠立在身邊伺候。莫里布朝外坐着。宋彩鳳坐在旁邊相陪。却把酒斟滿着。一大杯一大杯的敬給莫里布喝。莫里布儘量狂飲。還是阿翠在旁邊一拉他的衣襟。低低說道。喝醉了酒不好的。還是早些安睡罷。說畢笑了一笑。莫里布聽了這話。把阿翠拖到懷中。在伊的面上吻了幾吻。說道。今晚我要和新人歡樂了。你不要覺得寂寞麼。阿翠洒脫了莫里布的手。說道。我有什麼寂寞不寂寞呢。莫里布又笑道。我總是要你的。你不要吃醋。阿翠聽了。便望後房很快的走去了。莫里布便

吩咐下人將酒席撤去。又橫在坑上要抽煙。問宋彩鳳可會裝煙。宋彩鳳搖搖頭。莫里布笑道。這件事體你以後總要學會。纔能服待你大爺。今番祇好仍教阿翠來代勞了。便又高聲呼喚阿翠。阿翠便從後房走出。穿了睡衣。帶笑問道。大爺呼喚何事。莫里布道。你再來裝幾筒煙罷。阿翠笑道。我早知大爺過不去這個癮的。所以睡在後房。聽大爺呼喚。便來伺候。不過這位新娘子不可不學會這個。遂一邊和莫里布裝煙。一邊教宋彩鳳看伊如何裝法。且說道。這是很容易的事情。明天就可學會了。宋彩鳳假意在旁瞧看。莫里布有幾分醉意。抽煙的時候。伸手去向阿翠身上亂摸亂抓。逗得阿翠格格格的笑個不住。做出





狐媚的淫態。宋彩鳳却別轉了臉。不去瞧他們。莫里布抽了十幾口煙。說道夠了。我要早些睡了。阿翠把煙槍放下。立起身來。帶笑說道。不錯。莫辜負了佳期。你們也可以早些尋樂了。說罷。便走向後房去。莫里布笑了一笑。立起來。走至宋彩鳳身邊。握住他的柔荑。說道。我與你可稱有緣。早些睡罷。宋彩鳳道。大爺先睡。莫里布道。這是要兩個人同睡的。怎麼教我先睡。你不要害羞。其時莫里布好像饞貓一般。兩隻眼睛。眈眈的向宋彩鳳注視着。若是宋彩鳳不動時。他就要擁抱了。宋彩鳳回轉身來。聽得屋瓦格登一聲響。心中早已明白。莫里布已將外衣脫下。笑搭着宋彩鳳的香肩。說道。阿鳳。你扶我到床上去罷。少停包。



你快活。此時宋彩鳳忽然柳眉倒豎。鳳目圓睜。喝一聲淫賊。休要妄想。乘勢把手向後一按。左脚在莫里布小腿上一鉤。莫里布不防。早已跌翻在地。宋彩鳳掉轉身來。一脚踏在莫里布的當胸。先向他耳巴上打了二下。莫里布掙扎不起。宋彩鳳早撕下他的衣襟。塞在莫里布的口中。使他不能聲張。又將莫里布的束腰帶將他縛住。忽聽窗外掌聲兩下。宋彩鳳也把手掌拍了兩拍。便見窗開處。伊的母親寶氏。挺着一對虎頭鉤。撲的跳將進來。問道。這事怎樣了。宋彩鳳指着地上的莫里布說道。那廝真不濟事。早已被縛。寶氏正要說話。忽又聽得後房喊了阿呀二字。接着咕咚一聲。好像有人跌下去的樣子。宋彩鳳忙跑



至後房一看。黑暗中見地板上橫着一個人。口裏哼哼的。便把來提起。回到外房。不是阿翠還有誰呢。原來阿翠有心要偷瞧他們雲雨巫山的光景。所以沒有睡眠。搬了兩隻椅子接着脚。爬在壁上。向房中窺視。因為那板壁上面都是一橫一豎的花格子。所以看得出了。不料瞧見了這麼一回事。心中吃驚。脚下軟。纔跌了下來。寶氏便問這是誰人。宋彩鳳道。是個淫婢。伊竟敢在後房偷窺。也不能輕恕的。阿翠已跌得發昏。又被宋彩鳳縛住。口裏也塞了布。宋彩鳳便問寶氏道。我們怎樣處置這兩個。寶氏道。你把這淫婢剝去衣服。將伊吊在樑上。明天好使伊出醜一回。至於那個雙槍將。讓我來擺佈他。宋彩鳳便把阿



擊脫個精光。找了根繩子。把伊高高懸起。竇氏即將莫里布的褲子一把拉下。將虎頭鉤照準他下身只一鉤。莫里布要喊也喊不出。早已痛得死過去。竇氏罵道。狗賊。看你以後再能發尋快活麼。宋彩鳳見伊母親這樣爽快快的擺佈他。不覺又好笑。又有些羞慚。也不去回頭細看。便對竇氏說道。我們走罷。明天發覺了。便要多生麻煩。他們一定曉得是我們下手的。竇氏點點頭。兩人遂輕輕跳上屋面走了。竇氏母女回到客寓時。已不早。兩人恐怕天明時不好脫身。所以把二兩銀子留在桌上。擄了包裹。悄悄出得客寓。來至城邊。城牆很低。所以他們就越城而出。離了海龍。向前趕路。談起雙槍將的事。竇氏說道。那厮



吃了我一鈎。大概尙沒有性命之憂。不過雖然醫治好了。他也再不能和婦女同睡了。兩人在路上趕了許多日子。早到荒江。問了幾個信方纔問到玉琴的家裏。見了長工陳四。便問方姑娘可在家裏。陳四搖搖頭說道。你們來找我家姑娘的麼。伊自從前一次和岳爺回家後。曾被賓州地方的鮑提督邀請過去。助着他將青龍崗盜匪勦滅。可是他們二人又很匆匆的離開這裏去了。以後却一直沒有來過。不知道我家姑娘和着岳爺到那裏去的。你們跋涉長途。十分辛苦。只好白跑一趟了。寶氏母女聞言。十分懊喪。也覺得自己太孟浪了。果然白跑一趟。再到何處去我尋女俠呢。於是陳四便留他們在家中歇宿。二人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二回

二四

也覺得很疲乏。所以就在玉琴家裏住了數天。陳四又說鮑提督也來探訪過數次。却不知我家姑娘現在何方。最好伊回家來住。又問寶氏母女的來歷。寶氏約略告訴了他幾句。到第四天的晚上。寶氏母女正要離去。忽然有不少飲馬寨人前來探望。有團長崔強領導着。跑到方家門前。十分熱鬧。原來寶氏母女來後。有鄉人望見宋彩鳳的背影。疑心女俠回來了。傳說出去。說得真像有其事一般。所以飲馬寨人大家都要來探望女俠了。陳四和崔強見了面。方知誤會。大家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寶氏母女從這個上可以見得女俠聲名藉甚的一斑了。寶氏母女不欲多留。就別了陳四。離開荒江。向原路走轉。一路仍是



賣解並不耽擱。這一天回到打虎山附近的一個村落。正是午後光景。見前邊有一座荒落的古廟。廟外有許多鄉人。有的手裏握着斧頭和短刀。有的手裏持着棍棒。有的手裏拖着鉄鋤。其勢洶洶的環伺在那裏。有些人口裏却嚷着道。可要來了麼。早些把這一對無恥的狗男女結果了性命。我們便要出村去廝併了。賣氏母女不知衆鄉人爲了何事。却立在一邊觀看。又見廟前掘着一個大土坑。許多人立在坑邊帶着笑說道。這倒是鴛鴦坑了。又有人指着遠處喊道。來了來了。大家掉轉身去看賣氏母女跟着來人看去時。見有六七個鄉人押着一對青年男女走來。到得廟前一齊停住。背後一個年近六旬的老翁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二回

二六

懷中抱着一柄雁翎刀，摸着領下的長鬚道：「諸位，我的女兒雖是我生平鍾愛之人，但是因爲伊犯了本村的規條，失去了廉恥，玷污我的家聲。我是大義滅親，和伊斷絕父女關係。今日情願把伊和打虎集姓潘的小子一起活埋了，實行本村的規條，好使你們知道老朽並不徇私了。請你們趕快出去和打虎集中的的人，決死狠鬥一下，顯揚我村的威風。大家齊聲答應。竇氏母女見那一對青年男女，生得非常清秀，足稱鄉村中的翹楚。那女的一雙美目中，隱隱含有淚痕，低垂粉頸，玉容也十分慘淡。但是那男的却是絕無恐懼之色，究竟不知他們犯了村中什麼規條，要把他們活埋。豈不可惜！只見那老翁喝一聲快些。」



動手。那些鄉人發一聲吶喊，便要把二人推下坑去。正在危急的當兒，竇氏母女一齊從人叢中走出，跳到坑邊，把手攔住道：「且慢。他們都是好好的人。你們怎樣可以把他們活埋？究竟犯了什麼規條？須得講明。」衆鄉人見竇氏母女突然上前攔阻，大家不由喊道：「豈有此理！我們執行我們的村規。處置這一對狗男女，是得着全村的同意的。你們過路之人，何得綢阻？便有幾個鄉人要來拖開竇氏母女。宋彩鳳略略把兩臂擺動，早打倒三四個鄉人。大衆又是一聲喊，各舉刀棒。正要上前動手。那老翁却跳過來說道：「你們不要動手。這兩個婦女大概還不知道那事的內容。待我來告訴他們。」自然明白這一對男女應該如



此活埋的了。宋彩鳳聽了，便道很好。請你老人家講明一下罷。原來這個村喚做張家村。村上住着三四百人家。和打虎山下的打虎集。祇隔得一條河。本來兩處鄉民常通往來。不知在那一年。因着爭田起釁。兩邊糾集村民。發生了一次械鬥。各死傷了許多人。於是便結下不解之仇。每隔二三年必要開釁一次。大家拼着老命。上前毆打。如臨大敵。打死人也不償命。官廳雖然知道了。也沒有力量來禁止他們。鄉人無智無識。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我國各處鄉間常有此等事的。張家村和打虎集也亦難逃此中惡風了。所以兩村的人在平常時候。不但不相往來。而且見了面。怒目相視。往往容易廝打起來。兩村也絕對



禁止兒女通婚。如有違犯的，非但不齒人類，而且要把來活埋。可見村規的嚴厲了。那張家村裏的人家大都姓張。村中的鄉董是張錫朋，年紀雖老，却會些武藝。一鄉中人對他無不翕服。張錫朋膝下有一子一女，子名文彬，已到錦州去經營商業，自立門戶。女名雪珍，生得秀外慧中，不像鄉下人家的女兒。所以張錫朋要想把伊配一頭好親。雖在荳蔻年華，尙是待字之身。豔名却傳播遠近。大家都知道張家村有這一個美人兒了。那打虎集中却有一家富戶，姓潘，也是遠近聞名的。潘翁僅生一子，名喚潔民。潘翁夫婦愛若珍寶，自幼請了先生在家教讀。要希望他成個文人，捨不得教他去做田中的生活。等到潔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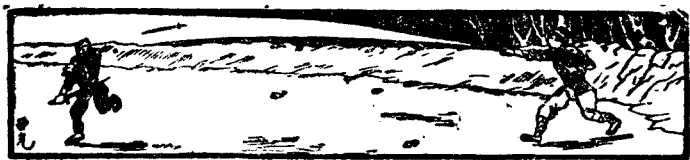
弱冠的時候，丰姿美好，儵然給他穿上了錦衣華服，怕不是一位王孫公子麼。不過鄉間風氣樸實，所以他也不過分修飾，但是在衆鄉人中，已好似鶴立雞羣，迥然不侔了。潔民間暇的時候，喜歡到水邊去釣魚，常常整天的垂釣，須得他興盡纔返，他的水性也練習得很好，有一天正是暮春三月，羣鶯亂飛，鄉間景物宛如大地錦綉，足使人心怡神悅，他在早上，在書房裏讀了半日書，午飯以後，見天氣很好，便想出去釣魚，所以他就不到書房裏去了。好得他在家中很自由的，父母不去管束他，他就帶了釣竿竹籃等物，徐徐走出村去，到河邊去釣魚，釣了好一回，祇有些小魚，並無大魚可得，他就向西邊走去，揀水草深



處再去垂釣。果然被他釣得一條很大的魴魚。可是再釣時，羣魚好似通得靈性，早已各自警戒，不來吞他的香餌了。他一邊釣的時候，一邊瞧着對岸的风景，很是引人入勝。那邊有許多桃花林，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有幾只小綿羊，在那裏地上吃草。鳥聲繁密，好似唱着甜蜜的情歌。他不覺放下釣竿，立起身子，沿着河岸走去。前面有一頂小小木橋，他不假思索的從這條小橋上走到彼岸去。那邊已是張家村的土地了。照例他本來不想過去的。祇因為他已被自然界誘上了。不知不覺地信步向前行去。且喜四下人聲寂靜，並沒有一個張家村中的人。他望那桃花林走去，樹上的桃花鮮豔奪目，灼灼地映得他面上



都有些紅了。穿過桃花林。乃是一條很長的田岸。正有兩個張家村的農民。在田中工作。一見潔民。認得他是打虎集中的人。便一齊奔過來。問他到此做甚。潘潔民坦然地回答道。我到此間。不過來看看風景。並沒有什麼事。一個農人聽了他的話。早怒目喝道。你不要打謊。你們集中的人。素來不到此間的。你這廝獨自跑來探頭望腦。明明是來做奸細。還要說沒事麼。記得去年我們村中有一人。走到了你們集中。却不見回來。過後探聽。方知道被你們活活打死的。現在你來得正好。我們可以報仇了。說罷。便要伸手來捉他。潔民回手和兩人格鬥。但是他那裏敵得過這兩個蠻力的農人呢。所以交手不數下。背上已吃



着一拳頭。打得他幾乎傾跌。回身便逃。兩個農人喊聲逃到那裏去。跟着緊緊追趕。潔民要想穿過桃花林。打從小橋上逃回去。却不料林中忽又走出一個鄉人。把他攔住去路。他無路可走。不得已掉轉身軀。望南邊田岸飛跑。三個鄉人合併着一齊追來。潔民心中十分驚慌。因為歸路已斷。前面跑去正向村中。偷然再遇見那邊的村人。如何脫身。今天看來自己這條性命。已有十分之九保不住了。但是他不顧利害。捨命狂奔。只見前面有一帶茂盛的桑樹林。他跑到相近。就向桑林中一鑽。跑到裏面。急欲覓個藏身之處。四顧不得。却見那邊桑樹下有一隻盛桑葉的大筐。筐中堆滿着桑葉。他想出一個急智。便分開桑



葉跳入筐中。蹲倒了。把身子縮做一團。上面仍用桑葉沒頭沒腦的堆蓋着。好使外邊人瞧不出破綻。果然他蹲在筐中。不過幾分鐘的時候。便聽足聲雜沓。都從樹邊跑過。沒有疑心到筐中的東西。他暗暗說一聲天可憐的。也許我不致送命罷。靜聽了良久。覺得外面沒有動靜。剛要走出筐來。忽又聽得細碎的足聲。從背後進來。到得筐邊。使他嚇得只是伏着不敢動。又聽有很清脆的聲音。送入他的耳鼓道。咦。好不奇怪。方纔我走去的時候。那筐中的桑葉未滿。現在怎麼已堆滿了。併且地下還落着不少。有誰人來代我採的啊。便有一隻柔軟的手伸到筐中來。撈摸。正摸着他的頭。外面便驚呼起來。潔民連忙從桑



葉堆中挺身而出。却見筐邊立着一個很美麗的女子。容光煥然。幾使他懷疑這姑射仙子從何而來。

「評」

此回按下曾家莊。卽從竇氏母女叙起。蓋自寫韓家莊一段文字後。母女二人冷落久矣。所以重起奇峯者。固另有一段絕妙文章在也。

雙槍將何人。卽從旁人口中敘出來歷。頗稱簡潔。及至說出因烟槍而得此雅號。令人嗚噓。

寫宋彩鳳收拾雙槍將十分詳細。妙哉姑娘。足可媲美玉琴矣。但文筆却與迎素閣一段迥異。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二回

三六

荒江訪琴，讀者本知其不能相遇也。然借此略寫荒江情景，便不落寞。雖未寫女俠，而書中似處處有一女俠在。林中遇險，是何等驚慌之事。此身甫得暫避，而鶯聲入耳，豔色當前，文情又爲之一變。是作者用筆奇妙處。



第十三回

密意穩情愛人爲戎首

解紛排難俠客作魯連

那女子見了潔民。十分驚駭。張着雙臂。退後幾步。潔民跨出筐子。便對那女子長揖道。姑娘。千萬請你不要聲張。救我一命。那女子便回問道。你是誰人。爲什麼藏到我的桑葉筐中去。潔民說道。我姓潘。名潔民。是打虎集中的人。今天出來釣魚。見這邊風景大佳。無意中闖到了這裏來。却被貴處村人瞧見。他們必將我害死。我逃到這裏。暫借筐中躲避一下。却有驚了姑娘。多多得罪。還請姑娘大發慈悲之心。不要呼喚。救我出去。今生偷不能報答。來世當爲犬馬圖報。那女子聽潔民說出這話來。



驚容乍定。不由對潔民微微一笑。露出雪白的貝齒。頰上有一個小小酒窩。這一笑足使人消魂盪魄。幾使潔民忘記他處身危險之境。立定着身子。靜候伊的回答。只聽那女子又說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方纔我在那邊聽得高喊捉人。一齊望南邊追去。大約他們已追到吉祥橋去了。我瞧你簡直可憐。不忍去喚人來害你。但是我也沒有法兒救你出去。潔民見那女子吐語溫和。並無惡意。遂向伊謝道。多謝姑娘的美意。使我感激得很。不知姑娘芳名爲何。可肯見告。那女子低聲說道。我姓張。名喚雪珍。我父親張錫朋。便是村中的鄉董。今天我恰巧在此採桑。遇見了你。潔民又向雪珍作了一個長揖道。原來是張家姑娘。



我總不忘你的大德。現在我要告辭回去了。說罷，回身拔步要走。忽聽雪珍嬌聲喚他道：「且慢。潘先生，你不要跑出這個林。你此刻時候，村中人早已驚動，你走出去時，總要給人家瞧見，你也是跑不掉的，不如等到夜裏走出去罷。」潔民停住脚步，說道：「姑娘的話不差，不過在此桑林中，說不定要被他人瞧見，依舊不能逃脫。而且說連累姑娘，也非得計。」雪珍低倒頭想了一想，對潔民說道：「潘先生，請你在此少待，我去去就來。」潔民點點頭，雪珍遂走出去了。潔民在林中等了一歇，不見伊回來，暗想：「莫非伊用計騙我去喚人來害我麼？」繼念雪珍態度誠摯，決無意外。我已到此地步，何必多疑？不多時，雪珍從西邊樹後悄悄地返。

將過來。把手向潔民招招道。潘先生請你跟我來罷。潔民絕不猶豫。跟着伊輕輕走去。走了數十步。早穿出這個桑林。前面有個土阜。四下無人。雪珍領着他。從土阜背後繞道過去。綠樹叢中一帶黃牆。乃是一個冷落的古廟。廟後有一扇小門。雪珍向兩邊望了望。不見有人走過。便推開小門。同潔民閃身走入。又把小門關上了。裏面乃是一個小園。榛莽蕪穢。不堪容身。雪珍打前。潔民隨後。披荆拂棘的走過小園。從一個迴廊中。曲曲折折。穿到一個殿上。潔民見殿上塑着王靈官神像。高舉金鞭。十分威嚴。可是蛛網塵封。像是冷落已久的樣子。神龕前有一個大木墊。雪珍指着木墊。請潔民坐地。潔民把一塊手帕揮一揮。





拜墊上的灰塵。對雪珍說道：姑娘請坐。我們在此略談何如。雪珍點點頭。先請潔民坐。潔民也一定要讓雪珍先坐。旁邊也沒有的可坐之物。於是二人便並坐在拜墊上。雪珍說道：潘先生。你在此避匿到天晚。可以偷逃出我們的村去。這個廟是個靈官廟。本來很有些香火。有幾個道士在此主持。後來因為出了命案。所以被官中封閉。漸漸變成冷落的荒廟了。方纔我見有幾個村人追你。曾到廟中來搜尋一過。不見你的影踪。纔向別處追去。現在我領潘先生來到這裏。他們決不防到的。這裏又無他人。請潘先生放心罷。潔民面上露出感謝的神情。對雪珍說道：我很感謝姑娘庇護的大德。終身不忘。我想兩村的人



都是一國中的同胞。有何深仇大恨。竟永永仇敵相視。倘使都和姑娘這般仁慈友好。兩下冤仇便可渙然冰釋了。雪珍兩手搓着伊的一塊粉紅色的手帕子。徐徐說道。這都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惡風。聽說以前爲了爭田起釁。但是後來早已解決了。兩邊村人却依舊時時要起流血的惡鬥。這許多年來。也不知白白地送掉許多生命。正是爲着何來。我雖是一個女子。却不贊成的。無如能力薄弱。不能勸化村人罷了。說畢嘆了一口氣。潔民道。我的意思也不主張自己殘殺。最好把這可惡的風俗改革去。方是兩村人民的幸福。我想從前周文王的時候。有虞芮二國。也是爲着爭田起釁。兩邊相持不下。虞芮二國的諸



侯遂跑到西歧來請文王代他們判決。但是他們兩個國君行至文王國境中見耕者讓畔。行者讓道。許多人民都有溫和謙讓的態度。他們倆一見之後。自覺慚愧。所以立刻回去。大家和平了事。不再仇視。而斷斷爭奪很小的土地了。這樣看來。可惜我們村中的領袖沒有像虞芮二國之君的人。所以常常要拚着死命起那無目的的閒鬥。雪珍微笑道。不差。可惜當今之世。周文王也沒有啊。潔民覺得伊談吐很是篤妙。不由抬起頭來。向伊看了一看。雪珍却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便低下頭去。兩人這樣靜默了好久。只聽庭中小鳥啄食的聲音。一角殘陽斜照着西邊的屋脊上。雪珍立起身來。對潔民說道。我要去了。

恐怕時候長久了。他們要來找我的。潘先生在此等候機會走罷。但願你平安回家。潔民也立起身來說道。多謝姑娘的恩德。雪珍又笑了一笑。走出殿來。仍打從廻廊走去。潔民隨後一路送出去。穿過小園。早到那個小門口。雪珍回身說道。潘先生。請你不要送了。恐怕給他人撞見。這事情便尷尬哩。潔民聞言。立即止住脚步。又向伊深深一揖。表示感謝。看雪珍珊珊地走出去了。他又把小門關上。回到殿中。坐在拜墊上。時候很覺無聊。瞑目細思。雪珍的聲音笑貌。覺得無一處不可人意。且又溫文多情。在鄉村女娃中。可算得鳳毛麟角。不可多得的了。我今天遇見了伊。真是天幸。否則我的性命恐怕難以保留的了。他的





腦海中這樣廻環的思想着。便不覺暮色籠罩，天已漸漸黑暗。他的思潮一止，就急於要想脫險，好容易待到二更相近，但聽村犬四吠。村中人此刻大多早已夢入華胥，他遂走至後園小門口，輕輕開了廟門，走將出來。見天上滿天星斗，四下裏却黑沉沉的沒有聲音。祇聞遠處一二狗吠聲，其聲若豹，不覺微有些惴慄，鼓着勇氣，向前邊田岸上走去。且喜一路沒有撞見人，也沒有遇到村犬。他便仍從小木橋上走到自己村中。他的心便安靜了許多。走了數十步，見前面有燈籠火把，一羣人很快的趕來。兩下相遇，他認得這些人有幾個是自己家中的長工。其他大半是鄰人。當先跑着的乃是長工潘阿富。一見潔民，便

喊道好了。小主人回來了。你到那裏去的。怎麼到此時纔回來。險些兒把老太爺急死了。他在天晚的時候。不見小主人回家。十分焦急。便命我們分頭出來尋找。我們走了好多路。這裏已跑過一次了。因爲在河邊發見小主人的釣竿和竹籃。籃裏還有一條大魴魚。估料小主人必是釣魚時候走開的。小主人水性又好。決無落水的事。除非走到了張家村裏去。便麼那危險了。小主人你究竟到那裏去的。背後的長工和鄰人們都這樣的向他詢問。潔民暗想。猜是被你們猜着了。可惜我不能把這事老實告訴。不得不說幾句謊話了。便答道。方纔我釣罷了魚。曾走到打虎山上去遊玩的。因爲走失了路。所以弄到此刻纔





能回來。潘阿富道。險啊。山裏野獸很多。倘然遇見了。如何是好。大家湊簇擁着潔民。回到家中。潘翁迎着。又驚又喜。便問他到什麼地方去的。潔民照樣回答。潘翁因潔民幸已安然回來。不會責備他的兒子。問他肚中飢餓不飢餓。教下人開夜飯出來。給潔民吃。一家人歡天喜地的沒有別的話說了。可是從此以後。潔民的心版上已鐫着雪珍的影痕。時常想起了。便放不開。惘惘如有所失。一天。他讀書的時候。恰巧他的先生把詩經上的秦風蒹葭三章。細細地講解給他聽。他讀着「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覺得這三章詩。好像代他作的。他心中的伊人自



然是張家村。的雪珍了。張家村雖然只相隔一河。可是因爲兩邊成了仇敵之故。雖近實遠。大有可望不可即的情況。豈非道阻且長麼。然而臨流默想伊人的面目。如在眼前。豈非宛在水中央麼。所以他讀了這詩後。益發思念不已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和雪珍還是第一次邂逅。爲什麼這樣愛慕不能自己呢。然而爲了兩邊村莊早已結下冤仇。有此一重阻礙。使他沒有勇氣再跑到張家村去和雪珍相見。一訴別後渴念之忱。時常到他昔日垂釣之處。悵望對岸。咫尺天涯。對着那清漪的河水。咏着那蒹葭三章之詩。很多惑嘆。他很想如何能夠把兩村的宿冤消釋。化干戈爲玉帛。可是他自覺沒有這種能力。因爲



鄉人大都蠢蠢無智。對他們有理講不清的。改革風俗。確乎不是容易的事。此念也只好做他的一種幻想而已。這樣光陰過得很快。轉瞬由春而夏。有一天。潔民下午無事。走到河邊去聽着樹上蟬聲絮聒不住。天氣很熱。他對着清澈的河水。不覺動了游泳的興致。於是脫却上身衣服。祇剩一條短褲。躍入河中。拍水爲樂。離開這邊不遠。有一個小小荷花蕩。荷花很是繁茂的。他遂鼓足勇氣。一直浮水而去。早來到荷花蕩畔。鼻子裏便嗅得一種清香之氣。沁人肺腑。早見蓮葉田田。好似環繞着許多翠蓋。荷花高出水面。紅白相映。很是清豔超俗。他在蕩邊遊泳了一個圈子。覺得有些力乏。遂浮在水面休憩。却見後面蘭



橈起處，有一小舟駛來。舟中坐着一個白衣孀。恍如凌波仙子。一塵不染。細細一看。正是他寤寐求之。求之不得的張雪珍。不覺喜出望外。幾乎疑心處身夢境了。雪珍也已瞧見了潔民。便把船划過來。帶笑說道。潘先生。你怎麼到此。潔民見左右無人。遂攀着船舷。跳入舟中。老實不客氣的坐在雪珍的對面。雙手叉着。對雪珍說道。姑娘。你前番的恩德。實大有造於我的。使我總不能忘懷。一直思念姑娘。却恨不能過來探望。不料今天在。此巧遇。這是何等快活的事。雪珍也說道。潘先生自從你逃回去以後。我也時常要記念你的。今天飯後無事。我忽然想起要到這裏荷花蕩來看荷花。所以獨自盪槳前來。恰逢潘先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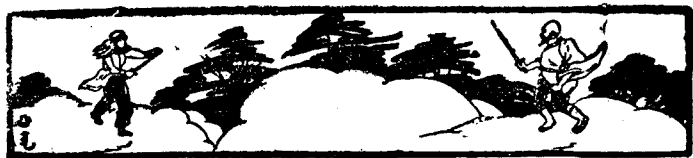
人意想不到。恐怕這正是天緣了。說到緣字，似乎覺得伊自己尚是一個閨女。如何對着人家說什麼緣不緣。不覺玉顏微紅。別轉了臉。把蘭槳用力的划着。那小舟便轉向東邊蘆葦深處。因爲那邊有一帶很高的蘆葦。過去便是些小小港汊。沒有人到臨的。不多時小舟已隱向蘆葦背後。來到一個小港中停住。那邊正有一對白鷺。在水邊瞰魚。此時一齊驚起。潑刺刺的飛到蘆葦中去了。二人遂在這裏喁喁談話。大家起先問些家世。後來講講彼此的懷抱。和村中的情形。不覺轉瞬已是天晚。二人雖然相逢不多。可是十分投已。彼此都有了情愫。恨不得常常相聚在一起。可是形格勢禁。不能如願以償。那灰黑的暮色。



好似有絕大的權力。可以使這一對青年男女。不得不從沉醉的當兒。要硬生生的分開。於是潔民不顧冒昧。一握雪珍的纖手。說了幾句珍重的話。和伊告別。雪珍偷偷地把船搖到對岸。送潔民上岸。且喜無人瞧見。大家說了一聲再會。潔民立在上岸。看着雪珍把小船划回去。直望到人和船不見了影踪。他方纔廢然而返。他覺得這種機會是可一而不可再的。自己雖然愛雪珍。總是一種虛空的妄想。因爲他也知道按着村規。兩村世世不得通婚姻。凡有違犯的。死無赦。他如何能夠去愛雪珍呢。不是自投羅網麼。然而天壤間最大的魔力。便是愛情。明知其不可爲而猶欲爲之。這正是解人難索了。此後潔民已被愛



神的鏈索緊緊地纏繞着，不能擺脫。所以他對於一切事情都覺得沒有心緒，缺少興味。只是懶懶地似乎要生病的樣子。潘翁疑心他身子不好，便請了個大夫來代他診治。但是那大夫把了脈後，細細詢問一過，覺得潔民並沒有什麼疾病。遂開了些和胃通氣的藥而去。臨走時却背地裏對潘翁說道：「令郎並無疾病，或者有什麼心事，所以抑鬱不樂。請你老人家得便時問問他罷。」潘翁聽了大夫的話，隔了一天，便喚過潔民來詢問。潔民那裏肯把他的心事實說。所以潘翁也問不出什麼。只好罷休。這樣又過了幾個月，已是隆冬天氣。他在一天下午帶了釣竿到老地方去釣魚。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釣得着也好，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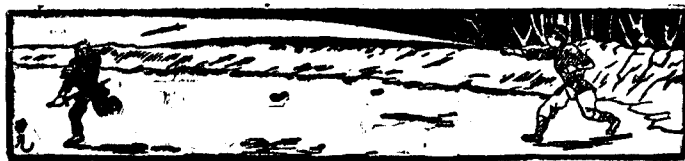
不着也好。他只是蹲着。痴痴地在他的腦海中溫着舊夢。過了
好久時候。忽然無意中對面溪水中倒現着一個倩影。抬頭一
看。却見張雪珍正立在對岸。對着他笑了一笑。原來雪珍也和
潔民一樣墮入了情網。不能自己。時常要到這個地方來徘徊。
因爲伊聽得潔民說過他時時喜歡到這裏來釣魚的。所以伊
今天信步走來。果然遇見了潔民。此時潔民好似飛蛾瞧見了
燈火。被那紅的火燄誘引着。不能自主。他遂立起身來。丟了釣
竿。對雪珍說道。請你等一刻兒。我就來了。便很快的跑去。仍從
小橋上走到對岸。雪珍早已趨前迎着。對他低低說一聲跟我
來罷。於是潔民跟着雪珍。只向無人的地方和樹林深處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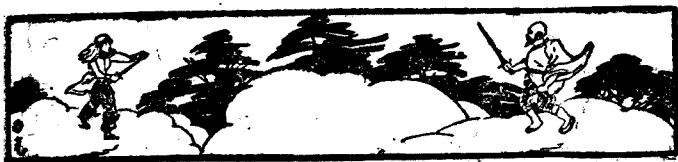
曲曲折折。一路無人撞見。早已到了以前桑林之處。悄悄地走到靈官廟的後門。一齊推門走入。園中的亂草已是枯黃了。那邊大樹上正有一羣喜鵲。噪個不止。和幾隻烏鴉在那裏奪窠。潔民不覺微吟着「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這幾句詩來。雪珍聽得他吟着之子于歸。不覺臉上一紅。把門關上說道。潘先生你真是書獃子了。快快進去罷。潔民不由笑了一笑。二人踏着衰草。走進去。來到殿上。依舊並坐在那個拜墊上。大家談着別離後的苦思。都若有無限深情。良久良久。潔民對雪珍說道。我們兩次相見。雖然相逢得巧。可是極不容易。而且距離的時候很長。以後又不知何日再能相見。若要想



和姑娘常常相聚，恐怕難之又難。詩人所謂的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我思念姑娘的心，就是這個樣子。雪珍聽着潔民的話，微微嘆口氣，默然無言。潔民道：「我們這兩個村子早已結下仇隙，設法把來消釋。今年雖然尙沒有爭鬥過，但恐不久總要有一番惡鬥。我有一句冒昧的話，要同姑娘一說。因爲今日若然不說，錯過了機會。不知以後有沒有日子可以向姑娘說了。」雪珍一手拈弄着衣襟，低低問道：「你要和我說什麼話？」潔民進了一歇，然後對雪珍說道：「我直說出來。姑娘不要嫌我唐突。西子麼？因爲我的心理非常愛慕姑娘。最好常和姑娘廝守在一起。不過若在此間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非得離開這個囹圄式的家。」




鄉。不能有自由的希望。所以姑娘倘然是愛我的。能不能和我
一起同去。謀將來永久的幸福。萬一姑娘不能夠答應我的要
求。我也不怪姑娘。只該打自己的嘴。說罷向雪珍注視着。靜候
伊的回答。雪珍問道。到那裏去好呢。潔民聽雪珍問這個話。知
道伊已有數分允意。便說道。我已決定想到新民去。因為在那
邊有我的至戚。可以相助。我要再問姑娘能不能答應我同走。
雪珍只是不答。看看天色將晚。潔民以爲雪珍無此勇氣。或者
並無深情。大約此事不能成功了。心中焦急不已。額上汗出如
潘。不得已再問道。不知姑娘可否愛我。爲若愛我的。請你答應
我請求。不然也作罷論。姑娘也休笑我的痴想。現在我等你確



實的回答。雪珍此時方纔點點頭。表示允意。潔民大喜。握着伊的手說道。事不宜遲。我們明天走可好。雪珍又點點頭。潔民遂和伊約定。明日垂暮時。潔民仍到這裏來和伊會合。然後一同出奔。今晚各自回家。預備一切。兩人約定了。雪珍送潔民出了靈官廟。又在桑林中立談了一刻。方纔握手告別。潔民心中甚喜。好似一件極重大的事情已經解決了。自然非常愉快。獨自穿出桑林。剛要悄悄地走回家去。不料在他們桑中情話的時候。桑林外邊忽來一個頎長的壯男子。立定了竊聽二人的私語。等到潔民走出來時。他就飛步追上。喝一聲打虎集中人來。此做甚。今天休想逃去了。潔民見有人追趕。便拔步飛奔。壯男



子隨後追趕不捨。并且高聲呼喚。潔民要想從原路奔去。但是那邊又有兩個鄉人迎上前來。同時那壯男子漸趕漸近。他只得向河邊狂奔。對面的兩人見了。也抄攏來喝道。不要放走了這賊。潔民逼得無路可走。人急智生。遂向河中聳身一跳。那壯男子追到河邊。見潔民已沒入水中。遂俯身掇起一塊三角式的大黃石。用力向河中擲去。撲通一聲。水花四濺。幸虧潔民早已泅到那一邊去。沒有被他擊中。潔民在水中不敢出頭。一口氣游了一里路的光景。方纔攢出水面。爬到自己的河邊。走上岸去。身上早已盡濕。天氣又十分寒冷。難以打熬。急忙奔回家中。詭言失足墮河。換了衣服。驚魂初定。一個人獨自坐着。思量



明天的約。覺得自己到張家村去是非常冒險的事。今晚又被他們撞見。險些兒遭他們的毒手。倘然明天再去。他們必有防備。更是危險。照例還是不去的好。但是雪珍還沒有知道這個事情。伊在明天必定要到那裏去守候我的。我怎能失約不去呢。并且難得雪珍多情。答應了我的請求。情願隨我私奔。足與古時紅拂夜奔李靖先後媲美。我豈可辜負伊的情愛呢。我亦顧不得什麼危險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天我還是決計要去的。他决定了主意。倍覺勇氣。心中也稍安寧。收拾些金錢。又到他父親私藏的所在。竊取得五百兩銀子。和衣服等東西。一齊藏在篋中。預備定當。然後安寢。但是一夜沒有睡得着。黎明



卽起。悄悄地寫好一封書信。放在枕邊。留給他父母的。大意是說爲了自己。已和張家村張姓女子發生戀愛。格於村規。不能通婚姻之好。所以不得已一齊出走。望雙親勿念等話。但是潘翁此時還沒有知道呢。潔民在這天便覺得坐立不安。好不容易捱到天晚。捉一個空兒。提了行篋。悄悄地从後門出走。天色已黑。無人知覺。遂一直走向張家村而來。他對於這條冷僻的路。是已走熟的了。所以一路摸索。早到得靈官廟。仍從那小門裏走進去了。見有一個影子立在迴廊邊。微微一聲咳嗽。正是雪珍。潔民把行篋放下。和伊握手相見。雪珍道。你怎麼此時纔來。我等得好苦。天已黑了。我一個人冷清清的。藏在這個地方。我



心實在非常害怕。況且若再遲了。我家中人也一定要尋找我的。潔民道。請你原諒。因為我也須等到天晚方可前來。以免意外的危險。現在我們快快走罷。雪珍點點頭道好的。伊遂回身走到殿中去。取出一個包裹。背在背上。潔民提了行篋。兩人一先一後。打從小門裏走出來。要想早早脫離他們圍圍式的家鄉。不料兩旁一聲吶喊。衝過十多個鄉人來。手中都拿着木棍鐵器。爲首一個身軀的壯男子。大喝不要放走了這一對狗男女。早將二人團團圍住。不由分說。一齊動手。於是二人束手被縛。奪下行篋和包裹。潔民的背上已吃了幾下老拳。那壯男子便對衆人說道。我們快把他們二人押好送到鄉董那裏去。



在這女子阿雪便是他的女兒。看他如何發落。然後我們再講話。衆人都道很好。有幾個人嘖咕着說道。阿雪本是很好的女兒。怎麼會跟着打虎集中的人私奔呢。好不奇怪。那廝想是吃了豹子膽。膽敢到這裏來引誘良家的婦女。我們一定不能饒他。衆人一邊說。一邊走。將二人押送到一個很大的庄院門前。便是雪珍的家裏了。原來這壯男子姓羅。大家都喚他羅阿大。是村中的遊蕩少年。他對於雪珍。平日未常不有垂涎之意。因爲張錫朋很看不起他的。所以想不到手。昨天恰被他在桑林外聞得二人的密約。本想背地裏把潔民弄死了。然後自己再向雪珍講話。不料却被潔民逃去。他遂一不做二不休。暗地裏



約好了十多個鄉人。伏在靈官廟後等待。遂把他們擒住。這樣也好使張錫朋出醜。張錫朋聞得這個消息。又驚又怒。吩咐將二人推到面前。細細審問。二人已拼一死。據情實告。雪珍的母親抱住伊女兒大哭。要求張錫朋饒恕伊。雪珍也是很覺傷心。覺得自己對不起父母。無話可說。張錫朋知道村中的規例。是斷乎不能輕恕的。遂吩咐將二人分別監禁。先到打虎集去問了罪。再行發落。羅阿大等只得退去。到了明天。錫朋正在聚集村人討論這事情。忽報打虎集人有一大隊殺奔這裏。村中來了。原來潘翁在昨天晚上見兒子失踪。十分驚疑。發見了潔民的留書。雖知他不該迷戀婦人。有犯村例。罪無可恕。然而紙




憤憤深。心上那裏放得下。急叫人四面去追趕。鬧到半夜。不見潔民影踪。到明天朝上。方纔探聽得潔民已被張家村人擒住。潘翁遂聚集鄉人。把這事告訴明白。以爲潔民受了人家的引誘。以致出此下策。即使有應死之罪。亦當向張家村人索還。以便自己處置。倘然任張家村人隨意殺害。那就是打虎集的奇恥大辱了。大家僉以爲是。於是有集中的團總屠雲。帶領一百數十個鄉人。各執刀鎗棍棒。趕到對岸來。要索還潘潔民。張錫朋聞得這個消息。怒不可遏。立即下令村人。集合隊伍。四下裏鳴起鑼來。一齊出去廝鬥。不使打虎集人獨逞威風。於是兩村重又開釁。亂殺一陣。張錫朋舞着雙刀。督領村人們奮勇前鬥。



打虎集人抵敵不過。一齊敗退過去。張家村上得了勝。不肯干休。大呼追殺。直追到打虎集中來。那個羅阿大尤其起勁。挺着一枝紅纓槍。當先追趕。打虎集的村民死傷得不少。正在危急的時候。忽然從那邊河岸上跑來一個醜漢。又瘦又長。身穿破褐。托着一個鉄鉢。滿臉骯髒。好似走江湖的乞丐。見了打虎集人的慘敗。遂跳過來攔住張家村追殺的鄉民。說道且慢。你們都是鄉民。爲什麼這樣惡鬥。殺死了人。難道不償命的麼。快些住手罷。羅阿大殺得性起。喝道那裏來的乞丐。還不滾開一邊。你不去討飯吃。却來這裏勸相打。再不滾開時。須吃我一槍。那乞丐却笑嘻嘻說道。你這小子出口傷人。我偏要來勸相打。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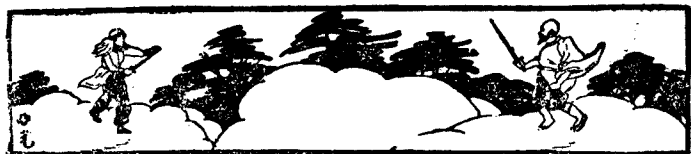
待怎樣。羅阿大便手起一槍，照準那乞丐當胸刺去。喝聲着，乞丐不慌不忙，伸手只一接，便把這枝紅纓槍搶住，輕輕一拽，已到了乞丐手中，一折兩段，拋在地上。羅阿大還是不識時務，衝上前對準那乞丐，飛起一脚，要想踢他的腎囊。那乞丐只將手一擦，早把羅阿大的脚捉住，提將起來，向外一拋。羅阿大早已跌出丈外，恰巧屠雲趕過來，趁手一刀，把羅阿大的頭從頸上切了下來。許多張家村人見羅阿大被殺，大家一窩蜂的殺奔那乞丐。那乞丐將手輕輕向兩邊擺動時，衆鄉民早已四邊傾跌。打虎集人見了，一齊反攻。張家村人遂反勝爲敗，大家爭先恐後的退回自己村中。有許多人因着被擠，紛紛跌落河中。張



錫朋在後，鑽壓不住，只得後退。幸虧打虎集人得了勝，並不窮追。但是張家村已是大敗了。父哭其子的，妻哭其夫的，夜間一片哭聲，到得明朝。衆鄉人要報此仇。大家來向張錫朋請命。且要先把潔民和雪珍處死。以平大家的氣。張錫朋被衆人所逼，遂也痛斥自己女兒的不貞。吩咐人便在靈官廟前掘了這麼一個大土坑。要把二人活埋。借此激勵衆鄉民。好再去廝殺。湊巧便被竇氏母女遇見了。上前干涉。張錫朋把這事向竇氏母女講了一個明白。教他們不必管賬。自己必須要在那邊決個勝負。斷不能失這顏面的。竇氏母女聞言，不覺哈哈大笑將起來。張錫朋不由一楞，問道：你們笑什麼？竇氏道：我笑你們真是愚



不可及。本來兩村都是好好的同胞。即使有什麼齟齬，也是可以講得明白的。何必要這樣世世相殺。常常械鬥。牢結着冤仇。而不能消釋呢。他們兩個人彼此有了愛心。却被村規束縛着。不能達到他們的願望。所以不得意而約會了一同出奔。雖然行爲不慎。失於檢點。但是若沒有這惡劣的村規存在着。不是好好一頭姻緣。彼此不妨請了媒妁出來。玉成其事。何至於要出此下策。而遭遇這個羞辱。你們發見了這事。不能因此覺悟。從事改革。反而兩邊大動干戈。自相殘殺。枉送了許多人命。我豈不要笑你們。現在你們快把這一對青年男女放了。然後再細細思想一回。我的話是不是。張錫朋聽了寶氏的話。覺得很



有理由。頓了一頓說道。只是我們的村規是這樣的。他們犯了規例。那是自取其咎。我雖有父女關係。也不能袒護自家人。至於兩村的仇隙。早已結得深了。雖也不能消釋。祇有打個明白。誰輸了是誰倒霉。這是沒法想的。你們過路之人。休要來管這事。有幾個鄉人也高聲喊道。閒話少講。我們快收拾了這一對。好去廝殺。寶氏剛又要開口說話。忽見一個村人慌慌張張的跑來。向張錫朋報告道。打虎集中的團總屠雲。和昨天那個助戰的乞丐。一齊走過河來了。大家聽得這話。一疊連聲的喊道。打打打。我們快快預備。張錫朋問那個鄉人道。你可曾瞧見他們有幾多人來。那人答道。祇有屠雲和乞丐。背後跟着鄉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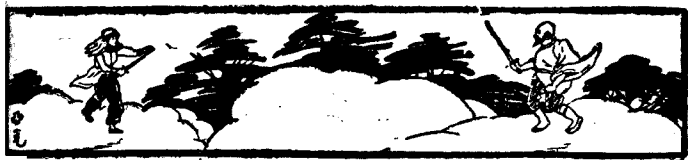
過四個人光景。張錫朋道：「那麼他們不是來動手的。我們不要
鹵莽待我。問明白了再說。」於是便教衆鄉人兩邊排開。等候他
們到臨。不多時，大家指着對面田岸上，幾個漸走漸近的人說
道：「來了來了。」竇氏母女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且立在一邊瞧看。
那四個人早已走近，屠雲佩着雙刀，和乞丐當先走到。一見張
錫朋，大家打個招呼。張錫朋先問道：「你們到此何干？」今日下午
我們再要決個勝負。那乞丐早搶着說道：「好大口氣。昨天敗了。
今天還要決勝。敢是恐怕你們村中死的不夠，說罷呵呵地笑
將起來。衆鄉人一齊大怒。大家罵道：「乞丐乞丐，都是你這東西
來幫助他們。可惡得很。今天到來，不讓你走了。」乞丐睜着炯炯



雙眸對衆人說道。不。放。我。走。麼。很。好。只。要。你。們。多。備。幾。罈。子。好。酒。給。我。痛。飲。就。是。了。二。三。個。鄉。民。早。舉。着。棍。棒。撲。過。去。說。道。你。要。喝。酒。麼。先。請。你。吃。棍。子。那。乞。丐。把。手。向。兩。邊。一。攔。衆。人。的。棍。棒。早。已。脫。落。了。手。一。齊。跌。倒。乞。丐。大。聲。說。道。你。們。這。些。鄉。民。真。是。又。可。鄙。又。可。憐。自。己。沒。有。本。領。却。喜。歡。和。人。家。廝。鬥。不。是。白。送。性。命。麼。老。實。對。你。們。講。你。們。不。要。看。輕。我。是。個。乞。丐。休。說。你。們。這。輩。東。西。便。是。放。着。千。軍。萬。馬。憑。我。一。個。人。也。能。殺。出。殺。進。畏。者。不。來。來。者。不。懼。你。們。不。要。螳。臂。當。車。自。討。苦。吃。張。錫。朋。端。相。那。乞。丐。似。乎。像。個。異。人。本。領。高。強。自。己。斷。非。敵。手。遂。把。鄉。民。喝。住。大。家。見。了。這。個。情。景。也。不。敢。胡。亂。下。手。於。是。屠。雲。便。對。張。



錫朋說道。我們今天到你們村中來。有一個要求。請你們把潘潔民釋放。然後兩邊不妨講和。若是不肯依從。免不了再要廝殺。一邊說。一邊指着那坑邊縛着的潔民和雪珍。又說道。你們莫不是要把他們處死。這却不能夠了。乞丐又走前幾步說道。姓張的。你也是一村之主。此事應該作個主張。我昨天路過這裏。瞧見你們械鬥。我也本來沒有什麼偏袒。只因眼瞧着打虎集人被你們追殺甚急。所以幫着他們抵擋一陣。以後我向他們細細詢問。明白了這事的前因後果。覺得你們這種惡風。應該早早改革。以免枉送性命。而且這一對青年男女也沒有死罪。不忍他們爲了這個惡風而犧牲性命。所以昨天晚上和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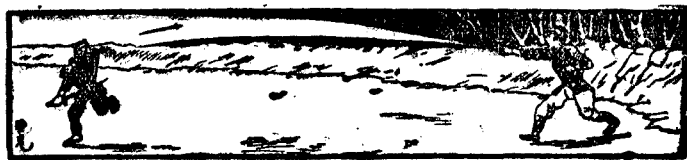
天早晨。我和打虎集人講了幾次。方纔把他們勸醒。這位團總屠雲和潘翁。都能諒解。情願早日弭戰言和。我遂和屠團總趕到你們這邊來。要想和你們講明白。要把這惡風趁此時改革去了。也不負我這一番的多事。張錫朋本來聽了竇氏母女的說話。也有些動心。現在又給兩人一說。早已回心轉意。只是礙着衆人的面前。還不敢毅然決然的有所主張。那乞丐早已瞧科了幾分。遂掉轉身向衆鄉民大聲講話。勸他們不要同室操戈。早把這惡風改革。使兩村言歸於好。又主張要把潔民和雪珍立即釋放。宣告無罪。衆鄉人聽着默然無語。宋彩鳳聽了。忍不住拍手說道。是啊。是啊。這話說得好爽快。我們也是要這樣



勸解他們。誰反對的便不是人。宋彩鳳說罷。一個箭步早跳到潔民雪珍二人的身邊。拔出寶劍。割去二人的繩索。說道。就此放了罷。寶氏也握着一對雙鉤。跳過來。衛護着二人。衆鄉人見了這種武力的調停。那有人敢出來反對。大家只是面面相覷。乞丐對寶氏母女相視了一下。又對張錫朋說道。請你快快定奪罷。張錫朋見事已如此。遂對衆鄉民說道。這幾位的話實在說得不差。使我不得不贊成。你們意下如何。大衆見張錫朋已軟化。雖有幾個倔強的。也不敢公然反對。大半都附和稱是。此時潔民已走至屠雲面前講話。乞丐便對張錫朋說道。現在這事總算和平解決。我且把潔民帶回打虎集。交給他的父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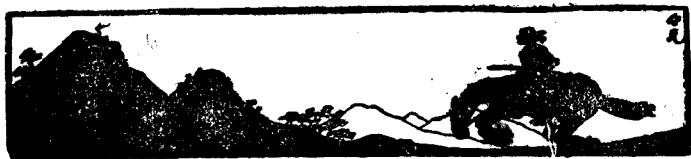
後再來拜訪你。你這位小姐也可以好好領回家中。至於婚姻的事。以後再可妥談。恭喜你們能從忠告。把這幾十年的惡風俗。一旦革去。就是你們兩村莫大的幸福了。說畢便帶着潔民要走。潔民指着竇氏母女說道。這兩位也是我的恩人。要請他們到我們村中去相聚。乞丐點點頭。表示同意。潔民遂走過去。邀請竇氏母女。竇氏母女含笑應允。潔民雖要和雪珍講幾句話。可是無此勇氣。只好以目示意。衆人遂和張錫朋告別。張錫朋要求他們明天再來。乞丐一口答應。於是張錫朋親自送他們出村。衆鄉人各自散去。紛紛議論。有贊成的。也有不贊成的。但是這事業已和平解決了。按下不提。且說潔民和屠雲伴着



乞丐竇氏母女回到打虎集。潘翁和集中幾個父老出來迎接。着見潔民安然歸來。不勝之喜。一齊請到潘翁家中。潔民和父母相見後。即把自己的事告訴一遍。且向潘翁請罪。潘翁因事已過去。正要喜歡。也不加苛責。於是大擺筵席。款待那位乞丐和竇氏母女。且邀屠雲和幾個父老相伴。大家感謝乞丐相助之力。乞丐托着大觥。暢飲了數杯。便向竇氏母女請教姓名。竇氏母女以實相告。那乞丐不覺說道。咦。原來我們是相識的。玉琴常常提起你們的大名。不想今日遇見。竇氏聞言。估料這乞丐一定也是崑崙派中的人。遂也向他叩問來歷。潘翁在旁也說道。昨晚我們屢次請教義士的大名。義士只是不答。今番請



義士直說了罷。乞丐哈哈笑道。因爲我並不是什麼達官貴人。何必多留姓名。現在我也不妨直說。省得你們疑心我居奇。我姓余。名喚觀海。便是女俠玉琴的師叔。一向隱於乞丐。遊蕩江湖。此番從白山黑水間倦游而回。路過此間。巧和你們相逢。你們要笑我多管閒事麼。潔民父子說道。原來是一位大俠。靈光俠氣。早知與衆不同。我們得識荊州。非常光榮。且仰賴義士之力。這一次竟把兩村的惡風改去。正是我們兩村人民的幸福了。竇氏母女也向余觀海致敬意。且叩問女俠行踪。余觀海道。女俠曾在京師中和我們聚過一起。大破天王寺以後。伊和劍秋雲三娘到你們地方來拜訪的。但是你們怎樣到這裏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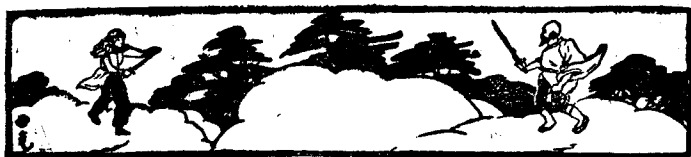
他們一定碰不到你們了。竇氏母女遂把他們被鄧氏七怪逼得不得已而出走。暫避其鋒。因此趕到關外來。要找尋女俠。那知到得荒江。空邇人遠。撲了一個空。只得趕回原路了。余觀海笑道。玉琴去找你們。你們却來找玉琴。彼此相左。天下竟有這種不巧的事。現在不知他們到崑崙去呢。還是上別地方遊覽。這却不知道了。竇氏母女聞言。不勝悵惘。余觀海却盡管狂飲。席間又討論起潔民和雪珍的問題。屠雲說道。這事的起先。潔民兄也有些徑情直遂。不顧利害。險些鬧出大禍。現在却幸虧發生了這事情。釋嫌修好。永戢干戈。轉禍爲福。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我們索性把這件事玉成了。成就一段美滿姻緣。從此



好使兩村通秦晉之好。也是一件快事。而且可以爲將來留下一重佳話。明日張錫朋本要請余義士等前去。不才情願偕往。乘此代潔民兄一作蹇修可好。潘翁道。這是求之不得了。明天准要有勞清神。余觀海道。我當一同說項。包管張家老頭兒一定答應。況且他家的女兒早已願意。更不成問題了。潔民聽了。正中心懷。暗暗歡喜。大家舉杯暢飲。直至酒闌燈灺。方纔散席。余觀海早已喝得醉醺醺地。東倒西歪。潘翁吩咐兩個下人扶着他到客房裏去安寢。寶氏母女却由潘翁的老妻引着。到內室睡眠。到了明天早上。張錫朋已派人持着請帖來請。屠雲遂伴着余觀海和寶氏母女。一同來到張家村。和張錫朋相見。張



錫朋向余觀海寶氏母女等感謝調停之力。也擺上豐美的酒席。宴請衆人。席間屠雲便代潔民和雪珍作伐。張錫朋唯唯答應。卽請屠雲轉言潘翁擇日文定。余觀海笑道。好爽快。舉起杯來一飲而盡。這一次余觀海又喝得爛醉如泥。散席後。由屠雲送回打虎集。寶氏母女却被雪珍留着不肯放走。母女倆便住在那裏。彩鳳和雪珍談談十分融洽。潘翁得了這個喜信。因爲後天是個大吉大利的成日。所以就揀定那天。代潔民送盤。便請屠雲爲媒。到得那天。張家和潘家懸燈結綵。十分鬧熱。村人都來道賀。一團祥氣。余觀海兩邊喝酒。又是喝得大醉。正是壺中日月不嫌其長了。至於潔民雪珍二人心中的喜歡。是更不



待言。他們在起初時候，因為戀愛情深，所以不顧成敗利鈍，和惡劣的環境奮鬥。經過了惡風險浪，做夢也想不到有這樣美的結果。使他們不由不深深地感激余觀海和竇氏母女的功德了。余觀海在打虎集又過了一天，再也留不住了。向潘家父子告辭欲行，又到張家村，去向張錫朋辭別。竇氏母女本來亦欲動身，却被雪珍再三挽留，所以要再住幾天。便對余觀海說：他們倆一時不欲重返故鄉，將在京津一帶作長時間的暢遊。託余觀海如遇女俠，代為致意。余觀海答應了，遂揚長而去。閒雲野鶴，來去無定。此去却又不知到那一處。教張潘二家如何留得住他呢。竇氏母女在張家住了好多天。聽說雪珍和潔



民將在明春結婚。這杯喜酒却無論如何等不及喝的。遂向張家父母告別。雪珍苦留不得。送了許多禮物。寶氏母女也不客氣。受了一大半。宋彩鳳和雪珍握着手。戀戀不捨。硬着頭皮別去。寶氏母女離了打虎山。一路進關。到得京師。寄寓在旅店中。盤桓數天。有一天他們母女倆正遊什剎海。忽然背後有一人走上前來。叫應他們。寶氏母女回頭一看。見是李鵬。大家問起別後狀況。始知李鵬年來經營商業。獲利很多。新近在京中和人家合資開設一家雜糧行。所以他時常到京中來的。寶氏母女也把自己找尋女俠的經過。約略告訴一遍。李鵬便請寶氏母女到一家酒樓去用晚餐。宋彩鳳向李鵬探問女俠行踪。李



鵬告訴說在天津相近的曾家村曾家莊。女俠有一個寄名親姓曾的弟兄二人。兄名夢熊。弟名毓麟。女俠曾搭救過他們的性命。常到那邊去居住。你們若一定要找見女俠。可到那裏去探聽。或有端倪。竇氏母女把李鵬的話記好。很想到那裏去跑一趟。所以這一天和李鵬別後。次日母女二人便離了京師。向天津趕來。到得天津。向人問訊曾家村。方知尚在西南面。他們在天津住了一天。遂取道向曾家村走來。地方漸漸荒僻。有山有水。風景很好。二人走在路上。見道旁一帶楓林。紅得如美人頰上的胭脂一般。秋風吹動了林葉。槭槭作響。遠遠地有個山頭。映着斜日。白雲如絮。環繞着山腰。宋彩鳳正看得出神。忽聽



馬蹄響。從楓林中跑出一頭馬來。馬上馱着一個俊秀的少年。形色慌張。一手抱着頭。伏在馬背上。好似逃命的樣子。背後跟着竄出一頭胭脂馬來。馬上騎着一個黑衣女子。手中握着一柄明晃晃單刀。飛也似的追上去。那少年的馬正跑向竇氏母女那邊來。嘴裏喊一聲救命哪。黑衣女子在後也喝道。你這虧忘情負義。逃向那裏去。從懷中掏出一圈錦索。向少年拋來。少年閃避不及。早被錦索套住。黑衣女子乘勢望懷裏一拖。那少年早從馬鞍上翻身跌將下來。

「評」

靈官廟一段。文筆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三回

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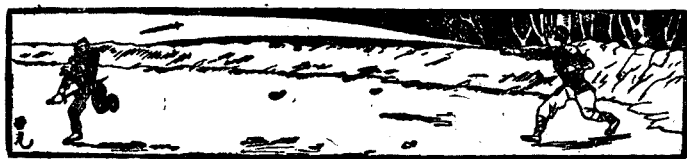
借秦風兼葭三章。襯出潔民之情思絕妙。

桑林洩祕。潔民被追。自是險筆。欲擒故縱。純爲後文留地步。

本回寫潘張二人一段奇情豔史。迂迴曲折。兜到原文。始補述明白。不落一平筆。又緊接余觀海之來。一場風波。乃告平息。有情人竟成眷屬矣。

借余觀海口中記出女俠行踪。於是以前余觀海在崑崙報信。方有根據。

遇李鵬是文勢過渡法。不如是則竇氏母女。何從至曾家村。



第十四回

低首作情俘幸脫虎狼口

俠心平劇盜巧成麟鳳緣

曾家村的曾毓麟自從前次琴劍二人先後不別而行。他把玉琴留下的書信讀了又讀。心中不勝悵惘。知道玉琴已上崑崙。想不到伊竟是這樣的堅決。倘然伊和劍秋早有情愫。那麼伊也不妨對我明言。杜絕了我的痴想。惟其處處流露着愛我之情。譬如伊單身冒着危險。到龍王廟來救我脫離虎口。力殲巨盜。似乎非有深情的人不能夠如此。所以我的一縷痴情。又裊裊而起。那知結果如此。怎不令人意冷心灰。大概這些精通武術的女子。斷不肯嫁給我這樣文弱的書生。落花有意。流水無



情。我又何必這樣痴心，惹人訕笑呢。現在伊已去了。我也好息了。妄念罷。只是伊在信上又說什麼。此去便道至虎牢。當爲玉成一段美滿姻緣云云。想是伊以前和我說過的。姓宋的女子了。然而那姓宋的女子也是個有本領的俠女。不知可有玉琴那樣的溫柔。唉。玉琴玉琴。我和你相交甚深。你尙且不能接受我的愛情。何況宋彩鳳是陌生的女子呢。你雖然很熱心的要代我做媒。可是這事情太迂遠了。所以他悶悶不樂。十分無聊。他的父母知道他的心病。沒奈何只得用言安慰。想代他另覓佳偶。毓麟很堅決的拒絕。自言此生甯作鰥魚了。曾翁因爲近來鄉間盜氛甚熾。自己的兒子前番被盜劫去。險遭不測。幸虧



有女俠來救援。現在女俠已去，不啻失了護身符。恐防再有盜匪到此騷擾，不可不未雨綢繆，早作防備。遂和村中父老們商量了數次，決定大家捐出一筆巨款來，在村的前面築一道礮樓。可使這會家村有了保障。於是雇了許多工人，趕緊構築。工成後，果然堅固得很。夢熊又組織保衛團，教村中年輕力壯的少年加入操練，以防寇盜。好在他本來設立過一個拳術團，所以拳術團中的少年先自踴躍加入。聚集得一百人左右，勢力倒也很厚。夢熊做了保衛團長，騎着馬出出進進，甚是威風。村中人都格外敬重他。這樣過了許多時日，相安無事。忽然有一天，那個朱小五有事出村去，到晚沒有回來。曾翁等知道朱小

五是很誠實的。斷不會無故跑去。心上正在狐疑。到得明天。有人發見朱小五的死屍。在村外樹林之中。喉間被斫一刀。身上亦有刀傷。明明被人殺斃。一時偵查不出。那邊早有地保報官相驗。曾翁辦了一俱棺木。去把朱小五收殮。大家很是奇怪。朱小五身邊並無錢財。怎會遇見盜匪。獨有曾毓麟暗暗思量。朱小五這次被人殺害。決非無因。想朱小五以前曾載着玉琴。夜入小洪湖。殺死焦大官。救我出來。我遂留他住在這裏的。說不定以前或有餘黨漏網。今番來此報復。小五已死。我倒不可不謹慎些了。於是他就深居簡出。在家中吟詠自娛。過了十多天。不見朕兆。朱小五的案件也沒有破。距離曾家村的東北面五





六十里。有個村莊。名喚柳莊。那邊的村民和曾家村是很親近的。莊主柳士良。以前曾到過曾家村。拜訪曾氏父子。相見甚歡。這一天曾毓麟正在家中侍奉雙親閒談。忽見曾福領着一個下人。拿着大紅名刺。說柳莊有人來請二公子前去。毓麟接過名刺。見了柳士良三字。便問那下人道。可是你家人特來請我。不知有甚事情。那下人答道。小的這却不知。小的奉了主人之命。特來邀請二公子到我們那邊去一叙。近來我們村中爲了防禦盜匪。正在趕築礮樓。昨天聽得主人說起要築得和這裏的一樣完好。不知是不是爲了這事。要請二公子前去討論。曾翁聽了點點頭說道。是了。毓麟你就到那裏去走一遭。倘然



我們兩個村子實行聯結。未始無益。那個柳士良也是很談得來的。毓麟又問那下人道：你名喚什麼？下人恭恭敬敬的答道：小的便喚柳貴。現在外面有騾車伺候。請二公子就動身罷。到我們這邊去用午飯。毓麟遂去換了一件衣服。辭別曾翁。曾翁還不放心。便請四名團丁跨着馬。跟隨全去。以便在路中保護。毓麟坐上騾車。柳貴却和騾車夫同坐。鞭影一揮。逕向村外跑去。四個團丁在後跟着。手中各執着大刀。據鞍顧盼。意態自豪。出了曾家村。一路向柳莊趕來。從曾家村到柳莊。路途雖非遙遠。可是相近柳莊那裏。有一個野豬山。那邊地方荒僻。時常發生盜案。的一行人加緊趕路。漸漸跑到野豬山下。那騾車夫忽



然趕着騾子。不向大路上走。却望山邊小徑奔跑。曾毓麟見了。心中有些奇訝。背後四個團丁也在馬上問道。你們不走大路。走小路做什麼。難道趕到野豬山中去麼。那邊是有強人的。去不得。騾車夫說道。你們不要發急。我們抄的近路啊。又趕了數百步路。前面樹林叢雜。和柳莊的方向更走得不對了。毓麟在車廂中發了急。便喊停止。團丁也向騾車夫喝道。你這廝故意跑到這裏來。居心頗險。快些退回去。不然我們要動手了。騾車夫不答。但是已把騾車停下。毓麟剛要喊柳貴前來查問。柳貴早已跳至地上。從身邊取出一個爆竹。燃着了。轟的一聲。山峪響動。毓麟大驚。口中方說不好時。只見對面林子裏跑出七八



個強盜爲首一個身長一丈有餘面目醜陋。雙手持着板斧。好似七煞凶神。當先托地跳將過來。向柳貴喝問道。那姓曾的小子來了麼。聽那柳貴答道。來了。正坐在騾車中。此時四個團丁見情勢不好。拍動坐騎趕至前面。要來保護毓麟。抵抗盜寇。那長大的盜魁瞧見着便怒吼一聲。舞動雙斧直滾過來。斧到處兩個團丁早從馬上跌下。一個團丁和他交手不及三合。也被他一斧砍倒。祇剩一個團丁回馬要逃。早被其餘的盜匪攔住去路。刀槍齊加。剝成肉醬。可憐四個團丁一個也沒有生回。那大漢跑到車旁。伸出巨掌。將毓麟從車廂中一把拎小鷄般抓將出來。夾在脅下。喝道。小子休得聲張。把板斧在毓麟面上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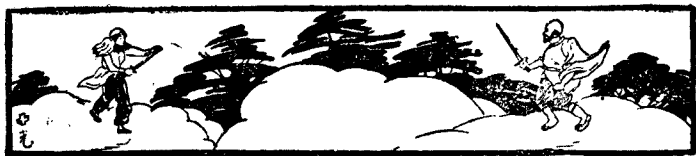
了一磨。毓麟覺得冰冷的。鼻子裏同時聞到一種血腥氣。嚇得閉着眼睛。魂靈兒飛去半天。動也不敢動。這樣被那大漢挾着前去。一行人立時趕向野豬山去。在那野豬山的背後。有個山峪。非常隱僻。那裏有座古廟。便是盜匪的巢穴了。廟門口有幾個穿着青布長衫的大漢。往來梭巡着。便是盜匪的斥堠。見他們得手回來。一齊歡乎迎接入廟。那盜魁走到殿上。放下毓麟。睜圓雙眼。對毓麟說道。小子。你也有上當的一天麼。現在被我劫到這裏。我必代死者復仇。毓麟一時摸不着頭腦。不知盜魁要復什麼仇。自己到了這個地步。早晚總要一死了。又聽盜魁吩咐左右道。把這小子暫且監禁在裏面。等到明天。婁大哥前



來。再行發落。也教他知道我老牛並不是有勇無謀的了。左右答應一聲。把曾毓麟推出大殿。轉到裏面去。那裏有一間湫小的屋子。開了門。把毓麟向裏一推。說道。好小子。你且在此等一。下。明天再送你到西方法。說罷。砰的一聲。將門關上。走去了。毓麟定一定神。瞧瞧屋子裏。別無他物。牆角邊有一堆蘘草。大概這就算臥具了。向南有兩扇小窗。外面都加着鉄條。十分嚴密。還有那兩扇門。是很厚的。雖非銅牆鉄壁。但是像曾毓麟這種文弱的書生。也沒有法兒逃生了。門邊牆上挖着一個小洞。可以瞧得出外面。曾毓麟呆呆立着。不由嘆了一口氣。自思那盜匪和自己並無怨仇。何以存心要害我。又想起前天朱小五的



被殺也很奇怪。莫非這就是龍王廟焦大官的餘黨前來報復麼。聽他們的口氣。將要等一個強盜回來。明天就要把我結果性命的。那麼我活在世上。祇有一晝夜的光陰了。前番陷身盜窟。幸有玉琴前來援救。出險。現在女俠不知身在何處。望美人兮天一方。伊那裏會再來救我呢。想至此心中一陣悲傷。難過得很。不由落下兩點眼淚。遂低倒頭坐在藁草上。好似將要被宰的羔羊。斜陽一角。映到窗上來。他知道時候已是日晡。沒有吃過午飯。肚子裏饑餓得很。也只得忍着。捱到傍晚時。室中更是黑暗。忽聽腳步聲。外面有人走到室外。從那個小洞裏拋進三四個饅頭來。毓麟接過一摸。冷而且硬。換了平常的時候。他



那裏要吃這種東西，但在此時也只得將就吃了兩個。暫充饑腸。這天夜裏，室中也無燈燭，黑暗如漆。他只得橫在藁草上睡了。但是心中充滿着驚恐和憂慮，神經受着異常的激刺，睡得不適意。所以一夜沒有安然入睡。到得明天早上，他立起來，在屋子中團團地走着。兩手時常揉搓着，暗想今天便是自己的末日。性命就在片刻之際。不知他們怎樣把我處死。一刀兩段，倒也爽快。倘然要用毒刑，我將格外吃苦了。越想越怕。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恐怖到極點。向四周望望，又沒得逃走的出路。正在恐怖的時候，聽得外面足聲，知道有人來提他去處死了。說得一聲不好，兩扇門已開了。只見有兩個盜匪走將進



來拖着他出去。毓麟強着不肯走。早被二人用力推着他。來到一間小方廳上。沿窗一隻椅子上。坐着一個少婦。身穿淡藍色的外褂。脚下金蓮瘦小。踏着紅綉鞋。倒也生得有幾分姿色。一見毓麟進來。便對那兩個押送的盜匪說道。你們去罷。姓曾的交給我。是了。二盜匪齊聲答應。退將出去。那少婦便指着旁邊一隻坐椅。向毓麟說道。你坐了罷。我把這事情細細講給你聽。毓麟本來已擬一死。現在不見盜魁之面。却遇見這個少婦。向他顏悅色的講話。不像殺他的形景了。心中怙悞着。不知這少婦是個何許人。自己的性命又怎樣。爲什麼不看見那個可怕的盜魁。心裏充滿着疑問。只得謝了一聲。遵着伊的吩咐。在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四回

一四

旁邊椅子上坐下。那少婦見毓麟坐了，微微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齒，將伊一對金蓮縮起，盤膝而坐。又對曾毓麟說道：我姓秦名桂香。我的丈夫便是捉你前來的，那個黑大漢，姓牛名海青。別號賽咬金。我們倆都是江湖上的大盜。不過我們一向在魯北的。還有我丈夫的一個朋友，姓婁名一槍，和我們在一起幹生涯的。但是我們怎樣到此地來的呢？其中也有一個緣故。只因以前在此附近小洪洲龍王廟中的焦大官，是和我丈夫以及婁一槍都是結義弟兄，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八拜之交。焦大官是被你們村上害死的。而你是罪魁禍首。我們得到李進的報告，遂知此中的情形。我丈夫一



心要代亡友復仇。所以我們一同趕到這裏。把這古廟作了暫時的大本營。想法動手。但打聽得你們村裏築有碉樓。組織着保衛團。防備嚴密。未敢造次下手。前天李進和兩個弟兄在你們村口窺視着。恰巧遇見朱小五。李進恨他不該串通外人。設計用酒灌醉他。使他不能報信。以致失利。心中十分懷恨。便將朱小五先行弄死。然後再探聽得你們和柳莊十分接近的。我們設法取到了柳士良的名刺。使手下人假扮了柳家的僕人。和驛車夫。方纔將你不知不覺的誘到這裏。而將你活活擒住。本要把你卽行處死。只因婁一槍前天到北京去。沒有回來。所以把你暫且監禁。苟延殘喘。今天我丈夫趕到北京去找他回。



來了。等到回來時。你的性命就不能再保了。毓麟聽桂香說了這一大番的話。方知自己陷身匪窟。果然是爲了以前的宿仇。今天雖然不死。可是一等那盜魁回來時。總是一死。那裏能夠僥倖出險呢。不由嘆了一口氣。桂香又說道。姓曾的。你也不必悲嘆。你若肯凡事依從我。我必定想法使你不死。不知你的心裏如何。毓麟聽了伊的幾句話。暗想莫非桂香有情於他。不然他是個殺人放火的女強盜。怎會對我如此和氣呢。不如我就將計就計。哄他一哄。以便乘機兔脫。遂假意說道。你真的能夠允許我不死那麼你真是一位女菩薩了。桂香微笑道。甚麼女菩薩。我却不敢當。不過允許了你。大概總不致於使你再上斷



頭之台。一邊說，一邊立起身來。走到毓麟身邊，問他家中的狀況。毓麟胡亂答着。又說自己尚沒有娶妻，有意去握伊的柔荑。桂香以爲毓麟也已動了心了，十分歡喜。因爲伊本是一個淫蕩的女子，見了毓麟丰姿如珠輝玉闕，儼然濁世翩翩佳公子。若和他丈夫牛海青比較，那麼一個兒如玉樹臨風，一個兒如黑炭委地。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所以伊早已看上了毓麟。假托着妻一槍沒有歸來，便催伊丈夫到京裏去找妻一槍。好使伊得此閒隙，去和曾毓麟勾搭。牛海青是個粗心直腸之人，沒有防到這一着，立刻動身去了。伊遂把曾毓麟喚來，試探他的意思。現在瞧他很有意的，自思這事就容易辦了。掌不住心。



中暗喜。於是引導毓麟到伊臥室裏去坐。毓麟也竭力敷衍着去博伊的歡心。到了吃飯時候。桂香便吩咐侍候的女僕將午飯端到房裏來。陪着毓麟同食。午飯後二人仍坐在一起談話。毓麟忽然皺着眉頭對桂香說道。承蒙你女菩薩諸多愛護。使我感激得很。情願一輩子侍候你。只是你丈夫不多幾天就要回來。我仍舊是一死。因為他們的心腸都是十分狠毒。決沒有像你這樣慈悲的。豈非辜負了你的美意。你方纔答應我可以不死。不知你有何妙法。請你告訴我也可以使我定心。不然我心中總是懷着恐懼的。桂香聽了毓麟的話。對毓麟着了一看。將身子佝偻着他。柔聲說道。你果肯一輩子伺候我麼。我也情



願一輩子跟從你。我已定得一個計較在此。待我老實和你說明了。免得心神不定。我與牛海青的結合。並非出於我的自願。一向憎厭着這個黑炭團。現在遇見了你。我真心愛上你。情願和你遠走高飛。到別處去快樂度日。在山海關外有個螺螄峪。那邊有個女盜名喚風姑娘。以前是和我相識的。我想和你一起到那裏去投奔伊。可以有個安身之所。不知你的意思如何。毓麟聽桂香提起螺螄峪中的風姑娘。好像在那裏聽見過的。細細一想。方知玉琴曾經告訴自己怎樣破滅螺螄峪中劇盜的一會事。那麼風姑娘已不在那裏了。大概伊還沒有知道這消息呢。也不敢向伊直說。却說道。難得你情願跟從我。這是再



好沒有的事。不過螺螄峪遠在關外。你何不隨我一起回到我的家中去呢。桂香笑道。好人。你只是思念你的老家。你家中也沒有妻子。何必這樣念念不忘。不知你那裏距此不遠。他們得到了我們一同逃走的消息。豈肯干休。一定要追來尋事。倘然我們走到別地方去。他們就找不到我們了。毓麟聽桂香如此說法。也就不再固執。好在只要逃了出去。總可想法脫身。遂連連點頭。桂香見毓麟已肯聽伊之言。便又向毓麟說道。現在你總可定心了。今晚你就同我在此間一起睡。好不好。橫豎那黑炭團早已出門。用不着隄防。你儘可放心。明天我再和你一起離開這裏便了。毓麟暗想。若然我答應了伊。少不得今宵將有



一番廝纏。我是個守身如玉的君子。豈可和這種女強盜幹那荒唐的事情呢。遂又向伊央求道。我想今晚便走罷。因為我在此間總是提心弔膽。不能平安。所以懇求早早使我脫離了這個虎穴。將來我和你的日子正長。何必急急於此呢。說畢拍着桂香的肩膀。笑了一笑。桂香把手在他額上一指道。怎麼你這樣不中用的。我從來沒有瞧見過如此膽怯的男子。今晚我一定要你睡在此間。有我做了護身符。難道你還害怕麼。你不要小覷我。憑我這身本領。二三十人近我不得。便是那個黑炭團。我也可以抵擋得住。你何必這樣要緊走呢。毓麟苦笑着說道。不錯。你的本領果然高強的。但是我心中總是不安。那裏尋得



出快樂。你可憐我的答應我今晚同走罷。以後我不忘你的深情。好好報答你就是了。桂香見毓麟堅求着要今夜同走。瞧着他可憐的樣子。心上不由軟了一軟。遂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答應你罷。毓麟便向伊深深一揖道。多謝女菩薩恩德。桂香一聳身坐在毓麟的懷中。格格地笑道。我瞧你態度斯文。說話也斯文。但是有些書獃子氣。你以後不要稱呼喚我什麼菩薩菩薩。怪難聽的。毓麟笑道。很好。我就不再這樣稱呼便了。簡捷些便稱呼你的芳名可好。桂香笑道。很好。我也稱呼你的名字罷。毓麟遂假意和伊溫存了一番。轉瞬天色已暗。毓麟也巴不得早到黃昏。二人吃過晚飯。桂香便收拾些金銀珠寶。預備以後逃



到他方可以過用。路上也不致缺乏盤纏。又換了一身黑衣。腰間帶着一圈錦索。毓麟見了。便問這是做什麼用的。桂香微笑答道。你問這個麼。我自有用處。倘然你要三心兩意。背了我逃走時。我就可以用這個來縛你了。毓麟也笑道。你恐怕我逃走麼。你千萬放心。我難得遇見你這樣真心對我。救我出險。我豈肯忘恩負義呢。桂香道。人心難測。全憑你的良心。只是你若真的要逃走時。我也不肯放鬆你的。說罷。又從伊枕邊取出一把雪亮的單刀。對毓麟晃了一晃。說道。這刀子不認識人的。倘有人對我違背。我就一刀把他兩段。毓麟看了。不由打一個寒戰。默然無言。桂香一邊將刀放入鞘中。插入包裹裏面。一邊向毓麟



瞧了一眼。說道。你別害怕。我喜歡這樣多說的。其實我那裏捨得傷你一根汗毛呢。好人。你別要因此見我害怕。毓麟也笑道。我害怕什麼呢。我知道你是愛我的。所以以情願跟你同走。我並不害怕的。於是桂香收拾好了。和麟毓靜坐了一回。聽聽四面人聲寂靜。約摸已近三更時分。桂香對毓麟說道。我們走罷。路中如遇見人。你只不要開口。有我應付。毓麟點頭。兩人一同走出臥室。桂香在前引導。打從古廟的後門走出。那邊正有一個馬廄。雖然有人看守。可是看守的人早已熟睡了。桂香悄悄走入廄中。牽出二匹馬來。問毓麟道。你會騎馬麼。毓麟答道。還能夠勉強坐坐。桂香遂將一匹黑馬讓給毓麟坐了。自己也



騎上一匹胭脂馬。一同跑出山峪來。將近峪口。黑暗中見前面有兩個人影攔住去路。喝問來的是誰。桂香聽得出是自己手下巡邏的弟兄。便道是我。又報了一個口令。巡邏的盜黨就說道。可是女寨主。深夜出去何事。桂香道。我自要有要事。此刻不便和你們說。你們好好在此巡風。我就要來的。說罷便和毓麟各加上一鞭。衝過去了。出了峪口。方纔緩轡而行。到得天明。二人已跑出野豬山。毓麟瞧着東邊的一條山徑。知道打從這裏去。便是走到自己村裏的要道。但是不敢說什麼。祇跟着望北而行。跑到日中時候。二人腹中都覺有些饑餓。一時找不到客店。毓麟指着前面五六家低矮屋舍說道。那邊正有人家。我們



何不向他們告借一頓飯吃。桂香點點頭道。好的。二人跑到相近。一齊下馬。把馬繫在一株大樹之下。跑到一家門前。正有一個二十多歲的農夫走出來。毓麟便向他說明借飯的事情。農人一口答應。請二人走進裏面。到得一間和廚房相近的小屋裏坐定。屋中黑暗而湫隘。天井中有一個婦人。正在那裏洗衣服。就是農人的妻子。農人便教伊去趕緊去煮飯。自己從牆上摘下一條鹹魚。又取出幾個雞蛋。到廚房裏去相幫着做飯了。因爲此地並非客商來往的要道。所以途中沒有飯店和客寓。一般鄉人都肯招接旅客的。二人坐了一歇。飯已煮熟。農人夫婦一齊搬將出來。放在桌上。代他們盛好飯。放了筷。說聲客人




請毓麟和桂香吃了一個飽。桂香便從身邊摸出二三兩碎銀。給那農人。農人接過。謝了又謝。一邊撒去殘肴。一邊倒上二杯茶來。二人瞧着茶杯中積垢不少。那茶又是黑而且濃。那裏喝得下。桂香見毓麟吃了飯。懶懶地坐着。眼珠不住的打轉。正想催他動身。忽然自己腹中一陣便急。再也忍不住。只得向那婦人問道。你們這邊有大便的去處麼。對不起。我要出個恭哩。婦人道。有。便引着桂香轉到裏面去。桂香對毓麟說道。你好好兒的坐着。不要走開。我就來的。毓麟點點頭。瞧着桂香到得裏面去後。暗想。此地離開自己的村莊。還算不遠。這時正是一個好機會。我何不馬上逃走呢。遂即立起身來。見那農人也正走



到廚房裏去。他就很快的溜到門外。跑到那大樹下，牽過自己的坐騎，跨上馬鞍。呼呼的一連三鞭，打得那馬展開四蹄，向前奔跑。他就將韁繩拉轉，掉過馬頭，向南邊取道望曾家村飛跑而去。不料桂香在大便的時候，忽然放心不下，便教那婦人去看毓麟，可在屋中，不要讓他走開。那知婦人回身出來的時候，毓麟已走出門去了。婦人遂教他丈夫去看毓麟，走向那裏。農夫聽說，連忙跑出門去。瞧見毓麟坐着馬向南疾馳，已在一二百步以外了。連忙和婦人回進去報告桂香說。那位大官人已騎馬去了。桂香聞言，大吃一驚，不由喊一聲阿呀，不好了。連忙草草了事，立起身來，跑至外邊，取過包裹，背在背上，拔出那



把單刀奔至門外。從大樹下牽過胭脂馬。又問農人可瞧見和伊同來的男子望那裏去的。農人把手向南一指。桂香疾躍上馬。把馬緊緊一夾。朝着南方大路上飛也似的追去。農人夫婦瞧了這種情形。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大家連呼奇怪不止。桂香心裏十分怨恨毓麟。緊緊追趕上去。毓麟的騎馬功夫甚屬平常。而且坐下的馬不及那胭脂馬跑得快。所以跑不上二三里。早被桂香追及。毓麟回頭瞧見桂香跨着胭脂馬。早從背後風馳電掣一般的追來。十分驚惶。拼命向前逃奔。但是背後馬蹄之聲。漸走漸響。越追越近。旁邊正有個楓林。毓麟便將馬一拎。躡進林中。桂香豈肯饒他。也將馬一拍。追入林子。二人在林子



裏打了幾個轉。毓麟又跑出林來。桂香跟着追出。距離已近。便高聲罵了幾句。從腰間掏出錦索。照準毓麟身上拋去。把他拖下馬來。心中一喜。暗想這遭他總難以逃脫了。正要上前去擒住時。恰巧宋彩鳳和雙鈎寶氏也來了。他們母女二人見此形景。疑是盜劫。不覺動了俠義之心。豈肯袖手旁觀。於是宋彩鳳拔出寶劍。一個箭步跳過去。攔住桂香。不讓他動手。桂香見毓麟業已到手。平白地忽來這女子上前干涉。無名之火。頓高三丈。喝道。人家的事與你何涉。難道你活得不耐煩。自來送死麼。宋彩鳳也不答話。冷笑一聲。將手中劍使個犀牛分水式。向桂香胸口刺去。桂香回刀迎住。兩個人一在馬上。一在步下。各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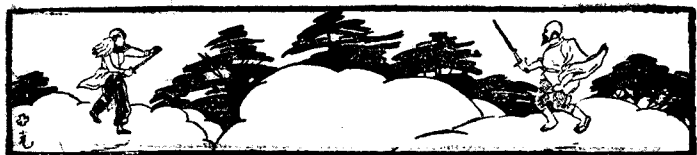
手中兵器舞急，狠鬥起來。此時曾毓麟已從地上爬起，脫去錦索，立在一邊呆看，也不想逃走。竇氏早把雙鉤取出，站立着看自己女兒和那黑衣女子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再也忍耐不住，把雙鉤一擺，上前助戰。竇氏將一對虎頭鉤使開時，滾來滾去，只在桂香身前後緊緊的盤旋着。桂香那裏敵得過他們母女兩人，早殺得汗流浹背，只得虛晃一刀，將馬一拾，跳出圈子。望楓林裏便逃。竇氏母女守着遇林莫入的宗旨，所以也不追趕。毓麟見桂香已去，如夢方醒，便向竇氏母女作揖道謝。竇氏便問大官人可是遇着盜匪，毓麟點點頭道：「正是。我前天被盜匪用計，刼到匪窟中去。今天被我想法逃脫，誰知被那女



盜追來。險些送了性命。幸虧二位前來援救。把這女盜殺退。救得我的性命。使我心中萬分感激。不知二位姓甚名誰。從那裏來。到那裏去。竇氏說道。我們姓宋。家住虎牢關。我的母家姓竇。江湖上都稱呼我雙鈎竇氏。又指着宋彩鳳道。這就是我的女兒彩鳳。我們此刻是到曾家村去的。相逢甚巧。拔刀相助。這是我們分內的事。何德之有。毓麟聽竇氏通出姓名。方知這就是女俠玉琴口中所說的竇氏母女了。怪道有如此高深的本領。把秦桂香殺得大敗而走。不由對宋彩鳳仔細看了一眼。宋彩鳳在旁瞧着毓麟。心中也在思想這個文弱書生。怎樣陷身匪窟。被他逃走出來。也非容易啊。毓麟等竇氏的話說畢。便問竇



氏道。你們到曾家村去有何貴幹。竇氏道。我到曾家村去拜訪曾氏弟兄。因為我們要找尋荒江女俠方玉琴。聽人說女俠常在曾家的。所以到他家去探問消息。還不曾請教官人姓名。不知官人是那裏人。可認得曾家村。毓麟聞言。不由笑出來道。原來二位就是女俠玉琴時常說起的。難得相逢。可謂巧極。你們要到曾家村去尋找曾氏弟兄。我就是曾毓麟……竇氏不待他說畢。十分驚異的說道。你就是曾家的二官人麼。那麼女俠玉琴可在你們府上。毓麟搖搖頭道。伊早已去了。宋彩鳳不覺在旁說道。唉。玉琴姊不在府上麼。我們跑來跑去。總是找不到伊。緣慳之至了。竇氏也道。我們已白跑了一趟關外。不想這遭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四回

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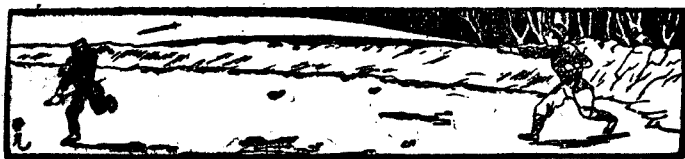
又走了個空。那麼大約伊到崑崙去的了。毓麟答道是。還有個姓岳的少年。是伊的師兄。他們先後離此。聽說是上崑崙山去的。竇氏顧謂彩鳳道。那姓岳的就是劍秋了。我們現在要不要趕上崑崙。但是這路程不是太遠了些麼。說時面上露出失望的樣子。毓麟道。二位既已到此。舍間曾家村也相隔不遠。可否請到舍間去盤玩數天。我們久聞二位英名。思慕得很。今日相見。真是幸事。何況二位對於我又。有救命之恩。務請屈駕前去一敘。二位風塵勞頓。也該稍事休息了。竇氏母女見毓麟態度誠懇。說話溫和。就點頭答應。毓麟遂牽着馬。陪着竇氏母女回轉曾家村來。薄暮時候。已到了曾家村。見村口的碉樓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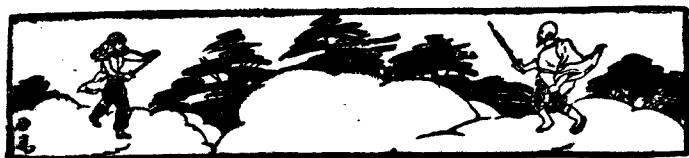
早已緊閉。碉樓上站着五六個團丁。正向下面注視着走來的人。毓麟到得碉樓下。便向上叫喊着道：請你們快快開門。我是曾家的曾毓麟。從匪窟逃回來了。上面的團丁聽得出是毓麟的聲音。便下來開了門。讓毓麟等三人入內。一個團丁見了毓麟。笑嘻嘻的上前詢問原由。毓麟答道：說來話長。我們以後再談罷。於是毓麟便引導着竇氏母女。走到自己的門口。只見門外也站立着五六個團丁。手中各舉着兵刃。十分威武。一見毓麟回來。大家都很歡迎。紛紛問詢。毓麟略答數語。走進大門。早有家人瞧見。連忙進去報告喜信。曾翁老夫婦和夢熊夫妻正在內室坐着。談論營救毓麟的事。聽得毓麟的消息。喜出望外。



一齊爭先恐後的奔出來。毓麟見了父母，連忙上前拜見。曾翁夫婦大家握着他的。一隻手。心裏悲歡交集。滴出淚來。曾翁先問毓麟道。兒啊。昨天我們自從你失蹤後。把我們急得幾乎要死。現在你怎樣回來的呢。夢熊也在旁搶着說道。老二幸虧你回來了。不然我們這位老爹爹的性命也要跟你一齊送去哩。這兩位是誰。怎會跟着你回來。說着話。一手指着竇氏母女。兩隻眼睛却滴溜溜的向彩鳳瞧個不住。張開着嘴。哈哈大笑起來。毓麟便道。代我先來介紹你們相見。然後再將詳細情形告訴。這二位就是女俠以前提起的虎牢關的竇氏老太太和宋彩鳳姑娘。我幸虧遇見了這二位救星。方纔能夠平安歸來。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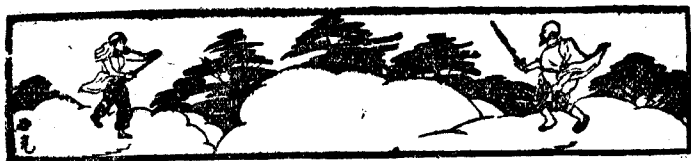
翁夫婦和夢熊等聽了毓麟的話且驚且喜。一齊向竇氏母女申述羨慕的私衷。竇氏母女謙謝不迭。大家分賓主坐定。下人獻上茶來。於是毓麟又將自己從車中被謊陷身盜窟講起。直到農家乘機偷逃。楓林被敵所厄。竇氏母女拔刀相助擊退女盜。細細說來。當他說到楓林中的一節。夢熊等都代他捏把汗。曾翁夫婦齊向竇氏母女道謝。曾母尤其感激入骨。握着宋彩鳳的手說道。小兒此番若沒有你們母女二位相救。恐怕歸不得家鄉了。二位恩德不淺。而宋姑娘以女子之身。却能有精通的武藝。難能得很。想起以前方姑娘留居寒舍的時候。夜半忽逢盜劫。多虧伊一人將盜殺退。保得平安。後來小兒毓麟被大



盜劫到一個地方去。也幸虧方姑娘前來。聞得驚耗。冒着危險。到那裏去搭救出來。這樣重大的功德。使我們一家老幼。永遠不會忘記的了。現在宋姑娘和方姑娘一樣美貌。一樣絕技。正是江東二喬。無分軒輊。無怪二位和方姑娘是同道了。我也想到一個人。生在這種亂世。真不可不有些防身本領。像方姑娘和宋姑娘等。雖然都是女子。而能有高深的武技。所以天南地北。任憑你們來來去去。有恃無恐。而且能夠相助人家的困難。得個俠義之名。令人羨煞。我家大兒。雖也懂些武藝。却是不夠事。次兒。又是個文弱書生。偏偏那些狗強盜。和他死命做冤家。幾次前來纏擾不清。真是可怕之至。說着話。瞧着宋彩鳳的



面龐。竇氏却說道：多蒙老太太誇獎。我女雖然習得一些武藝，但是那裏及得到方姑娘呢。我們此來也是想尋找方姑娘的。夢熊道：他們是到崑崙山去了。聽說他們也要來找你們。還有那位姓岳的，說是女俠的師兄。不知究竟和伊有什麼關係。怎樣如此影踪不離，十分親密呢。說着話，又呵呵地笑將起來。竇氏道：我們也聞得方姑娘的師叔余觀海說過，他們要到虎牢去尋找我們的。可惜彼此不巧。大家白跑一趟。至於那個姓岳的，正是伊的師兄劍秋，帮着伊去尋找仇人，代父復仇的。且喜聞得人說方姑娘已在白牛山剗刃仇人之胸了。方姑娘仁孝俠勇，一身兼全，真可算得天壤間的奇女子。毓麟聞言，不由微



喟。夢熊忽對毓麟說道。老二女俠是不會來的了。這位宋姑娘真是不錯。我勸你不要錯過了。啊。毓麟不防夢熊發起傻氣。亂說八道起來。不由面上一紅。幸虧竇氏母女還沒有注意。夢熊的說話。也不知女俠以前的一回。連忙接着說道。是的。我已見過宋姑娘的武藝。和女俠不相上下。所以我特地堅請他們二位到此。共商禦盜之策。曾翁道。昨天晚上。我們久候你不歸。連忙差人到柳莊去探聽。方知你並未前去。柳家也無人來接。顯見得有壞人無中生有。設此詭計。將你騙去。其中自然凶多吉少。急得我們一夜沒有安睡。今天早上四出探尋。又發見了團丁的死屍。知道你必然遇見了盜匪。聽說在野豬山。新近有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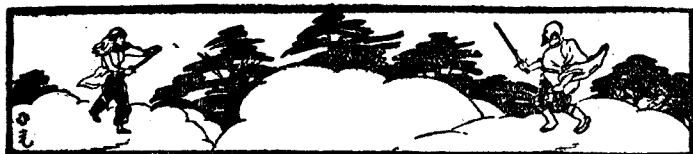
匪的蹤跡。所以我就差曾福將我的書信趕到天津楊參將那裏請兵剿匪了。楊參將以前和我們有過交情。這地方也在他管轄之內。他必要派兵前來的。等他到了。我們可以一同前去將盜窟撲滅。永除後患。此刻不必打草驚蛇了。毓麟道。既然父親已請楊參將派兵到來。這也很好。因為那邊的盜魁方出外哩。我們只要把村莊防守住就好了。大家這樣談談說說。不知不覺也有好多時候。毓麟道。我們不要只顧講話。忘記了肚皮。他們二位遠道前來。腹中想已饑餓。我們快些預備些酒菜。代二位洗塵。曾太太笑道。不消你說得。方纔我已吩咐女僕到廚房裏去關照小三子端正一桌豐盛的酒菜了。此刻想已安排

好。曾母正說着。屏後早閃出一個女僕。對曾太太說道。老太太。酒席已擺在後面花籃廳上了。曾翁便首先立起。邀請寶氏母女。走到後面花籃廳上。大家坐定。曾太太和伊媳婦宋氏先敬過酒。寶氏見桌上擺滿着精美的肴饌。便對曾太太說道。我們是不會客氣的。所以到此驚擾。家常便飯。已是很好的了。老太太何必這樣客氣呢。曾太太說道。我本來不歡喜客氣的。這一些粗肴濁酒。聊表敬禮而已。毓麟也說道。寶太太說不會客氣。那麼我們也不必多說客氣閒話。且請用酒。一邊說。一邊提起酒壺。向寶氏母女二人杯中斟酒。且說道。我蒙二位熱心救援。說不到什麼報德。此刻先要奉敬水酒一杯。聊表我一點兒感





謝之心。當他斟到宋彩鳳的面前時，宋彩鳳連忙雙手托着酒杯。等到毓麟斟滿了一邊放下，一邊却對毓麟帶着微笑說道：「曾先生教我們不要客氣，那麼自己爲何如此客氣呢？」夢熊聽了，拍手笑道：「這位宋姑娘說的話，真是爽快。老二你該罰酒一杯。」說罷，不由毓麟分說，便代他斟上一滿杯酒。毓麟也只得帶笑說道：「我該罰的。我該罰的。」拿起酒杯一飲而盡，將空杯對宋彩鳳照着說道：「我已罰了。請姑娘和寶太太也領情一喝罷。」於是宋彩鳳又笑了一笑，和寶氏舉起杯來，把酒喝下，也回敬了各人一杯。席間大家閒談，時常要講起女俠玉琴，因爲大家都惦念着伊呢。席散時，曾氏婆媳掌着燈，引導寶氏母女到內裏。



一間客室中去睡眠。室中陳設精美。正是女俠昔日下榻之處。一宵無話。次日母女倆起身。曾太太早差一個年輕女僕前來伺候。早餐後。大家出來相見。曾太太等都竭誠款接。賓主之間。甚是融洽。曾毓麟也常常在旁陪着談話。要他們在此多留數天。略盡地主之誼。寶氏母女因為找不到女俠。一時也不想到別地方去。所以答應在此住下。夢熊伸長着頭頸。盼望楊參將火速到來。連候二天。不見一兵一卒。曾福也不見回來。因此他大罵楊參將的顛頑無能。他遂想自己帶領團丁。前去搗滅盜窟。一則早除匪患。二則代四個已死的團丁復仇。不過自己一人恐怕力不足敵。要請寶氏母女也能一同前往。寶氏母女一



口應承。夢熊大喜。便預備到明日早上同去剿匪。倘能除得匪患。曾家村的威名可以震懾遠近了。誰知翌日黎明的時候。竇氏母女正在睡夢中。忽被外面的敲門聲驚醒。宋彩鳳先坐牀上一躍而起。竇氏遂問外邊是誰。早聽得毓麟和他嫂子宋氏的聲音錯雜着答道。是我……不好了……快開門……竇太太快請開門。竇氏母女聽他們如此驚慌。不知是什麼一會事。竇氏也從床上走下。宋彩鳳便拔去門門。開了房門。毓麟和宋氏急匆匆闖入房中。對二人說道。竇太太和彩鳳姑娘請你們快快相助一下。竇氏便問道。莫非外面有盜匪來了麼。毓麟說道。正是。現在盜匪正在攻打我們的碉樓。想要奪門而入。大約就是野



豬山的盜匪家兄經團丁到來報告。因為事情緊急。所以他一人先去接應。教我們來懇求二位出去助戰。想不致於拒絕吧。宋彩鳳聽說。便答道。可以遵命。說時。却覺得自己身上沒穿外褂。還穿着小衣。見毓麟正向他注視。不覺雙頰微紅。連忙回到床邊去。穿上外面的衣服。從枕邊取了寶劍在手。說道。我們去罷。寶氏也將衣服穿好。帶了雙鈎。說道。可惡的狗盜如此猖獗。還當了得。待老娘前去把他們殺個一千二淨。毓麟道。全賴二位出力了。遂執着燈台。引導寶氏母女。走到門外。早又見二個團丁。慌慌張張的跑來說道。強寇甚是利害。攻打甚急。團長教我們來報信。速請寶太太等前往援助。寶氏母女聞言。跟着團



丁便走。毓麟也跟將上來。宋彩鳳回頭見毓麟在後跟着。對他微微一笑說道。曾先生你不要來罷。前面是很危險的。毓麟道。我雖不能上前相助。却喜看姑娘們殺敵。竇氏道。那麼請官人遠遠地瞧着罷。一邊說。一邊走。已到碉樓下。見外面火光一片。喊聲大起。碉樓上衆團丁正在悉力抵禦。人聲嘈雜。夾着村狗四吠。村中人鳴鑼爲號。正在互相喊呼。聚集壯丁。以便抵禦。毓麟心中也微微吃驚。一同走上碉樓。向碉樓外看時。只見碉樓外有數十盜匪。各執兵刃。高舉火炬。一齊向碉樓攻打。有幾個盜匪把梯子架着。爬上碉樓來。夢熊指揮團丁。將石子滾下去。不許他們爬上。火把叢中。瞧得分明。見那個賽咬金牛海青。袒



着前胸。手握兩柄板斧。殺氣騰騰。帶領五六個盜匪。正在用力爬上碉樓。背後一匹胭脂馬上。坐着一個黑衣女盜。手橫雙刀。正是牛海青的妻子秦桂香。旁邊一匹白馬上。坐着一個年輕的盜魁。身軀健碩。挺着長槍。大約就是桂香口中說起的婁一槍了。此時牛海青已奮勇殺上碉樓。衆團丁攔截不住。早被他砍倒了三四個。銳不可當。竇氏立即擺動雙鈎。跳過去將他攔住。喝道。狗盜慢來。牛海青殺得性起。剛向前衝。却見一個老婦擺着虎頭雙鈎。當路攔住。他也不問情由。手起一斧。照準竇氏頭上劈下。竇氏側身避過。回手一鈎。向他脅下扎去。牛海青將左手斧望下一掠。噹的一響。把竇氏的虎頭鈎掠開。竇氏接着



又是一鈎。照準他胸口鈎去。牛海青大吼一聲。掄開雙斧。一上一下的儘向竇氏猛攻。竇氏也把雙鈎使開。和牛海青在礮樓上酣戰起來。秦桂香和婁一槍見牛海青在礮樓上廝殺。急忙驅動部下盜匪來衝礮樓。宋彩鳳便教夢熊索性把礮樓門開了。帶領衆團丁殺出來。婁一槍見村人殺出。將馬一拍。舞動長槍。直衝過來。宋彩鳳迎住他。一馬一步。狠鬥起來。秦桂香見了宋彩鳳。想起前仇。憤不可遏。立即趕上來助戰。宋彩鳳獨當二人。毫不懼怯。將手中劍舞成一道白光。只在二人馬前馬後。閃閃霍霍的刺擊。夢熊指揮團丁抵住其餘的盜黨。他在後面立着。見宋彩鳳和二盜魁狠鬥。生恐有失。便從背上取下彈弓。又



卯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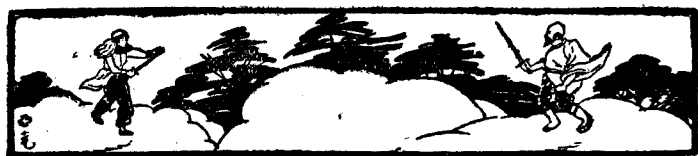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四回

五〇

從腰囊中摸出三顆鉄彈。按在絃上。照準婁一槍張弓而發。颼颼的一連三彈。如三顆流星。飛向婁一槍身上來。婁一槍左避右閃。面門上早中了一彈。跌下馬去。夢熊大喜。喝令團丁們將婁一槍縛住。押送入村。部下的盜匪要想趕來救援。夢熊早揮動手中扑刀。上前攔住。夢熊的武藝雖然及不上盜魁。但是對付這些小嘍囉。却還來得。兩下裏混戰起來。雙鈎寶氏在碉樓上和牛海青戰到六十七合。伊的一對雙鈎愈舞愈緊。牛海青想不到這年邁的老婦竟有如許本領。自己手中斧法漸亂。無心戀戰。要想逃走。寶氏覷個親切。等牛海青一斧砍到懷中來。便把虎頭鈎向外一迎。乘勢送去。早着中牛海青的手腕。牛



海青大叫一聲。把右手斧直攢出去。手上鮮血淋漓。寶氏又使個毒蛇盤鼠式。將雙鈎一分。向牛海青腰裏兜抄進去。牛海青躲避不及。腰間早又着了一鈎。仰後而倒。恰巧兩個鬪丁奔上前。將手中大刀齊向牛海青身上砍下。把牛海青剝做三段。雙鈎寶氏結果了牛海青。卽從礪樓上飛身躍下。疾如鷹隼。跑到伊女兒身邊。要來助戰。宋彩鳳忙說道。母親不必相助。侍女兒獨自把伊送上鬼門關去便了。寶氏也就挺着雙鈎。在旁觀戰。宋彩鳳又和秦桂香鬥了十數個回合。秦桂香見同黨一半兒被殺。一半兒被擒。大大失利。自己的丈夫又被人家殺死。心中怎不驚慌。急欲逃走。無如被宋彩鳳的劍光困住。不得脫身。宋



彩鳳瞧得明白。賣個破綻。故意讓秦桂香的雙刀捲進來。便向旁邊一跳。秦桂香得個空。將馬一拾。剛想跳出圈子。宋彩鳳已將寶劍向伊腰裏刺來。喝聲着。但見秦桂香在馬上晃了一晃。一個倒栽葱。跌下馬來。宋彩鳳踏進一步。一劍劈下。秦桂香早已身首異處了。宋彩鳳見這匹胭脂馬很好。便牽將過來。其餘的盜匪早已四散逃竄。沒有一個存留。於是夢熊便收集團丁。伴着竇氏母女回進村中。原來秦桂香被曾毓麟假意哄騙。脫身逃走以後。他又氣又恨。誓要把曾毓麟置之死地而後快。遂懶懶地回轉巢穴。等待牛海青和婁一槍歸來時。伊就詭言曾毓麟乘隙逃走。牛海青等都是粗莽武夫。問了幾句。沒有細細



查究那裏知道其中別有隱情呢。於是大家商議着。乘這黑夜前來攻打。以報前仇。誰知遇着勁敵。自取亡滅。這也可見得天道好還。作惡者必自斃了。當宋彩鳳等回進碉樓時。毓麟早上前含笑迎接。對二人說道。方纔我在碉樓上作壁上觀。見二位殺賊神勇絕倫。真巾幗英雄也。敝村幸賴二位大力。殺退羣盜。平安無恙。一村咸感大德哩。宋彩鳳笑了一笑。也不回答。一路走回會家去了。仰首天空。星斗繁密。正有一顆流星。十分光芒。飛向東南方。曾毓麟又對着宋彩鳳。帶笑說道。我見了流星的光。便要想起姑娘的劍光閃爍。恰和玉琴一樣的。明明是一柄寶劍。怎會變成一道白光。真是令人驚奇。向在書上得讀古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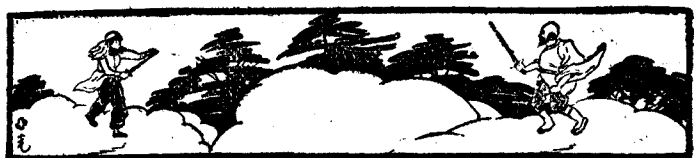
荒江女俠三集 第十四回

五四

劍仙佚聞。不能無疑。現在經過親眼目覩。方知古人之言。並非欺人了。一路說着話。早已回到庄中。宋彩鳳把那匹胭脂馬。交給下人牽去。毓麟知道伊心愛此馬了。遂吩咐下人好好飼養。曾翁夫婦和宋氏正在廳上等候好音。見他們得勝歸來。一齊大喜。曾毓麟便將竇氏母女奮勇殺敵的情形。告知他的父母。曾翁等莫不驚嘆。又向二人道謝。這一夜大家不能再睡了。談談說說。轉瞬天色大明。夢熊檢點自己的團丁。被殺的有三名。受傷的四五人。酌量撫卹的方法。安慰死傷的家屬。計生擒盜魁婁一槍一名。徒黨三人。碉樓門前死屍八九具。吩咐鄉人一齊拖去埋葬。衆鄉人都知道竇氏母女相助殺盜的事。無不感



激。大家都說到了第二荒江女俠了。紛紛趕上曾家大門。要瞻仰他們母女倆的顏色。當日曾翁便設筵慶功。次日又有村中別家富紳。擺宴邀請寶氏母女和夢熊弟兄。十分鬧熱。夢熊更是嘻嘻哈哈。笑口常開。到第三日的早晨。忽然有一隊官兵前來。原來就是曾福前去請求的官兵。因為楊參將有事到京裏去。所以耽擱了幾天。直到楊參將回轉津沽。得聞曾福報告。遂派一位韓千總。帶領三百官兵前來剿匪。但是寶氏母女早已將盜匪殲滅。用不着他們來放馬後砲了。可是照例又不能不迎接。便由夢熊出來招接到庄中請酒。殺了許多豬羊。開了許多罈數的好酒。給衆官兵大嚼一頓。曾氏兄弟將村中殺盜的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四回

五六

事告知韓千總。韓千總也不說什麼。模樣兒很是驕傲。夢熊又把捉來的婁一槍等盜黨。交與韓千總。韓千總遂命手下官兵好好監押着。預備解回津沽去報功。這天下午。韓千總又帶領官兵。辭別了曾氏弟兄。趕到野豬山去。又將盜窟搜查一遍。早已闐然無人。遂把那古廟封閉起來。回轉天津。報告楊參將。都說自己的功勞好得一筆獎賞。可笑楊參將只當韓千總辦事能幹。那裏知道都是竇氏母女代他立下的功勞呢。竇氏母女在曾家住了好幾天。曾氏一家對他們十分敬重。而曾毓麟又是常常陪着他們談天說地。更是親密。竇氏母女見毓麟爲人溫文爾雅。和他交接如飲醇醪。不知不覺的令人醉心。何況竇



氏母女一向奔走江湖。常知擴悍的武夫草莽的英雄交接。那裏有像曾毓麟那樣的品格瀟灑。性情溫柔呢。所以格外覺得曾毓麟的可愛了。曾毓麟在沒有見過宋彩鳳時候。一心愛慕着女俠玉琴。以爲天壤間決無第二個奇女子。能夠像玉琴的爲人。因此他自從女俠走後。情緒頹喪得了不得。玉琴雖許他到虎牢關去做媒。要將宋彩鳳撮合於他。然而他對於宋彩鳳面長面短。都不知道。毫無一些情感。自然意中不欲。現在却無端會和宋彩鳳見面。而且自己的性命又是伊救得來的。覺得伊雖然不及玉琴豪爽。而斌媚則一併且武藝也很高強。也是一位女中豪傑。相聚多日。漸生愛心。不過他因爲對於玉琴的



單戀受過重大的創痕。得了一次教訓。所以他對於宋彩鳳不散貿然用情。神情之間若即若離。但是曾太太却非常鍾愛宋彩鳳。伊知道伊兒子的心思。對於前次向玉琴求婚未成。常常引爲絕大的缺憾。玉琴要代毓麟和彩鳳做媒的事。伊也知道。現在見毓麟和彩鳳性情也還投合。若得彩鳳爲婦。自是佳媳。所以他心中很是急切。等不及玉琴來做媒。遂先和毓麟談起這事。探探伊兒子的口氣。曾毓麟却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曾太太便又去和曾翁商量。曾翁因爲毓麟年已長大。尙未授室。早欲遂向平之願。且因長子夢熊和宋氏結褵多年。尙無螽斯之兆。更覺得抱孫心切。對於這絕好的機會。不欲錯過。遂要曾



太太極力去進行。一天曾太太遂拉寶氏到伊自己房裏坐談衷情。曾太太先將玉琴好意爲媒的事告訴寶氏。又說了一大篇娓娓動聽的話。要求寶氏允許把彩鳳下嫁。寶氏本來也早欲伊的女兒配到一個如意郎君。終身有歸宿之處。自己也了却一重心願。現在眼見曾毓麟的人品和學問。都夠得中雀屏之選。而毓麟的家道又很富有。曾翁夫婦也是十分慈祥。再好也沒有了。不過毓麟不諳武藝。未知伊女兒心中究竟如何。因爲宋彩鳳的脾氣很任性的。不能不先得了伊的同意。然後方可應允。遂回答曾太太說。伊自己先要去和女兒一度商量。然後再給回音。曾太太帶笑說道。我准等候你的好音便了。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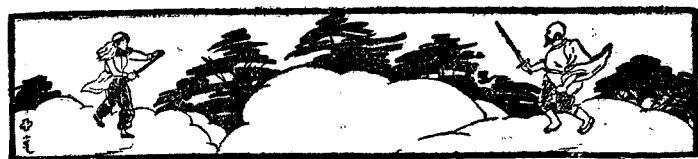


這天晚上，寶氏便將會太太向伊乞婚的事告訴彩鳳知道。且極口誇贊會毓麟的好處。以及女俠爲媒的消息。宋彩鳳聽了，自思玉琴自己不欲墮落情網。却把別人家來代替麼。低垂粉頸。一句話也不答。寶氏瞧彩鳳的情態。已有幾分默允。否則以前自己也曾對伊提起過婚事。伊却立刻將話回絕的。所以伊又迫進一步。再問伊究竟願意不願意。且言自己母女倆奔走江湖。日復一日。也非久長之計。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勸伊女兒將就一些。不要選擇太苛。蹉跎年華。宋彩鳳被伊母親迫緊着問。只得低聲說道。這事悉憑母親作主便了。何必多問說罷。把手去挑桌上的燈。別轉着臉兒。寶氏暗想伊女兒如此說法。



明明是已表同情了。當然不必再問。遂對宋彩鳳一笑說道。你既然不反對。那麼我就做主了。宋彩鳳被伊母親這麼一笑。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手托香腮。對着燈光。默然無語。竇氏覺得女孩兒家對於這件事終有幾分害羞。又想起以前自己和鐵頭金鋼宋霸先。初次相逢。兩下比武。成就姻緣的時候。伊父親也曾向伊詢問。此情此景。大同小異。然而光陰很快。自己年紀已老。丈夫也早被仇人殺害。埋骨地下。今日却談到兒女的婚姻問題了。人生如白駒過隙。能無慨嘆。遂和伊女兒閒談了一歇。各自解衣安寢。次日早晨。竇氏便去見曾太太。將這婚事答應下來。曾太太更是不勝感謝。馬上把這好消息報告給

毓麟知道。母子二人心中大喜。曾太太又去告知曾翁和夢熊夫婦。大家莫不喜悅。夢熊更是嚷着要吃喜酒。鬧得一宅中大。小上下人等一齊得知這個喜信。大家都向曾翁夫婦及寶氏等道喜。曾太太遂和寶氏商量。要趕緊揀選吉日良辰。代毓麟和彩鳳早日成婚。寶氏自然同意。曾太太便去請人選定了日期。一邊忙着預備青廬。寶氏早和曾太太說過。他們一則身在客邊。二則家世清貧。所以不辦粧奩。一切都由曾太太代辦。好在曾太太的目的並不在這個上。絲毫沒有問題的。毓麟却喜孜孜的待做新郎。宋彩鳳也時常守在房中。因爲自己和毓麟已有婚約。反不能時常聚在一起。引人說笑了。到得成婚的那





天懸燈結綵。十分熱鬧。佳賓滿座。車馬盈門。天津的楊參將。柳莊的柳士良等。都來道賀。村中人也一齊趕來賀喜。爭觀嘉禮。足足鬧熱了三天。大媒一席本來是玉琴的名份。現在曾翁商請柳士良和村中的一位包先生臨時代表。一切繁文縟節。在我書上不必細述。婚後二人的愛好。正是如魚得水。甜蜜無比。曾太太和寶氏也都快慰。新婚的時日。不知不覺的過得很快。毓麟在閒中和彩鳳時常要講起女俠。大家很是惦念。却不想到現在琴劍二人舊地重來。相見之後。自然大家有無限的欣喜。玉琴和劍秋尚未知道麟鳳姻緣早已成就。還有寶氏母女素與曾家不相熟悉。怎會住在曾家。這個悶葫蘆二人急欲打



破遂向竇氏母女詢問。竇氏母女便將他們如何被鄧氏七怪逼迫不過。遂不得不遠離家鄉。出關到荒江去拜訪過玉琴。以及打虎山相遇。余觀海回到北京。又遇見李鵬。方纔指點到這裏來。玉琴聽了。帶笑說道。好啊。我們彼此撲了個空。有勞你們跋涉關山。到我這邊荒江老屋去。失迎得很。遂也將自己如何在紅葉村與雲三娘援救劍秋。大家重又北上。同破天王寺。遂到虎牢關訪尋竇氏母女。初探鄧家堡。遇見薛煥。龍門山二次拜訪黃鶴和尚。得到地圖。回轉洛陽。重逢公孫龍。一同前去把鄧家堡破掉。七怪死去其四。然後上崑崙山。謁禪師。得到余觀海上山報信。知道竇氏母女在京津遨遊。遂和劍秋再回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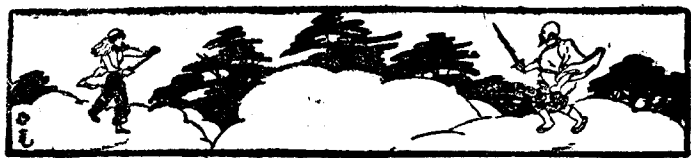
京裏來。路過這裏。因爲紀念曾家衆人。所以便道過來向寄父寄母請安的事。一五一十告訴出來。寶氏母女聽得鄧氏七怪已被女俠等合力殲滅。十分欣喜。曾母道。還有一件事情。不知待我來報告給寄女和岳先生知道罷。遂指着曾毓麟和宋彩鳳對玉琴微笑說道。多蒙寄女盛情。要代小兒爲媒。現在他們倆早已在這裏結婚了。大概你們聽得這個喜信。一定很快活的。玉琴和劍秋聽得毓麟已和彩鳳成婚。不覺又驚又喜。玉琴便道。這真是天緣巧合。可喜可賀。我到虎牢也是爲了這件事情。難得毓麟兄和彩鳳姊已在這裏成了百年良緣。我心裏何等的快慰。說到這裏。掉轉頭瞧着宋彩鳳說道。此後我不



能再稱你姊姊。要叫你嫂嫂了。是不是。但是我這個媒人却沒有喝着。一杯喜酒。你們怎樣說法。宋彩鳳聽的。面上一紅。不好意思。回答什麼話。毓麟便對玉琴說道。琴妹務請原諒。水酒一杯。改日奉敬何如。併且劍秋兄遠道前來。我們也該代二位洗塵的。於是毓麟又將焦大官的餘黨怎樣前來復仇。以及自己陷身匪窟。設計逃生。途遇寶氏母女救助出險。以後還仗着他們母女之力。把劇盜誅掉。保得桑梓無恙的經過。告訴琴劍二人。於是二人完全明白了。大家說了一大篇的話。曾翁早吩咐下人們擺上酒肴。請琴劍二人同用晚餐。曾太太又悄悄地對玉琴詢問伊的婚事。玉琴想起前情。臉上不由暈紅。不得已就



將雲三娘爲媒，自己和劍秋在二郎廟定婚的事，告知曾太太。曾太太笑道：「那麼我也要吃你們的喜酒了。不知何日吉期？」瞞過我的。劍秋代着回答道：「到時我們總要稟知府上諸位的。但是我們一時却還談不到這事，只好讓毓麟兄和彩鳳嫂嫂先享伉儷之福了。」說罷，又對玉琴帶笑說道：「現在我已改口稱呼了，對不對？」玉琴點頭道：「對。」毓麟聽說女俠已和劍秋訂婚，劍胆琴心，奇男俠女，當然是天生的一對兒，心中不覺又生感慨。便向琴劍二人說了許多恭賀的話。夢熊也在旁搶着胡說人道的，逗引得衆人發笑。玉琴雖然豪爽，今宵也覺得有些含羞。尤其是對於毓麟，也不能不使伊的芳心中發生一種綿綿



切切的感想。且喜他已得彩鳳爲婦。自己可以對得住他了。直到更深時。席散。曾太太早已另外收拾好一間精美的內室。給玉琴下榻。劍秋便宿在曾毓麟以前的臥室中。大家各自道了晚安。回歸寢處安睡。次日起身。庭階中早堆滿着一片白雪。原來昨夜飛了一夜的雪花。老天特地裝砌出這個銀世界來。改變一番風景。這天天氣也很冷。琴劍二人各加多了衣服。玉琴先走到曾太太房中去請安。恰巧毓麟彩鳳也來了。毓麟便對玉琴說道。今天午時。我已後園紅梅閣預備酒席。請琴妹和劍秋兄一同賞雪。作爲我們補請二位吃的喜酒。玉琴說道。啊呀呀。這是不敢當的。宋彩鳳說道。玉琴姊。目家人何必客氣。玉



琴握着彩鳳的手。笑了一笑。於是三人又走出來看劍秋。大家坐着閒談。將近午時。毓麟便引琴劍二人來到後園紅梅閣上。閣前堆疊着一座玲瓏的假山。上面堆滿着雪。變成玉山了。天空中玉龍飛舞。那雪兀自下個不住。四人坐定後。接着曾翁夫婦和寶氏也來了。又聽閣下笑聲大嘩。夢熊又陪着宋氏走上閣來。大家入席坐定。閣上生着火爐。煖烘烘地一些也不覺寒冷。從玻璃窗中望出去。處處都是瓊樓玉宇。恍如置身琉璃世界。大家圍坐着開懷暢飲。劍秋見肴饌十分丰美。便向曾氏弟兄道謝。大家彼此敬酒。言笑甚歡。直吃到下午三時左右。方纔散席。從此劍琴二人住在曾家。因爲天寒歲暮。不欲他出。更



加曾太太和毓麟夫婦再三挽留。不放他們就走。要他們多住一二個月。所以琴劍二人便在曾家度歲。很是安閒。轉瞬鶯啼燕語。又報新年。大地回春。漸成活潑氣象。到二月初旬。村中陌上的楊柳。漸漸兒抽出綠色的嫩芽來。琴劍二人靜極思動。又想出外去走走。毓麟和彩鳳也想跟着他們出去遊覽一處。大家商定得三個去處。一是螺螄峪。二是韻驢寨。三是杭州的西湖。劍秋因爲以前在山東道上遇見李天豪夫婦。匆匆未曾細談。很想到那裏去走一遭。可以兼遊長城。覽居庸關之勝。宋彩鳳却想到螺螄峪去。因爲伊曾聞玉琴談起年小鸞和袁彪等衆人欲往一見。玉琴的心裏却又不然。伊一向在北邊往來。沒



有到過江南。久慕西子湖的勝景。趁此無事之時。很想一遊。毓麟也贊成去遊西湖。且說江南山明水秀。風景如畫。姑蘇台畔。有虎阜石湖之勝。西子湖邊。有六橋三竺的風景。際此春風和暖。草綠花紅。正宜遊玩山水。於是大家各執一見。不能解決。爭辯甚烈。劍秋說道。最公平的辦法。我們可以拈鬮。毓麟道。很好。於是他就去取過筆硯來。寫了三個紙條。搓作三個小團。向桌上一拋。說道。你們那一個來一取罷。於是玉琴首先上前。拈了一個。拆開一看。却不發表。劍秋道。琴妹拈的什麼。快快宣佈。玉琴笑嘻嘻的說道。你們試猜猜看。於是著者乘他們猜的時候。將要休息休息。以後許多奇情異節。少緩再當續撰回集。重與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十四回

七二

諸君相見。現在祇好請諸君也猜上一猜罷。正是

靴刀帕首。翠鬢紅顏。
稜稜俠骨。走遍塵寰。

四集情節較著者。尙有翠劍麟鳳大破玄女廟。二小俠雙探
抱犢崗。虎跑寺巧遇怪頭陀。普陀山訪勝。海上獵盜。少華山
崑崙峨眉兩派比試劍術。女俠太湖遇險等等。當一一續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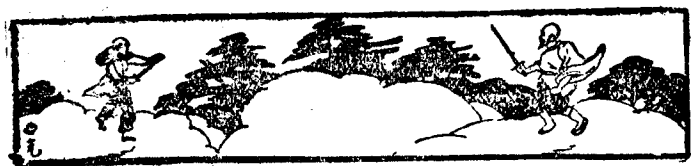


〔評〕

此回從曾家村叙起。所以特寫毓麟也。表白毓麟心事如畫。

毓麟二次遇險。仍是以前伏下之線索。於是著者在續集中使小白條李進從容得免。實別有作用。身陷虎穴。忽爲情俘。他人處此。必且自墮魔障。而毓麟乃能潔身自愛。借此設策。自是不凡。

寫曾毓麟脫身匪窟。與以前龍王廟絲毫不犯。是作者善于避複處。楓林一段。方落到宋彩鳳母女身上。前後呼應。脈絡分明。



荒江女俠三集 第十四回

七四

夢熊方欲請竇氏母女相助，共破匪窟，而盜匪卽於夜中自來送死。此文法轉變處。

寫曾太太愛子之心，無微不至。令人想起初集中向玉琴求婚一回情景。

麟鳳姻緣之成就，有水到渠成之妙。曾毓麟雖不得玉琴，而得彩鳳，亦大可慰情矣。

琴劍安居曾家村。文章由動而靜。及至大地回春，遊興又起。乃由靜而動。作者筆墨正酣，固尙有奇文足供揮灑也。

